

志第五十七

礼七吉礼七

封禅 汾阴后土 朝谒太清宫 天书九鼎

封禅。太宗即位之八年，泰山父老千余人诣阙，请东封。帝谦让未遑，厚赐以遣之。明年，宰臣宋琪率文武官、僧道、耆寿三上表以请，乃诏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学士扈蒙等详定仪注。既而乾元、文明二殿灾，诏停封禅，而以是日有事于南郊。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兖州父老吕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及诸道贡举之士八百四十六人诣阙陈请，而宰臣王旦等又率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蕃夷、僧道、父老二万四千三百七十八人五上表请，始诏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太一宫及在京祠庙、岳渎，命翰林、太常礼院详定仪注，知枢密院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并判兖州，三司使丁谓计度粮草，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修行宫道路，皇城使刘承珪等计度发运。诏禁缘路采捕及车骑蹂践田稼，以行宫侧官舍、佛寺为百官宿顿之所，调兖、郓兵充山下丁役。行宫除前后殿外，并张幕为屋，覆以油吧。仍增自京至泰山驿马，令三司沿汴、蔡、御河入广济河运仪仗什物赴兖州，发上供木，由黄河浮筏至郓州，给置顿费用，省辇送之役。以王旦为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参知政事冯拯为仪仗使，

知枢密院陈尧叟为鹵簿使，赵安仁为桥道顿递使，仍铸五使印及经度制置使印给之。遣使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有老人黄皓识之，补州助教，赐以粟帛。

初，太平兴国中，有得唐玄宗社首玉册、苍璧，至是令瘞于旧所。其前代封禅坛址摧圯者，命修完之。山上置圜台，径五丈，高九尺，四陛，上饰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壝，广一丈，围以青绳三周。燎坛在其东南，高丈二尺，方一丈，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山下封祀坛，四成，十二陛，如圜丘制，上饰以玄，四面如方色；外为三壝，燎坛如山上坛制。社首坛，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阔十六步；八陛，上等广八尺，中等广一丈，下等广一丈二尺；三壝四门：如方丘制。又为瘞埒于壬地外壝之内。以玉为五牒，牒各长尺二寸，广五寸，厚一寸，刻字而填以金，联以金绳，緘以玉匱，置石 感中。金脆难用，以金涂绳代之。正坐、配坐，用玉册六副，每筒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筒数量文多少。匱长一尺三寸。检长如匱，厚二寸，阔五寸，缠金绳五周，当缠绳处刻为五道，而封以金泥，泥和金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封匱当宝处，刻深二分，用石 感藏之。其 感用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凿中广深，令容玉匱。 感旁施检处，皆刻深七寸，阔一尺，南北各三，东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缠绳处皆刻三道，广一寸五分，深三分。为石检十以擗 感，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广深如缠绳。其当封处，刻深二寸，取足容宝，皆有小石盖，与封刻相应。其检立 感旁，当刻处又为金绳三以缠 感，皆五周，径三分，为石泥封 感。泥用石末和方色土为之。用金铸宝，曰"天下同文"，如御前宝，以封 感际。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阔二尺，厚一尺，长一丈，斜刻其道，与 感隅相应，皆再累，为五色土圜封 感，上径一丈二

尺，下径三丈九尺。命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领徒封圜台石感，直集贤院宋皋、内侍郝昭信封社首石感，并先往规度之。

详定所言：“朝覲坛在行宫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陛。陛，南面两陛，余三面各一陛。一壝，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又按唐封禅，备法驾。准故事，乘舆出京，并用法驾，所过州县不备仪仗。其圜台上设登歌、钟、磬各一虞，封祀坛宫架二十虞，四隅立建鼓、二舞。社道坛设登歌如圜台，坛下宫架、二舞如封祀坛。朝覲坛宫架二十虞，不用熊罴十二案。又按《六典》，南郊合祀天地，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黝衣纁裳十二章。欲望封禅日依南郊例。洎礼毕，御朝覲坛。诸州所贡方物，陈列如元正仪。令尚书户部告示，并先集泰山下。”仍诏出京日，具小驾仪仗：太常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仆寺二百九十九人，六军诸卫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监三十七人。

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地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币，内官而下别设六十六段分充。按《开宝通礼》，岳镇、海渎币从方色，即明皆有制币。今请封祀坛内官至外官三百一十八位，社首坛岳镇以下一十八位，并用方色币。又南郊牲，正坐、配坐用犊，五方帝、日月、神州共用羊、豕二十二，从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数分充。今请神州而上十二位用犊，其旧供羊、豕，改充从祀牲。又景德中，升天皇、北极在第一等，今请亦于从祀牲内体荐。”

旧制，郊祀正坐、配坐褥以黄，皇帝拜褥以绯。至是，诏配坐以绯，拜褥以紫。又以灵山清洁，命祀官差减其数，或令兼摄，有期丧未滿、余服未卒哭者不得预祭，内侍诸司官，除掌事宿卫外，从升者裁二十四人，诸司职掌九十三人。其文武

官升山者，皆公服。

详定所言：“《汉书》八神与历代封禅帝王及所禅山，并于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九月，诏审刑院、开封府毋奏大辟案。帝习仪于崇德殿。初，礼官言无帝王亲习之文，帝曰：“朕以达寅恭之意，岂惮劳也。”既毕，帝见礼文有未便，谕宰臣与礼官再议。于是详定所言：“按《开宝礼》，则燔燎毕封册；开元故事，则封感后燔燎。今如不对神封册，则未称寅恭，或封感后送神，则并为喧读。欲望俟终献毕，皇帝升坛，封玉匱，置感中，泥印讫，复位，饮福，送神，乐止，举燎火。次天书降，次金匱降。礼仪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俟封感毕，皇帝再升坛省视。缘祀礼已毕，更不举乐。省讫，降坛。”仍诏山上亚献、终献，登歌作乐。

十月戊子朔，禁天下屠杀一月。帝自告庙，即屏荤蔬食，自进发至行礼前，并禁音乐。有司请登封日圜台立黄麾仗，至山下坛设权火。将行礼，然炬相属，又出朱字漆牌，遣执仗者传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传呼万岁，下即举燎。皇帝还大次，解严，又传呼而下，祀官始退。社首瘞坎，亦设权火三为准。遣司天设漏壶山之上下，命中官覆校日景，复于坛侧击板相应。自太平顶、天门、黄岷岭、岱岳观，各竖长竿，揭笼灯下照，以相参候。

辛卯，发京师，以玉辂载天书先行。次日如之。至郛州，令从官、卫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宫。戊申，斋于穆清殿，诸升山者官给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幄次，改服靴袍，乘步辇登山，鹵簿、仪卫列山下，天书仗不上山，与法驾仗间立。知制诰朱巽奉玉册牒及圜台行事官先升，且以回马岭至天门路峻绝，人给横板二，长三尺许，系彩两端，施于背，膺选从卒，推引而上。卫

士皆给钉鞋，供奉马止于中路。自山趾盘道至太平顶，凡两步一人，彩辇相间，树当道者不伐，止縶以辇。帝每经陕险，必降辇徒步。亚献宁王元偓，终献舒王元偁，鹵簿使陈尧叟从。祀官、点馔习仪于圜坛。是夕，山下罢警场。

辛亥，设昊天上帝位于圜台，奉天书于坐左，太祖、太宗并配西北侧向，帝服袞冕，升台奠献，悉去侍卫，拂翟止于墀门，笼烛前导亦彻之。玉册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让开基，太宗忧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车书，固抑升中，以延积庆。元符锡祚，众宝效祥，异域咸怀，丰年屡应。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飨。”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启运大同，惟宋受命，太祖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图，重熙累盛。粤惟冲人，丕承列圣，寅恭奉天，忧勤听政。一纪于兹，四隩来暨，丕贶殊尤，元符章示，储庆发祥，清静可致，时和年丰，群生咸遂。仰荷顾怀，敢忘继志，玆议大封，聿申昭事。躬陟乔岳，对越上天，率礼祇肃，备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绥黎元，懋建皇极，天祿无疆，灵休允迪，万叶其昌，永保纯锡。”命群官享五方帝及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饮福酒，摄中书令王旦跪称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三献毕，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感，摄太尉冯拯奉金匱以降，将作监领徒封感。帝登圜台阅视讫，还御幄。宰臣率从官称贺，山下传呼万岁，声动山谷。即日仗还奉高宫，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复斋于穆清殿。

壬子，禘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奉天书升坛，以祖宗配。玉册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皇地祇：无私垂祐，有宋肇

基，命惟天启，庆赖坤仪。太祖神武，岁震万宇；太宗圣文，德绥九土。臣恭膺宝命，纂承丕绪，穹昊降祥，灵符下付，景祚延鸿，秘文昭著。八表以宁，五兵不试，九谷丰穰，百姓亲比，方輿所资，凉德是愧。溥率同词，缙绅协议，因以时巡，亦既肆类。躬陈典礼，祇事厚载，致孝祖宗，洁诚严配。以伸大报，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瘞，式荐至诚。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飨。”帝至山下，服靴袍，步出大次。

癸丑，有司设仗卫、宫县于坛下，帝服袞冕，御封禅坛上之寿昌殿受朝贺，大赦天下，文武递进官勋，减免赋税、工役各有差，改乾封县曰奉符县，宴百官卿监以上于穆清殿、泰山父老于殿门。甲寅，发奉符，始进常膳。

帝之巡祭也，往还四十七日，未尝遇雨雪，严冬之候，景气恬和，祥应纷委。前祀之夕，阴雾风劲，不可以烛，及行事，风顿止，天宇澄霁，烛焰凝然，封感讫，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悉纵四方所献珍鸟异兽山下。法驾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鼓吹振作，观者塞路，欢呼动天地。改奉高宫曰会真宫。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保生天尊，青帝加号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仁圣，各遣使祭告。诏王旦撰《封祀坛颂》，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覲坛颂》。圜台奉祀官并于山上刻名，封祀、九宫、社首坛奉祀官并于《社首颂》碑阴刻名，扈从升朝官及内殿崇班、军校领刺史以上与蕃夷酋长并于《朝覲颂》碑阴刻名。

明年二月，诏知兖州李迪、京东转运使马元方等同修圜封，以吕良首请，命摄兖州助教。

政和三年，兖、郓耆寿、道释等及知开德府张为等五十二人表请东封，优诏不允。六年，知兖州宋康年请下秘阁检寻祥

符东封典故付臣经画。时蔡京当国，将讲封禅以文太平，预具金绳、玉检及他物甚备，造舟四千艘，雨具亦千万计，迄不能行。

汾阴后土。真宗东封之又明年，河中府言：“进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状乞赴阙，请亲祠后土。”诏不允。已而南又请，河南尹宁王元偓亦表请，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三表以请。诏明年春有事于汾阴后土，命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翰林学士李宗谔副之，枢密直学士戚纶、昭宣使刘承珪计度发运，河北转运使李士衡、盐铁副使林特计度粮草，龙图阁待制王曙、西京左藏库使张景宗、供备库使蓝继宗修治行宫、道路，宰臣王旦为大礼使，知枢密院王钦若为礼仪使，参知政事冯拯为仪仗使，赵安仁为卤簿使，陈尧叟为桥道顿递使。又以旦为天书仪卫使，钦若、安仁副之，丁谓为扶侍使，蓝继宗为扶侍都监，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为夹侍。发陕西、河东兵五千人赴汾阴给役，出厩马，增传置，命翰林、礼院详定仪注，造玉册、祭器。先令尧叟诣后土祠祭告，分遣常参官告天地、庙社、岳镇、海渚。

详定所言：“祀汾阴后土，请如封禅，以太祖、太宗并配。其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阔十六步。八陛，上陛广八尺，中广一丈，下广一丈二尺。三重壝，四面开门。为瘞坎于坛之壬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其后土坛别无方色。正坐玉册，玉匱一副；配坐玉册，金匱一副；金泥，金绳。所用石匱并盖三层，方广五尺，下层高二尺，上开牙缝一周，阔四寸，深五寸，中容玉匱，其阔一尺，长一尺六寸。匱刻金绳道三周，各相去五寸，每缠绳处，阔一寸，深五分。上层厚一尺，仍于上四角更刻牙缝，长八寸，深四寸。每缠金绳处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取容封宝。先即庙庭规地为坎，深五尺，

阔容石匱及封固者。先以金绳三道南北络石匱，候祀毕封匱讫，中书侍郎奉匱至庙，与太尉同置石匱中，将作监加盖，系金绳毕，各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之宝'，如社首封 感制。帝省视后，将作监率执事更加叠顶石盖，然后封固如法。上为小坛，如方丘状，广厚皆五尺。”

经度制置使诣睢上筑坛如方丘，庙北古双柏旁有堆阜，即其地为之。有司请祭前七日遣祀河中府境内伏羲、神农、帝舜、成汤、周文武、汉文帝、周公庙及于睢下祭汉、唐六帝。

四年正月，帝习仪于崇德殿。丁酉，法驾发京师。二月丙辰，至宝鼎县奉祇宫。戊午，致斋。己未，遣入内都知邓永迁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百官宿祀所。是夜一鼓，扶侍使奉天书升玉辂，先至睢上。二鼓，帝乘金辂，法驾诣坛，夹路设燎火，盘道回曲，周以黄麾仗。初，路出庙南，帝以未修谒，不欲乘舆辇过其前，令凿路由庙后至坛次。翼日，帝服袞冕登坛，祀后土地祇，备三献，奉天书于神坐之左次，以太祖、太宗配侑。

册文曰：“维大中祥符四年，岁次辛亥，二月乙巳朔，十七日辛酉，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后土地祇：恭惟位配穹旻，化敷品汇。瞻言分壤，是宅景灵。备礼亲祠，抑惟令典。肇启皇宋，混一方舆，祖祢绍隆，承平兹久。眇躬缵嗣，励翼靡遑，厚德资生，绵区允穆，清宁孚祐，戴履蒙休。申锡宝符，震以珍物，虔遵时迈，已建天封。明察礼均，有所未答，栉沐祇事，用致其恭。夷夏骏奔，瑄牲以荐，肃然郑上，对越坤元。式祈年丰，懋昭政本，兆民乐育，百福蕃滋，介祉无疆，敢忘祇畏。恭以琮币、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瘞礼。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侑神作主。尚享。”亲封玉册，正坐于玉匱，配坐于金匱，摄太尉奉之以降，置于石匱，将作监封固之。

帝还次，改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谒后土庙，设登歌奠献，遣官分奠诸神。至庭中，视所封石匱。还奉祇宫，钧容乐、太常鼓吹始振作。是日，诏改奉祇曰太宁宫。壬戌，御朝觐坛受朝贺，肆赦，宴群臣于穆清殿、父老于宫门。穆清殿，奉祇宫之前殿也。诏五使、从臣刻名碑阴。谒西岳庙，从官皆刻名庙中，仗卫仪物大略如东封之制。命薛南试将作监主簿，以首请祠汾阴故也。

太清宫。大中祥符六年，亳州父老、道释、举人三千三百十六人诣阙，请车驾朝谒太清宫，宰臣帅百官表请。诏以明年春亲行朝谒礼。命参知政事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判亳州，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权三司使林特计度粮草。礼仪院言：“按唐太清宫令，奠献用碧币，同人灵，故不用玉。今详太上老君，宜同天神用玉。昨荐献圣祖大帝用四圭有邸。”诏用苍璧，太清宫用竹册一副。丁谓言：“太清宫封藏太上老君宝册，请用玉匱各一副，长广一尺，高如之，检厚一寸二分，长广如匱。刻金绳道五，封处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宝。石匱三层，各长五尺三寸。阔四尺二寸，下层高二尺，中容玉匱，凿深尺二寸，长二尺五寸，阔尺三寸。中层高一尺，南北刻金绳道三，相距各五寸，阔一寸，深五分。系金绳处各深四分，方取容‘天下同文’宝，上层为盥顶盖。”以王旦为奉祀大礼使，向敏中为仪仗使，王钦若为礼仪使，陈尧叟为卤簿使，丁谓为桥道顿递使。又以王旦为天书仪卫使，王钦若同仪卫使，丁谓副之，兵部侍郎赵安仁为扶侍使，入内副都知张继能为扶侍都监。帝朝谒玉清昭应宫，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

七年正月十五日，发京师。十九日，至奉元宫，斋于迎禧殿。二十一日，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号册宝。夜漏上五刻，天书扶侍使奉天书赴太清宫。二

鼓，帝乘玉辂，驻大次。三鼓，奉天书升殿，改服衮冕，行朝谒之礼，相王元偓为亚献，荣王元俨为终献。帝还大次，太尉奉册宝于玉匱，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宝，纳于醮坛石匱，将作监加石盖其上。群臣称贺于大次。分命辅臣荐献诸殿，改奉元宫曰明道宫，奉安玉皇大帝像，改真源曰卫真县。车驾次亳州城西，诣新立圣祖殿朝拜。至应天府朝拜圣祖殿，诏号曰鸿庆宫，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驾至自亳州，百官迎对于太一宫西之幄殿，有司以卫真灵芝二百舆泊白鹿前导天书而入。帝服靴袍，乘大辇，备仪卫还宫。

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谓辅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不见，命笔识之。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祝。适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帛长二丈许，緘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王旦等皆再拜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亲奉安舆，导至道场，付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緘书甚密，挟以利刀方起。帝跪受，复授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蕴以所緘帛，盛以金匱。旦等称贺于殿之北庑。丙寅，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帝与辅臣皆蔬食。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丁卯，有司设大次朝元殿之西廊，黄麾仗，宫县、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靴袍升殿，酌献三清天书。礼毕，步导入内。戊辰，大赦，

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

四月辛卯朔，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钦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红紫云气，渐成华盖，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于灵液亭北，见黄素书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识，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睹上有御名，驰告钦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诣阙。”帝御崇正殿，趣召辅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复梦乡者神人言：‘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宜斋戒祗受。’朕虽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异即上闻。朕今得其奏，果与梦协。上天眷佑，惟惧不称。”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动天，感应昭著，臣等不胜大庆。”再拜称贺。己亥，迎导天书，安于含芳园之正殿。辛丑，帝致斋。翼日，备法驾诣殿再拜受，授陈尧叟启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读讫，复奉以升殿。

九月甲子，告太庙，奉安天书朝元殿，建道场。扶侍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将行礼，诣幄殿酌献讫，奉以玉辂，中设几褥，夹侍立旁，周以黄麾仗，前后部鼓吹，道门威仪。扶侍使以下前导，封禅日皆奉以升坛，置正位之东。自是凡举大礼，皆如此制。于是制行殿供物，定仪仗千六百人。每岁元日，召宰臣、宗室至禁中朝拜。前一日，却去荤茹。帝自制誓文，刻石，置玉清昭应宫宝符阁下，摹刻天书奉安昭应宫刻玉殿，行酌献礼，令刻玉使日赴殿行香，副使已下，日莅事焉。

天禧元年正月，诏以十五日行宣读天书之礼。前二日，斋于长春殿，以王钦若为宣读天书礼仪使。有司设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录本天书于东，圣祖板位于西，建金篆道场三昼夜。其日三鼓，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诣道场，焚香再拜，西向立，百官朝服升殿。摄中书令任中正跪奏：“嗣天子臣某，谨

与宰臣等宣读天书，讲求圣意，虔思睿训，抚育生民。”仪卫使王旦跪取左承天门天书置案上，摄殿中监张景宗、张继能捧案，摄司徒王曾、摄司空张知白跪展天书，摄太尉向敏中宣读，每句已，即详绎其旨，言上天训谕之意，摄中书令王钦若录之。宣读毕，摄侍中张旻跪奏：“嗣天子臣某，敢不虔遵天命。”仪卫使受天书，跪纳匣中。又取功德阁天书、泰山天书宣读如上仪。王钦若跪进所录天书，帝跪受之，登歌酌献。礼毕，奉天书还内。帝自作《钦承宝训述》以示中外。是月之朔，又奉天书升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帝圣号宝册、袞服焉。

帝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语辅臣曰：“朕梦先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蔽灯烛，睹灵仙仪卫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雾起，须臾雾散，由西陞升，见侍从在东陞。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称贺。即召旦等至延恩殿，历观临降之所，并布告天下，命参知政事丁谓、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与礼官修崇奉仪注。闰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号曰元天大圣后，遣官就南郊设昊天及四位告之。

七年九月，即滋福殿设玉皇像，奉圣号匣，安于朝元殿后天书刻玉幄次。诏以来年正月上玉帝圣号，帝亲撰文，及天书

下，亦以此日奏告，仍定仪式班之。以王旦为奏告大礼使，向敏中为仪仗使，寇准为卤簿使，丁谓为礼仪使，王嗣宗为桥道顿递使。

八年正月朔，驾诣玉清昭应宫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奉刻玉天书安于宝符阁，以帝御容侍立于侧，升阁酌献。复朝拜明庆二圣殿。礼毕还宫，易常服，御崇德殿，百官称贺。

九年，诏以来年正月朔诣玉清昭应宫上玉皇圣号宝册，二日诣景灵宫上圣祖天尊大帝徽号。十二月己亥，奉宝册、仙衣安于文德殿，乃斋于天安殿后室。四鼓，帝诣天安殿酌献天书毕，大驾赴玉清昭应宫，袞冕升太初殿，奉册讫，奠玉币，荐饌三献，饮福，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仪。毕，诣二圣殿，奉上绛纱袍，奉币进酒，分遣摄殿中监上紫微大帝绛纱袍、七元辅弼真君红绛衣、翊圣保德真君皂袍。帝改服靴袍，诣紫微殿、宝符阁焚香，群臣诣集禧殿门表贺。是日，天书赴景灵宫，大驾次至，斋于明福殿。二日，帝服袞冕，诣天兴殿奉上圣祖天尊大帝册宝、仙衣，荐献如上仪。乃改服诣保宁阁焚香，还宫，群臣入贺于崇德殿。命诸州设罗天大醮，先建道场二十七日。命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赵安仁副之，遣官摄中书侍郎、殿中监，押当册宝、仙衣。二月丁亥，帝斋于长春殿。翼日，有司设圣母板位文德殿，行酌献礼，拜授册宝于王旦、仙衣于赵安仁，以升金辂，具卤簿仪卫，所过禁屠宰。三月乙巳，旦等诣观奉册上懿号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其日，帝不视朝。礼毕，群臣入贺，赐饮崇德殿。

徽宗政和六年九月朔，复奉玉册、玉宝，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盖以论者析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又诏以王者父天母地，乃

者只率万邦黎庶，强为之名，以玉册、玉宝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称谓，谨上徽号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明年五月，诣玉清和阳宫奉上宝册，所用之礼，以瘞坎易燎柴，设望瘞位，玉以黄琮及两珪有邸，币以黄，舞以八成，其余并如奉上玉皇尊号之仪。徽宗崇尚道教，制郊祀大礼，以方士百人执威仪前引，分列两序，立于坛下。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恭上神宗、哲宗徽号于太庙。翌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师蔡京奏：“天神降格，实为大庆，乞付史馆。”帝出手诏，播告天下。群臣诣东上阁门拜表称贺，御制《天真示现记》，寻以天神降日为天应节，即其地建迎真宫。明年夏至，躬祀方丘，又制《神应记》，略云：“羽卫多士，奉辇武夫，与陪祝官，顾瞻中天，有形有象，若人若鬼，持矛执戟，列于空际，见者骇愕。”仍遣使奏告陵庙，诏天下。

又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埤垝，埤如方色，外筑垣环之，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北方曰宝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币用皂。东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币用皂。东方曰苍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币用青。东南曰冈鼎，其色绿，祭以立夏，币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币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币用白。西方曰皐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币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币用皂。八鼎皆为中祠，乐用登歌，享用素饌，复于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祠。

崇宁四年八月，奉安九鼎，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帝幸九成宫酌献。九月朔，百官称贺于大庆殿，如大朝会议。郑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

《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先是，诏曰：“九鼎以奠九州，以御神奸，其用有法，后失其传。阅王与之所上《祀仪》，推鼎之意，施于有用，盖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绵邈，文字杂糅，可择其当理合经，修为定制，班付有司。”至是书成，并以每岁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

又诏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总屋七十一区，中置殿曰神灵，以祠黄帝；东庑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庑殿曰持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后置堂曰昭应，祀唐李良及隐士嘉成侯魏汉津。太常礼部言：“每岁欲于大乐告成崇政殿元进乐日，秋八月二十七日举祀事，祀黄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祝文依祀圣祖称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礼用中祀，币各用白。昭应堂礼用小祀，并以素饌。”从之。

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议，定鼎阁于天章阁，自九成宫徙九鼎奉安之。又诏改帝鬯为隆鬯，正南彤鼎为明鼎，西南阜鼎为顺鼎，正西晶鼎为蕴鼎，西北魁鼎为健鼎，正北宝鼎如旧，东北牡鼎为和鼎，正东苍鼎为育鼎，东南冈鼎为洁鼎，鼎阁为圜象徽调阁。阁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阁下鼎鬯神像，各守逐鼎布列，亦用仔昔议也。驾诣鼎阁奉安神像，明日复诣阁行香，百僚陪位。其后，又诏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改，皆无依据，宜复旧名，惟圜象徽调阁仍旧。

八年，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成，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鬯、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神、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与魏汉津所铸，凡十八鼎焉。

志第五十八 礼八

（吉礼八）

文宣王庙 武成王庙 先代陵庙 诸神祠

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国子监文宣王庙，置官讲说及赐《九经》书。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宗属并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献礼。又幸叔梁纥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洎叔梁纥、颜氏。初，有司定仪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亲制赞，刻石庙中。复幸孔林，以树拥道，降舆乘马，至文宣王墓，设奠再拜，诏追谥曰玄圣文宣王，祝文进署，祭以太牢，修饰祠宇，给便近十户奉莹庙。仍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颜氏

鲁国太夫人，伯鱼母开官氏，郟国夫人。

二年五月乙卯，诏追封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或赠官。亲制《玄圣文宣王赞》，命宰相等撰颜子以下赞，留亲奠祭器于庙中，从官立石刻名。既以国讳，改谥至圣文宣王。赐孔氏钱帛，录亲属五人并赐出身，又赐太宗御制、御书一百五十卷，银器八百两。诏太常礼院定州县释奠器数：先圣、先师每坐酒尊一、笾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筐一，尊皆加勺、幂，各置于坫，巾共二，烛二，爵共四，坫。有从祀之处，诸坐各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烛一、爵一。仁宗再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皆再拜焉。

熙宁七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廷，仍赐爵号，又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是而止。

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请以颜回为兖国公，毋称先师，而祭不读祝，仪物一切降杀，而进闵子骞九人亦在祀典。礼官以孔子、颜子称号，历代各有据依，难辄更改，仪物祝献，亦难降杀，所请九人，已在祀典。熙宁祀仪，十哲皆为从祀，惟州县释奠未载。请自今二京及诸州春秋释奠，并准熙宁祀仪。

诏封孟轲邹国公。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官言：“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仍绘荀况等像于从祀：荀况，左丘明下；扬雄，刘向

下；韩愈，范宁下。冠服各从封爵。”诏如礼部议，荀况封兰陵伯，扬雄封成都伯，韩愈封昌黎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又诏太常寺修四孟释菜仪。

元祐六年，幸太学，先诣国子监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

崇宁初，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诏：“古者，学必祭先师，况都城近郊，大辟黉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数千，宜建文宣王庙，以便荐献。”又诏：“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庙，位于邹国公之次。”国子监丞赵子栎言：“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其庙像，内出王者衮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汉制，非是。”诏孔子仍旧，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帝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献礼，遣官分奠兗国公而下。国子司业蒋静言：“先圣与门人通被冕服，无别。配享、从祀之人，当从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冕七章。衮，公服也，达于上。郑氏谓公衮无升龙，误矣。考《周官》司服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同；弁师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异。今既考正配享、从祀之服，亦宜考正先圣之冕服。”于是增文宣王冕为十有二旒。

大观二年，从通仕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议礼局言：“建隆三年，诏国子监庙门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礼。大中祥符二年，赐曲阜庙桓圭，从上公之制。又《史记·弟子传》曰，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自颜回至公孙龙三十五人颇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四十二人姓名仅存。《家语》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会要》七十七人，而《开元礼》止七十二人，又复去取不一。本朝议臣，断以七十二子之说，取琴张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

《家语》、《史记》参定，公夏首、后处、公肩定、颜祖、鄆单、罕父黑、秦商、原抗、乐欬、廉洁，《唐会要》、《开元礼》亦互见之，皆有伯爵，载于祀典。请追赠侯爵，使预祭享。”诏封公夏首钜平侯，后处胶东侯，公肩定梁父侯，颜祖富阳侯，鄆单聊城侯，罕父黑祈乡侯，秦商冯翊侯，原抗乐平侯，乐欬建成侯，廉洁胙城侯。又诏改封曾参武城侯，颡孙师颍川侯，南宮彛豳汶阳侯，司马耕睢阳侯，琴张阳平侯，左丘明中都伯，谷梁赤睢陵伯，戴圣考城伯，以所封犯先圣讳也。

政和三年，诏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安石子雱临川伯，从祀。《新仪》成，以孟春元日释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释奠。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邪公闵损、东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临淄公宰予、黎阳公端木赐并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阳公言偃、河东公卜商、武城侯曾参并东向；东庑。颍川侯颡孙师以下至成都伯扬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庑，长山侯林放以下至临川伯王雱四十八人并东向。颁辟雍大成殿名于诸路州学。

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乐正子克利国侯，公孙丑寿光伯，万章博兴伯，告子不害东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陈臻蓬萊伯，充虞昌乐伯，屋庐连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陈代沂水伯，彭更雷泽伯，公都子平阴伯，咸丘蒙须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应胶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承阳伯。”大晟乐成，诏下国子学选诸生肄习，上丁释奠，奏于堂上，以祀先圣。

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学术之谬，请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诏降安石从祀庙庭。尚书傅墨卿言：“释奠礼饌，宜依元丰祀仪

陈设，其《五礼新仪》勿复遵用。”

时又有算学。大观三年，礼部、太常寺请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享，十哲从祀。自昔著名算数者画像两庑，请加赐五等爵，随所封以定其服。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算学：封风后上谷公，箕子辽东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挠涿鹿公，隶首阳周公，容成平都公，常仪原都公，鬼俞区宜都公，商巫咸河东公，晋史苏晋阳伯，秦卜徒父颍阳伯，晋卜偃平阳伯，鲁梓慎汝阳伯，晋史赵高都伯，鲁卜楚丘昌衍伯，郑裨灶荥阳伯，赵史墨易阳伯，周荣方美阳伯，齐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虑伯，汉鲜于妄人清泉伯，耿寿昌安定伯，夏侯胜任城伯，京房乐平伯，翼奉良成伯，李寻平陵伯，张衡西鄂伯，周兴慎阳伯，单飏湖陆伯，樊英鲁阳伯，晋郭璞闻喜伯，宋何承天昌卢伯，北齐宋景业广宗伯，隋萧吉临湘伯，临孝恭亲丰伯，张胄玄东光伯，周王朴东平伯，汉邓平新野子，刘洪蒙阴子，魏管辂平原子，吴赵逵谷城子，宋祖冲之范阳子，后魏商绍长乐子，北齐信都芳乐城子，北齐许遵高阳子，隋耿询湖熟子，刘焯昌亭子，刘炫景城子，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曇罗居延子，李淳风昌乐子，王希明琅琊子，李鼎祚赞皇子，边冈成安子，汉郎顛观阳子，襄楷隰阴子，司马季主夏阳男，落下闳阆中男，严君平广都男，魏刘徽淄乡男，晋姜岌成纪男，张丘建信成男，夏侯阳平陆男，后周甄鸾无极男，隋卢大翼成平男。寻诏以黄帝为先师。

礼部员外郎吴时言：“书画之学，教养生徒，使知以孔子为师，此道德之所以一也。若每学建立殿宇，则配食、从祀，难于其人。请春秋释奠，止令书画博士量率职事生员，陪预执事，庶使知所宗师。医学亦准此。”诏皆从之。

其释奠之礼：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礼院李维言：“按《开

宝通礼》，诸州释奠，并刺史致斋三日，从祭之官斋于公馆。祭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今诸州长吏不亲行祀，非尊师重教之道。”诏太常礼院检讨以闻。按《五礼精义》，州县释奠，刺史、县令初献，上佐、县丞亚献，州博士、县主簿终献。有故，以次官摄之。大中祥符三年，判国子监孙奭言：“上丁释奠，旧礼以祭酒、司业、博士充三献官，新礼以三公行事，近岁止命献官两员临时通摄，未副崇祀向学之意。望自今备差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献。”又命崇文院刊《释奠仪注》及《祭器图》颁之诸路。熙宁五年，国子监言：“旧例遇贡举岁，礼部贡院集诸州府所贡第一人谒奠先圣，如春秋释奠仪。况春秋自有释奠礼，请罢贡举人谒奠。”崇宁，议礼局言：“太学献官、太祝、奉礼，皆以法服，至于郡邑，则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于州县，凡献官、祝、礼，各服其服，以尽事神之仪。”诏以衣服制度颁使州县自造焉。

其谒先师之礼：建隆二年，礼院准礼部贡院移，按《礼阁新仪》云：“旧仪无贡举人谒先师之文。开元二十六年，诏诸州贡举人见讫，就国子监谒先师，官为开讲，质问疑义，所司设食。昭文、崇文两馆学士及监内诸举人亦准此。”自后诸州府贡举人，十一月朔日正衙见讫，择日谒先师，遂为常礼。大观初，大司成强渊明言：“考之礼经，士始入学，有释菜之仪。请自今每岁贡士始入辟雍，并以元日释菜于先圣。”其仪：献官一员，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员，以博士、正录；大祝一员，以正录。应祀官前释菜一日赴学，各宿其次。至日，诣文宣王殿常服行礼，贡士初入学陪位于庭，其他亦略仿释奠之仪。绍兴十年，诏与大社、大稷并为大祀。淳熙四年，去王雱画像。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学，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黜王安石。景定二年，皇太子诣学，请以张栻、吕

祖谦从祀。从之。

咸淳三年，诏封曾参、邾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封颡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复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其序：兗国公、邾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郚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颡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东庑，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汝阳侯南宮适、莱芜侯曾点、须昌侯商瞿、平舆侯漆雕开、睢阳侯司马耕、平阴侯有若、东阿侯巫马施、阳谷侯颜辛、上蔡侯曹恤、枝江侯公孙龙、冯翊侯秦祖、雷泽侯颜高、上邽侯壤駟赤、成邑侯石作蜀、钜平侯公夏首、胶东侯后处、济阳侯奚容点、富阳侯颜祖、濠阳侯句井疆、鄆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兹、武城侯县成、沂源侯燕伋、俯句侯颜之仆、建成侯乐劬、堂邑侯颜何、林虑侯狄黑、郚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点、临濮侯施之常、华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枨、济阴侯颜诜、泗水侯孔鲤、兰陵伯荀况、睢陵伯谷梁赤、莱芜伯高堂生、乐寿伯毛萇、彭城伯刘向、中牟伯郑众、缙氏伯杜子春、良乡伯卢植、荥阳伯服虔、司空王肃、司徒杜预、昌黎伯韩愈、河南伯程颢、新安伯邵雍、温国公司马光、华阳伯张栻，凡五十二人，并西向；西庑，单父侯宓不齐、高密侯公冶长、北海侯公皙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濮阳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鄆单、祁乡侯罕父黑、淄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旂、南华侯左人郢、胸山侯郑国、乐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洁、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邾巽、临朐侯公西舆如、

内黄侯蘧瑗、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阳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临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胜、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成都伯扬雄、歧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玄、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新野伯范宁、汝南伯周敦颐、伊阳伯程颐、郟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并东向。

昭烈武成王。自唐立太公庙，春秋仲月上戊日行祭礼。上元初，封为武成王，始置亚圣、十哲等，后又加七十二弟子。梁废从祀之祭，后唐复之。太祖建隆三年，诏修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命左谏议大夫崔頌董其役，仍令頌检阅唐末以来谋臣、名将勋绩尤著者以闻。四年四月，帝幸庙，历观图壁，指白起曰：“此人杀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于此？”命去之。景德四年，诏西京择地建庙，如东京制。大中祥符元年，加谥昭烈。

初，建隆议升历代功臣二十三人，旧配享者退二十二人。庆历仪，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元丰中，国子司业朱服言：“释奠文宣王，以国子祭酒、司业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太祝、奉礼并以监学官充。及上戊释奠武成王，以祭酒、司业为初献，其亚献、终献及读祝、捧币，令三班院差使臣充之。官制未行，武学隶枢密院，学官员数少，故差右选。今武学隶国子监，长、贰、丞、簿，官属已多，请并以本监官充摄行事，仍令太常寺修入《礼仪》。”

政和二年，武学谕张滋言：“《诗》云‘赫赫南仲’、‘维师尚父’、‘文武吉甫’、‘显允方叔’、‘王命召虎’、‘程伯休父’，是均为周将，功著声诗，今昔所尊惟一尚父，而南仲、吉甫之徒不预配食，余如却縠之阅礼乐、敦诗书，尉繚以言为学者师法，不当弃而不录，请并配食。”博士孙宗鉴亦请以黄石公配。后

有司讨论不定，国子监丞赵子崧复言之。

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大司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将军孙武沪渎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齐将孙臆武清伯，田单昌平伯，赵将廉颇临城伯，秦将王翦镇山伯，汉前将军李广怀柔伯，吴将军周瑜平虏伯。”于是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东庑，白起、孙臆、廉颇、李牧、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冯异、吴汉、马援、皇甫嵩、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陶侃、慕容恪、宇文宪、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苏定方、王孝杰、王峻、李光弼，并西向；西庑，吴起、田单、赵奢、王翦、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寇恂、贾复、耿弇、段颍、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濬、谢玄、王猛、王镇恶、斛律光、王僧辩、于谨、吴明彻、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裴行俭、张仁亶、郭元振、李晟，并东向。凡七十二将云。

绍兴七年五月，太常博士黄积厚乞以仲春、仲秋上戊日行礼。十一年五月，国子监丞林保奏：“窃见昭烈武成王享以酒脯而不用牲牢，虽曰时方多事，礼用绵蕪，然非所以右武而励将士也。乞今后上戊释奠用牲牢，以管仲至郭子仪十八人祀于殿上。”从之。

乾道六年，诏武成王庙升李晟于堂上，降李勣于李晟位次，仍以曹彬从祀。先是，绍兴间，右正言都民望言：“李勣邪说误国，唐祀几灭，李晟有再造王室之勋；宜升李晟于堂上，置李勣于河间王孝恭之下。”至是，著作郎傅伯寿言：“武成庙从祀，出于唐开元间，一时铨次，失于太杂。如尹吉甫之伐玁狁，

召虎之平淮夷，寔亚鹰扬之烈；陈汤、傅介子、冯奉世、班超之流，皆为有汉之隼功；在晋则谢安、祖逖，在唐则王忠嗣、张巡辈，皆不得预从祀之列。窃闻迩日议臣请以本朝名将从祀，谓宜并诏有司，讨论历代诸将，为之去取，然后与本朝名将，绘于殿庑，亦乞取建隆、建炎以来骁俊忠概之臣，功烈暴于天下者，参陪庙祀。”故有是命。

先代陵庙及录名臣后。建隆元年，诏：“前代帝王陵寝、忠臣贤士丘垅，或樵采不禁、风雨不芘，宜以郡国置户以守，隳毁者修葺之。”

乾德初，诏：“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甲令，可举而行。自五代乱离，百司废坠，匮神乏祀，阙孰甚焉。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诸陵庙。”又诏：“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宣帝、魏太祖、晋武帝、后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户，岁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汉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后魏孝文帝、唐玄宗宪宗肃宗宣宗、梁太祖、后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周桓王景王威烈王、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献帝、魏明帝高贵乡公陈留王、晋惠帝怀帝愍帝、西魏文帝、东魏孝静帝、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顺宗穆宗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后唐末帝诸陵，常禁樵采。”寻又禁河南府民耕晋、汉庙需地。凡诸陵有经开发者，有司造衮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郭以葬，掩坎日，所在长吏致祭。

又诏前代功臣、烈士，详其勋业优劣以闻。有司言：“齐孙臧晏婴、晋程婴公孙杵臼、燕乐毅、汉曹参陈平韩信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蜀昭烈帝关羽张飞诸葛亮、唐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李靖李勣尉迟恭浑瑊段秀实等，皆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晋赵简子、齐孟尝君、赵赵奢、汉邴吉、唐高士廉唐俭岑文本马周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次之。”诏孙臧等各置守冢三户，赵简子等各二户，慕容德等禁樵采；其有开毁者，皆具棺郭、朝服以葬，掩坎日致祭，长吏奉行其事。

景德元年，诏：“前代帝王陵寝，名臣贤士、义夫节妇坟墓，并禁樵采，摧毁者官为修筑；无主者碑碣、石兽之类，敢有坏者论如律。仍每岁首所在举行此令。”郑州给唐相裴度守坟三户，赐秦国忠懿王钱俟守坟三户。加谥太公望昭烈武成王，建庙青州，周公旦追封文宪王，建庙兖州，春秋委长吏致祭。

熙宁元年，从知濮州韩铎请：“尧陵在雷泽县东谷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庙，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户，免其租，奉洒扫。”又以中丞邓润甫言，唐诸陵陵已定顷亩外，其余许耕佃为守陵户，余并禁止。先是，仁宗尝录唐张九龄九代孙锡，狄仁杰裔孙国宝，郭子仪孙元亨，长孙无忌孙宏，皆命以官。神宗又录魏征孙道严，段秀实十二世孙昊、八世孙文酉，仍复其家。

元祐六年，诏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费县颜真卿墓并载祀典。先是，乾德中，定先代帝王配享仪，下诸州以时荐祭，牲用羊、豕，政和议礼局遂为定制。

绍兴元年，命祠禹于越州，及祠越王句践，以范蠡配。淳熙四年，静江守臣张栻奏所领州有唐帝祠，其山曰尧山；有虞帝祠，其山曰虞山；请著之祀典。十四年，衡州守臣刘清之奏：“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视，禁其樵牧，

宜复建庙，给户如故事。”淳祐八年，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陈韡再言，从之。

初，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

诸祠庙。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熙宁复诏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于是太常博士王古请：“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大观中，尚书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并给告、赐额、降敕。已而诏开封府毁神祠一千三十八区，迁其像入寺观及本庙，仍禁军民擅立大小祠。秘书监何志同言：“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如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如此之类，皆未有祀典，致前后差误。宜加稽考，取一高爵为定，悉改正之。他皆仿此。”故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祐、崇宁、宣和之时。

其新立庙：若何承矩、李允则守雄州，曹玮帅秦州，李继和节度镇戎军，则以有功一方者也。韩琦在中山，范仲淹在庆州，孙冕在海州，则以政有威惠者也。王承伟筑祁州河堤，工部员外郎张夏筑钱塘江岸，则以为人除患者也。封州曹覲、德庆府赵师旦、邕州苏缄、恩州通判董元亨、指挥使马遂，则死于乱贼者也。其王韶于熙河，李宪于兰州，刘彛扈于水洛城，郭成于怀庆军，折御卿于岚州，作坊使王吉于麟州神堂砦，各以功业建庙。寇准死雷州，人怜其忠，而赵普祠中山、韩琦祠相州，则以乡里，皆载祀典焉。其他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皆由祷祈感应，而封赐之多，不能尽录云。

志第五十九 礼九（吉礼九）

宗庙之制

宗庙之制。建隆元年，有司请立宗庙，诏下其议。兵部尚书张昭等奏：“谨案尧、舜、禹皆立五庙，盖二昭二穆与其始祖也。有商建国，改立六庙，盖昭穆之外，祀契与汤也。周立七庙，盖亲庙之外，祀太祖与文王、武王也。汉初立庙，悉不如礼。魏、晋始复七庙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庙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因立亲庙，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为折衷。伏请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庙室。”于是判太常寺窦俨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皇祖骁卫府君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庙号宣祖；皇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刘氏曰简穆皇后。太祖御崇元殿，备礼册四亲庙，奉安神主，行上谥之礼。二年十月，祔明宪皇后杜氏于宣祖室。

太平兴国二年，有司言：“唐制，长安太庙，凡九庙，同殿异室。其制：二十一间皆四柱，东西夹室各一，后后面各三阶，东西各二侧阶。本朝太庙四室，室三间。今太祖升祔，共

成五室，请依长安之制，东西留夹室外，余十间分为五室，室二间。”从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庙，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奉太宗神主祔庙，以懿德皇后符氏配。咸平元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言：“僖祖称曾高祖，太祖称伯；文懿、惠明、简穆、昭宪皇后并称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并称伯妣。按《尔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别。以此观之，唯父母得称考妣。今请僖祖止称庙号，顺祖而下，即依《尔雅》之文。”事下尚书省议，户部尚书张齐贤等言：“《王制》‘天子七庙’。谓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继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汉书》‘为人后者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又《礼》云：‘天子绝期丧。’安得宗庙中有伯氏之称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称者，盖礼官之失，非正典也。请自今有事于太庙，则太祖并诸祖室，称孝孙、孝曾孙嗣皇帝；太宗室，称孝子嗣皇帝。其《尔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为宗庙言也。历代既无所取，于今亦不可行。”

诏下礼官议。议曰：“按《春秋正义》‘跻鲁僖公’云：‘礼，父子异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继统，同为一代。又鲁隐、桓继及，皆当穆位。又《尚书》盘庚有商及王，《史记》云阳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称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继兄之统也。又唐中、睿皆处昭位，敬、文、武昭穆同为一世。伏请僖祖室止称庙号，后曰祖妣，顺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称孝曾孙。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称孝孙。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并称孝子。其别庙称谓，亦请依此。”

诏都省复集议，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

实而后正其名。今太祖受命开基，太宗缙承大宝，则百世不祧之庙矣。岂有祖宗之庙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为一代？如臣等议，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义，则无疑也。必若同为一代，则太宗不得自为世数，而何以得为宗乎？不得为宗，又何以得为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义》亦不言昭。穆不可异，此又不可以为证也。今若序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则上无毁庙之嫌，下有善继之美，于礼为大顺，于时为合宜，何嫌而谓不可乎？”翰林学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继则多，昭、穆异位，未之见也。今详都省所议，皇帝于太祖室称孙，窃有疑焉。”

诏令礼官再议。礼官言：“按《祭统》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公羊传》，公孙婴齐为兄归父之后，《春秋》谓之仲婴齐。何休云：‘弟无后兄之义，为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故不言仲孙，明不以子为父孙。’晋贺循议兄弟不合继位昭穆云：‘商人六庙，亲庙四，并契、汤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袭为君者，便当上毁四庙乎？如此，四世之亲尽，无复祖祢之神矣。’温峤议兄弟相继、藏主夹室之事云：‘若以一帝为一世，则当不得祭于祢，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于恩既顺，于义无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于穆位。德宗亦以中宗为高伯祖。晋王导、荀崧议‘大宗无子，则立支子’，又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无兄弟相为之文。所以舍至亲取远属者，盖以兄弟一体，无父子之道故也。窃以七庙之制，百王是尊。至于祖有功，宗有德，则百世不迁之庙也；父为昭，子为穆，则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议者引《汉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殊不知弟不为兄后，子不为父孙，《春秋》之深旨。父谓之昭，子谓之穆，《礼记》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载，称曰‘孝弟’，此不

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谓中宗为皇伯考，德宗谓中宗为高伯祖，则伯氏之称，复何不可？臣等参议：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礼同位异坐，皇帝于太祖仍称孝子，余并遵旧制。”

景德元年，有司详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礼：“按唐睿宗昭成、肃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开元末，以肃明祔。此时儒官名臣，步武相接，宗庙重事，必有据依。推之闺门，亦可拟议。晋骠骑将军温峤有三夫人，峤薨，诏问学官陈舒。舒谓秦、汉之后，废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无复继室，生既加礼，亡不应贬。朝旨以李氏卒于峤之微时，不沾赠典；王、何二氏追加章绶。唐太子少傅郑余庆将立家庙，祖有二夫人。礼官韦公肃议与舒同。略稽礼文，参诸故事，二夫人并祔，于理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从升祔，虽先后有殊，在尊亲则一，请同列太宗室，以先后次之。”诏尚书省集议，咸如礼官之请，祔神主于太庙。

乾兴元年十月，奉真宗神主祔庙，以章穆皇后郭氏配。康定元年，直秘阁赵希言奏：“太庙自来有寝无庙，因堂为室，东西十六间，内十四间为七室，两首各一夹室。按礼，天子七庙，亲庙五、祧庙二。据古则僖、顺二神当迁。国家道观佛寺，并建别殿，奉安神御，岂若每主为一庙一寝。或前立一庙，以今十六间为寝，更立一祧庙，逐室各题庙号。钹宝神御物，宜销毁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庙有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藏木主，寝藏衣冠。至秦乃出寝于墓侧，故陵上更称寝殿，后世因之。今宗庙无寝，盖本于兹。郑康成谓周制立二昭二穆，与太祖、文、武共为七庙，此一家之说，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肃等皆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杀以两。则国家七世之数，不用康成之说也。僖祖至真宗方

及六世，不应便立祧庙。自周、汉每帝各立庙，晋、宋以来多同殿异室，国朝以七室代七庙，相承已久，不可轻改。《周礼》：‘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宝物世传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宝盂、钁床，请别为库藏之。”自是室题庙号，而建神御库焉。

嘉祐年，仁宗将祔庙，修奉太庙使蔡襄上八室图，为十八间。初，礼院请增庙室，孙抃等以为：“七世之庙，据父子而言，兄弟则昭、穆同，不得以世数之。庙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为一世，则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晋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国朝太祖之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大行称孝孙。而《禘祫图》：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盖先朝稽用古礼，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庙，请增为八室，以备天子事七世之礼。”卢士宗、司马光以为：“太祖已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入汉元之世，太上庙主瘞于寝园；魏明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迁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盖太祖未正东向，故上祀三昭三穆；已正东向，则并昭、穆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高宗祔庙，又迁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玄宗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祔庙，僖祖亲尽，当迁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抃等复议曰：“自唐至周，庙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谓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祖，方庙数未过七世，遂毁其庙，迁其主，考之三代，礼未有此。汉、魏及唐一时之议，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备七室。

治平四年，英宗将祔庙，太常礼院请以神主祔第八室，祧

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于西夹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递迁。翰林承旨张方平等议：“同堂八室，庙制已定，僖祖当祧，合于典礼。”乃于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宗，罢僖祖讳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宁五年，中书门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则僖祖有庙，与商周契、稷疑无以异。今毁其庙而藏主夹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孙，殆非所以顺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义。请以所奏付两制议，取其当者。”时王安石为相，不主祧迁之说，故复有是请。

翰林学士元绛等上议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统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于唐、虞之际，故谓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为祖，则夏后氏不郊鲧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亲庙，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知，则僖祖之为始祖无疑矣。倘谓僖祖不当比契、稷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复知尊祖，而子孙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迁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则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请以僖祖之庙为太祖，则合于先王礼意。”翰林学士韩维议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业之所起，奉以为太祖。故子夏序《诗》，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后世有天下者，特起无所因，故遂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为宋太祖，无少议者。僖祖虽为高祖，然仰迹功业，未见所因，上寻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窃恐于古无考，而于今亦所未安。今之庙室与古殊制，古者每庙异宫，今祖宗同处一室，则西夹室在顺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无嫌。”

天章阁待制孙固请：“特为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亲尽迭毁之主皆藏之。当禘祫时，以僖祖权居东向之位，太祖顺昭

穆之列而从之，取毁庙之主而合食，则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庙为非，则周人别庙姜嫄，不可谓非礼。”秘阁校理王介请依《周官》守祧之制，创祧庙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孙夹室，以替远祖之尊。

帝以维之说近是，而安石以维言夹室在右为尊为非理，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为始祖，则郊祀当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则太祖、太宗当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与僖祖为非始祖之说。遂下礼官详定。

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张师颜等议：“昔商、周之兴，本于契、稷，故奉之为太祖。后世受命之君，功业特起，不因先代，则亲庙迭毁，身自为祖。郑玄云‘夏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张荐云‘夏后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亲庙，则拟祖上迁，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则处土迭毁，唐祖景帝则弘农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韩愈有言：‘事异商、周，礼从而变。’晋琅邪王德文曰：‘七庙之义，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远，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说是也。礼，天子七庙，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未尝言亲广之首，必为始祖也。国家以僖祖亲尽而祧之，奉景祐之诏，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是合于礼矣。张昭、任彻之徒，不能远推隆极之制，因缘近比，请建四庙，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若使庙数备六，则更当上推两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谓之始祖也。谨按建隆四年，亲郊崇配不及僖祖。开国以来，大祭虚其东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请略仿《周官》守祧之制，筑别庙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岁，祀于其室。太庙则一依旧制，虚东向之位。郊配之礼，则仍其旧。”

同知太常礼院苏悦请：“即景灵宫祔僖祖，即与唐祔献、

懿二祖于兴圣、明德庙，礼意无异。”同判礼院周孟阳等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则僖祖为始祖无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请：“尊僖祖为始祖，而次祧顺祖，以合子为父屈之义。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罢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孙尊之义，余且如旧制。”而冯京欲以太祖正东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绛初议，遂从之。帝问：“配天孰始？”安石曰：“宣祖见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于是请奉僖祖神主为始祖，迁顺祖神主夹室，以僖祖配感生帝祀。诏下太常礼院详定仪注。安石本议以僖祖配天，帝不许，故更以配感生帝焉。

元丰元年，详定郊庙礼文所图上八庙异宫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陆佃言：“太祖之庙百世不迁，三昭三穆，亲尽则迭毁。如周以后稷为太祖，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康王为昭，昭王为穆，其后穆王入庙，王季亲尽而迁，则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谓父昭子穆是也。说者以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则尊卑失序。”复图上八庙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为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何洵直图上八庙异宫，引熙宁仪：僖祖正东向之位，顺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为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为穆，正得祖宗继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晋孙毓、唐贾公彦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东上。”为两图上之。又援《祭法》，言：“翼祖、宣祖在二祧之位，犹同祖祢之庙，皆月祭之，与亲庙一等，无亲疏远近之杀。顺祖实去祧之主，若有四时祈祷，犹当就坛受祭。请自今二祧神主，

杀于亲庙，四时之祭，享尝乃止，不及大烝，不荐新物。去祧神主，有禱则为坛而祭，庶合典礼。”又请建新庙于始祖之西，略如古方明坛制。有诏，俟庙制成日取旨。

三年，礼文所言：“古者宗庙为石室以藏主，谓之宗祏。夫妇一体，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别，正庙之主，各藏庙室西壁之中；迁庙之主，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埽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庙藏主之室，帝后异处，迁主仍藏西夹室，求之于礼，有所未合。请新庙成，并遵古制。”从之。二月，慈圣光献皇后祔庙，前二日，告天地、社稷、太庙、皇后庙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诣僖祖室，次翼祖室，次宣祖室，次太祖室，次太宗室。次太宗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享元德皇后。慈圣光献皇后，异饌位、异祝，行祔谒礼。次真宗室，次仁宗室，次英宗室。礼毕，奉神主归仁宗室。

元丰六年六月，孝惠、孝章、淑德、章怀四后升祔，准章献明肃、章懿二后，升祔礼毕，递享太庙，止行升祔享礼及祭七祀，权罢孟冬荐享，仍以配继先后为序。八年，礼部太常寺言：“诏书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翼祖在七世之外，与简穆皇后祧藏于西夹室，置石室中。”十一月丁酉，祔神宗神主于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迁。绍圣元年二月，祔宣仁圣烈皇后于太庙。

元符三年，礼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晋成帝故事，于太庙殿增一室，候祔庙日，神主祔第九室。”诏下侍从官议，皆如所言。蔡京议：“以哲宗嗣神宗大统，父子相承，自当为世。今若不祧远祖，不以哲宗为世，则三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八。宜深考载籍，迁祔如礼。”陆佃、曾肇等议：“国朝自僖祖而下始备七庙，故英宗祔庙，则迁顺祖，神宗祔庙，则迁翼祖。今哲宗于神宗，父子也，如礼官议，则庙中当有八世。况唐文

宗即位则迁肃宗，以敬宗为一世，故事不远。哲宗祔庙，当以神宗为昭，上迁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义。”先是，李清臣为礼部尚书，首建增室之议，侍郎赵挺之等和之。会清臣为门下侍郎，论者多从其议，惟京、佃等议异。二议既上，清臣辩说甚力，帝迄从焉。

六月，礼部请用太庙东夹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孙杰言：“先帝神主，错之夹室，即是不得祔于正庙，与前诏增建一室之议不同。昨用嘉祐故事，专置使修奉，请以夹室奉安神主，亦与元置使之意相违。请如太常前议，增建一室。”尚书省以庙室未备，行礼有期，权宜升祔，随即增修，比之前代设幄行事者，不为不至。诏依初旨行之，乃祔哲宗神主于夹室。

崇宁二年，祧宣祖与昭宪皇后神主藏西夹室，居翼祖、简穆皇后石室之次。五年，诏曰：“去古既远，诸儒之说不同。郑氏谓：‘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庙与亲庙四，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庙之内。王氏谓：‘非太祖而不毁，不为常数。’是不祧之宗，在七庙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则七庙当祧者，二宗而已。迁毁之礼，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之意，宜令有司复议。”礼部尚书徐铎又言：“唐之献祖、中宗、代宗与本朝僖祖，皆尝祧而复。今存宣祖于当祧之际，复翼祖于已祧之后，以备九庙，礼无不称。”乃命铎为修奉使，增太庙殿为十室。四年十二月，复翼祖、宣祖庙，行奉安礼，惟不用前期誓戒及亚、终献之乐舞焉。

高宗建炎二年，奉太庙神主于扬州寿宁寺。三年，幸杭州，奉安于温州。绍兴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太庙神主宜在国都。今新邑未奠，当如古行师载主之义，迁之行阙，以彰圣孝。”于是始建太庙于临安，奉迎安置。

志第六十

礼十（吉礼十）

禘祫

宗庙之礼。每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则上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唯亲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谢及新主祔谒，皆大祀也。二荐，则行一献礼。其祔祭，春祀司命及户，夏祀灶，季夏祀中霤，秋祀门及厉，冬祀行，惟腊享、禘祫则遍祀焉。

禘祫之礼。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礼院言：“今年冬祭画日，以十月六日荐享太庙。按《礼》，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义》云：三年丧毕，遭禘则禘，遭祫则祫。宜改孟冬荐享为祫享。”仁宗天圣元年，礼官言：“真宗神主祔庙，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从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禘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礼。”遂以孟夏荐享为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礼院言：“自天圣六年夏行禘享之礼，至此年十月，请以孟冬荐享为祫享。”诏恭依。

嘉祐四年十月，仁宗亲诣太庙行祫享礼，以宰臣富弼为祫享大礼使，韩琦为礼仪使，枢密使宋庠为仪仗使，参知政事曾公亮为桥道顿递使，枢密副使程戡为卤簿使。同判宗正寺赵良

规请正太祖东向位，礼官不敢决。观文殿学士王举正等议曰：“大禘之礼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东向之位。本朝以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每遇大禘，止列昭穆而虚东向。魏、晋以来，亦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

礼官张洞、韩维言：“国朝每遇禘祫，奉别庙四后之主合食太庙。唐《郊祀志》载禘祫祝文，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顺中，三太后配列禘祭，议者议其非礼。臣谓每室既有定配，则余后不当参列，义当革正。”

学士孙抃等议：“《春秋传》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余年，至禘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非无典据。大中祥符中已曾定义，礼官著酌中之论，先帝有‘恭依’之诏。他年有司摄事，四后皆预。今甫欲亲禘而四后见黜，不亦疑于以礼之烦故邪？宗庙之礼，至尊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旧礼。臣等愚以谓如故便。”

学士欧阳修等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后世有以子贵者，始著并祔之文，其不当祔者，则有别庙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别庙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于古无文，于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于元德之下；章怀，真宗之元配，列于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统以帝乐；别庙之后，则以本室乐章自随，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亦统于帝；别庙诸后，乃从专享，三也。升祔之后，联席而坐；别庙之后，位乃相绝，四也。章献、章懿在奉慈庙，每遇禘祫，本庙致享，最为得礼。若四后各祭于庙，则其尊自申，是于礼无

失。以为行之已久，重于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请从礼官。”

诏：“四后祫享依旧，须大礼毕，别加讨论。”仍诏：“祫享前一日，皇帝诣景灵宫，如南郊礼，卫士毋得迎驾呼万岁。”有司言：“诸司奉礼，摄廩牺令省牲，依《通礼》改正祀仪。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二日于大庆殿，一日于太庙。尚舍直殿下，设小次，御坐不设黄道褥位。七室各用一太牢，每坐簠簋二， 铏三，笾豆为后，无黼宸、席几。出三阁瑞石、篆书玉玺印、青玉环、金山陈于庭。别庙四后合食，牲乐奠拜无异仪。故事，七祀、功臣无牲，止于庙牲肉分割，知庙卿行事。请依《续曲台礼》，共料一羊，而献官三员，功臣单席，如大中祥符加褥。”

十月二日，命枢密副使张昇望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帝斋大庆殿。十一日，服通天冠、绛纱袍，执圭、乘舆，至大庆殿门外降舆，乘大辇，至天兴殿，荐享毕，斋于太庙。明日，帝常服至大次，改袞冕，行礼毕，质明，乘大辇还宫，更服靴袍，御紫宸殿，宰臣、百官贺，升宣德门肆赦。二十一日，诣诸观寺行恭谢礼。二十六日，御集英殿为饮福宴。

治平元年，有司“准画日，孟冬荐享改为祫祭。按《春秋》，闵公丧未除而行吉

禘，《三传》讥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丧除，至十月乃祫祭。天圣元年在谅阴，有司误通天禘旧禘之数，在再期内按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应祫，而误禘于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间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于始，则岁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内，礼未应祫，明年未禘，亦未应禘，至六月即吉，二月合行祫祭，乞依旧时享，庶合典礼。”

二年二月，翰林学士王珪等上议曰：“同知太常礼院吕夏

卿状：古者新君践阼之三年，先君之丧二十七月为禫祭，然后新主祔庙，特行禫祭，谓之始禫。是冬十月行禘祭，明年又行禫祭，自此五年，再为禫禘。丧除必有禫禘者，为再大祭之本也。今当禘祭，缘陛下未终三年之制，纳有司之说，十月依旧时享。然享庙、禘祭，其礼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禘未尝权罢，唯罢腊祭。是则孟享与享庙尝并行于季冬矣。其禫禘年数，乞一依太常礼院请，今年十月行禘祭，明年四月行禫祭。仍如夏卿议。”权罢今年腊享。

熙宁八年，有司言：“已尊僖祖为太庙始祖，孟夏禫祭，当正东向之位。”又言：“太庙禫祭神位，已尊始祖居东向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为序。自今禫禘，著为定礼。”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礼文所言：“禫禘之义，存于《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礼之年，经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禫。’而又分为二说：郑氏则曰：‘前三后二’，谓禫后四十二月而禘，禘后十八月而禫。徐邈则曰：‘前二后三’，谓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礼，三年丧毕，禘于太庙，明年禫于群庙，自后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禫。’实为有据。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熙宁八年，既禫而禘，此有司之失也。请今十八月而禫，禫四十二月而禘，庶几举礼不烦，事神不渎。”太常礼院言：“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宁五年后，始不通计，遂至八年禫禘并在一岁。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禫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禘享，即比年频禘，复踵前失。请依庆历以来之制，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祭。”诏如见行典礼。

详定所又言：“古者稌献、馈食，禴祠、烝、尝，并为先王之享，未尝废一时之祭。故孔氏《正义》以为：‘天子夏为

大祭之禘，不废时祭之禘；秋为大祭之禘，不废时祭之尝。’则王礼三年一禘与禘享，更为时祭。本朝沿袭故常，久未厘正，请每禘禘之月虽已大祭，仍行时享，以严天子备礼，所以丕崇祖宗之义。其郊礼、亲祠准此。”

又言：“《礼》：不王不禘。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太祖受命，祭四亲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禘禘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失礼莫甚。今国家世系与四代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当阙，必推见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谓辅臣曰：“禘者，本以审禘祖之所自出，故礼，不王不禘。秦、汉以后，谱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由禘礼可废也。”

已而详定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庙，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礼》，祝延尸入奥，灌后乃出延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南面，昭在东，穆在西，乃行朝践之礼，是堂事也。设饌于堂，复延主入室，始祖东面，昭南穆北，徙常上之饌于室中，乃行馈食之礼，是室事也。请每行大禘，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礼部言：“合食之礼，始祖东面、昭南穆北者，本室中之位也。今设位户外，祖宗昭、穆别为幄次，殆非合食之义。请自今禘享，即前楹通设帐幕，以应室中之位。”

大观四年，议礼局请：“每大禘，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南之位，始祖南面则昭穆东西相向，始祖东面则昭穆南北相向，以应古义。”又请：“陈瑞物及代国之宝与贡物可出而陈者，并令有司依嘉祐、元丰诏旨，凡亲祠太庙准此。”从之。

南渡之后，有禘而无禘。高宗建炎二年，禘享于洪州。绍兴二年，禘享于温州。时仪文草创，奉迁祖宗及祧庙神主、别庙神主，各设幄合食于太庙。始祖东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

五年，吏部员外郎董{分升}言：“臣闻戎、祀，国之大事，而宗庙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为重，祫大禘小，则祫为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礼未暇遍举，然事有违经戾古，上不当地神祇之意，下未合亿兆黎庶之心，特出于一时大臣好胜之臆说，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顾虽治兵御戎之际，正厥违误，宜不可缓。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区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祇享以正东向之尊。逮至仁宗，亲行祫享，尝议太祖东向，用昭正统之绪。当时在廷之臣，僉谓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论七庙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庙在上，当时大祫，止列昭穆而虚东向，盖终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宁之初，僖祖以世次当祧，礼官韩维等据经有请，适王安石用事，奋其臆说，乃俾章衡建议，尊僖祖为始祖，肇居东向。冯京奏谓士大夫以太祖不得东向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罢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开基受命，不许，安石终不以为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礼。至于崇宁，宣祖当祧，适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术，乃建言请立九庙，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并即依旧。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处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东向之尊，委合《礼经》。”

太常寺丞王普又言：“{分升}所奏深得礼意，而其言尚有未尽。臣窃以古者庙制异宫，则太祖居中，而群庙列其左右；后世庙制同堂，则太祖居右，而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践于堂，则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东西；馈食于室，则太祖东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后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东向为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庙迭毁，而太祖不迁，则其礼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庙之始祖，是为庙号，非谥号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庙号已定，虽更累朝，世次犹近，每于祫享，

必虚东向之位，以其非太祖必不可居也。迨至熙宁，又尊僖祖为庙之始祖，百世不迁，袷享东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则名实舛矣。倘以熙宁之礼为是，僖祖当称太祖，而太祖当改庙号。然则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为庙之始祖。每岁五享、告朔、荐新，止于七庙。三年一袷，则太祖正东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为穆。五年一禘，则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庙，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则宗庙之事尽合《礼经》，无复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始受天命，袷享宜居东向之位。”宰相赵鼎等奏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载在《礼经》，无可疑者。”

绍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复亦言：请祧宣祖，就正太祖东向之位，其言甚切。既而吏部尚书郑侨等亦乞因大行祔庙之际，定宗庙万世之礼，慰太祖在天之灵，破熙宁不经之论。今太祖为始祖，则太宗为昭，真宗为穆，自是而下以至孝宗，四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九。上参古礼，而不废崇宁九庙之制，于义为允。又言：“治平四年，僖祖祧迁，藏在西夹室。至熙宁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议，乃复祔僖祖以为始祖，又将推以配天，欲罢太祖郊配。韩维、司马光等力争，而安石主其说愈坚。孙固虑其罢太祖配天，建议以僖祖权居东向之位。既曰权居，则当厘正明矣。”诏从之。

闰十月，权礼部侍郎许及之言：“僖、顺、翼、宣四祖，为太祖之祖考，所迁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孙之庙。今顺、翼二祖藏于西夹室，实居太庙太祖之右。遇袷享，则于夹室之前，设位以昭穆焉。”于是诏有司集议，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言：“僖祖当用唐兴圣之制，立为别庙，顺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则僖祖自居别庙之尊，三祖不祔子孙之庙。自

汉、魏以来，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则即庙而享，于礼尤称。”诸儒如楼钥、陈傅良皆以为可，诏从之。

时朱熹在讲筵，独入议状，条其不可者四，大略云：“准尚书吏部牒，集议四祖祧主宜有所归。今详群议虽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至于祫祭，设幄于夹室之前，则亦不得谓之祫。欲别立一庙，则丧事即远，有毁无立。欲藏之天兴殿，则宗庙、原庙不可相杂。议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时暂东向之故，其实无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两朝威灵，相与校强弱于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之令而默推之，则知今日太祖在天之灵，必有所不忍而不敢当矣。又况僖祖祧主迁于治平，不过数年，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者’。”又言：“当以僖祖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与仁宗之庙，皆万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庙亦万世不祧。”又言：“元祐大儒程颐以为王安石言‘僖祖不当祧’，复立庙为得礼。窃详颐之议论与安石不同，至论此事则深服之，足以见义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约而合者。特以司马光、韩维之徒皆是大贤，人所敬信，其议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变乱穿凿得罪于公议，故欲坚守二贤之说，并安石所当取者而尽废之。今以程颐之说考之，则是非可判矣。”

议既上，召对，令细陈其说。熹先以所论画为图本，贴说详尽，至是出以奏陈久之。上再三称善，且曰：“僖祖自不当祧，高宗即位时不曾祧，寿皇即位，太上即位，亦不曾祧，今日岂可容易？可于榻前撰数语，径自批出。”熹方恧内批之弊，因乞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议，上亦然之。熹既退，即进拟诏意，以上意谕庙堂，则闻已毁四祖庙而迁之矣。

时宰臣赵汝愚既以安石之论为非，异议者惧其轧己，藉以求胜，事竟不行。熹时以得罪，遗汝愚书曰：“相公以宗子入辅王室，而无故轻纳妄议，拆祖宗之庙以快其私，欲望神灵降歆，垂休锡羨，以永国祚于无穷，其可得乎？”时太庙殿已为十二室，故孝宗升祔，而东室尚虚。熹以为非所以祝延寿康之意，深不然之，因劾不堪言语侍从之选，乞追夺待制，不许。及光宗祔庙，遂复为九世十二室。盖自昌陵祔庙，逾二百年而后正太祖之位。庆元二年四月，礼部太常寺言：“已于太庙之西，别建僖祖庙，及告迁僖、顺、翼、宣帝后神主诣僖祖庙奉安。所有今年孟冬袷享，先诣四祖庙室行礼，次诣太庙，逐幄次行礼。”

理宗绍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师大火，延及太庙。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见近世大儒侍讲朱熹详考古礼，尚论宗庙之制，画而为图，其说甚备。然其为制，务效于古而颇更本朝之制，故学士大夫皆有异论，遂不能行。今天降灾异，火发民家，延及宗庙，举而行之，莫此时为宜。臣于向来备闻其说，今备员礼寺，适当此变，若遂隐默，则为有负，谨为二说以献。其一，纯用朱熹之说，谓本朝庙制未合于古，因画为图，谓僖祖如周后稷，当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为始祖，是乃顺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庙居于中，左昭右穆各为一庙，门皆南向，位皆东向。祧庙之主藏于始祖之庙夹室，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自不相乱。三年合食，则并出祧庙之主，合享于始祖之庙。始祖东向，群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群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说合于古而宜于今，尽美尽善。举而行之，祖宗在天之灵必歆享于此，而垂祐于无穷也。其一说，则因本朝之制，而参以朱熹之说。盖本朝庙制，神宗尝命礼官陆佃讨论，欲复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多

所未暇。今欲骤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为纷纷。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东，并为一列。惟于每室之后，量展一间，以藏祧庙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间，遇三年祫享，则以帷幄幕之，通为一室，尽出诸庙主及祧庙主并为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庙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于其室，名为祫享，而实未尝合。今量展此三间，后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于本朝之制，初无大段更革，而颇已得三年大祫之义。今来朝廷若能举行朱熹前议，固无以加；如其不然，姑从后说，亦为允当，不失礼意。然宗庙之礼，傥无其故，何敢妄议？今因大火之后，若加损益，亦惟其时，乞赐详议。”有旨，令侍从、礼部、太常集议，后竟不行。

志第六十一

礼十一（吉礼十一）

时享 荐新 加上祖宗谥号 庙讳

时享。太祖乾德六年十月，判太常寺和岷上言：“按《礼阁新仪》，唐天宝五年，诏享太庙宜祭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盘。将来享庙，欲每室加牙盘食，禘祫、时享亦准此制。”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太常礼院言：“今月二十三日，腊享太庙。缘孟冬已行时享，冬至又尝亲祀。按礼每岁五享，其禘祫之月即不行时享，虑成烦数，有爽恭虔。今请罢腊日荐享之礼，其孝惠别庙即如式。”从之。

淳化三年十月八日，太常礼院言：“今年冬至，亲祀南郊，前期朝享太庙，及奏告宣祖、太祖室。常例，每遇亲祀，设朔、望两祭，乃是十一月内三祭，太庙两室又行奏告之礼，烦则不恭。又十一月二十日，皇帝朝享，去腊享日月相隔，未为烦数。欲望权停是月朔、望之祭，其腊享如常仪。”从之。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画日乙卯孟享太庙。其日以郛王外纘，改用辛酉。十月十日，孟冬荐享。其月，明德皇后园陵，有司言：“故事，大祠与国忌日同日者，其乐备而不作，今请如例。”从之。四年七月，以庄穆皇后祔享，权停孟享。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帝谓王旦等言：“来年正月十一日

孟享太庙，而有司择八日宴，已在享庙致斋中。又七日上辛，祀昊天上帝。”王钦若言：“若移宴日避祀事，即自天庆节以来皆有所妨。”冯拯言：“上辛不可移，荐享宗庙是有司择日，于礼无嫌。”帝曰：“当询礼官。”终以契丹使发有常期，又将西巡，故不及改。

八年，兼宗正卿赵安仁言：“准诏以太庙朔望上食品味，令臣详定。望自今委御厨取亲享庙日所上牙盘例，参以四时珍膳，选上局食手十人，赴庙饌造，上副圣心，式表精悫。”诏：所上食味，委宫闈令监造讫，安仁省视之。

神宗元丰三年十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祠禴尝蒸之名，春夏则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则物成而礼备。今太庙四时虽有荐新，而孟享礼料无祠禴蒸尝之别。伏请春加韭、卵，夏加麦、鱼，秋加黍、豚，冬加稻、雁，当馈熟之节，荐于神主。其筮豆于常数之外，别加时物之荐，丰约各因其时，以应古礼。”从之。

六年十一月，帝亲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号册宝于太庙。是日，斋于大庆殿。翌日，荐享于景灵宫。礼毕，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玉辂至太庙，宰臣、百官班迎于庙门。侍中跪请降辂，帝却乘舆，步入庙，趋至斋宫。翌日，帝服靴袍至大次。有司奏中严、外办，礼仪使跪奏请行事。帝服衮冕以出，至东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帝执以入，宫架乐作，升东阶，乐止。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太祝、宫闈令奉诸室神主于坐，礼仪使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帝再拜，诣盥洗，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洗瓚、拭瓚讫，执圭。宫架乐作，升堂，乐止。登歌乐作，殿中监进镇圭。帝搢大圭，执镇圭，诣僖祖室，乐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坐前，北向跪，奠镇圭于纍藉，

执大圭跪，三上香，执瓚裸地，奠瓚，奉币。奠讫，执圭，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内侍举镇圭以授殿中监。至次室行事，皆如前仪。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宫架《兴安》之乐作，文舞九成，止。礼部、户部尚书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宫架《丰安》乐作，奠讫，乐止。帝再诣盥洗，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立，乐止。帝搢圭，盥帨，洗爵、拭爵讫，执圭。宫架乐作，帝升东阶，乐止。登歌乐作，至僖祖室，乐止。宫架乐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执圭，俯伏，兴，出户外，北向立，乐止。太祝读册文，帝再拜。诣次室，皆如前仪。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亚献以次行事如前仪，乐止。帝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宫架《僖安》乐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持黍，奠黍豆，再受爵，饮福酒讫，奠爵，执圭，俯伏，兴，再拜，乐止。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太常博士遍祭七祀，配享功臣。户部、礼部尚书彻俎豆，登歌《丰安》乐作，彻讫，乐止。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宫架《兴安》乐作，一成，止。太祝、宫闈令奉神主入诸祫室。礼仪使跪奏礼毕，登歌乐作，帝降阶，乐止。宫架乐作，出东门，殿中监受大圭，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转仗赴南郊。

初，国朝亲享太庙，仪物有制。熙宁以来，率循旧典，元丰命官详定，始多损益。元年，详定郊庙礼文所言：“古者纳牲之时，王亲执鸾刀，启其毛，而祝以血毛诏于室。今请改正仪注，诸太祝以毛血荐于神坐讫，彻之而退。唐崔沔议曰：‘毛血盛于盘。’《开元》、《开宝通礼》及今仪注皆盛以豆。礼以豆盛菹醢，其荐毛血当盛以盘。”又言：“三牲骨体俎外，当加

牛羊肠胃、豕肤俎各一。又古者祭祀无迎神、送神之礼，其初祭及末，皆不当拜。又宜令户部陈岁贡以充庭实，如古礼，仍以龟为前，金次之，玉帛又次之，余居后。又《周礼》大宗伯之职，凡享，苾玉鬯。今以门下侍郎取瓚进皇帝，侍中酌鬯进瓚，皆未合礼。请命礼部尚书奉瓚临鬯，礼部侍郎奉盘，以次进，皇帝酌鬯裸地讫，侍郎受瓚并盘而退。”又言：“皇帝至阼阶，乃令太祝、宫闱令始奉神主置于坐，行礼毕，皇帝俟纳神主，然后降阶。”并从之。

又言：“神坐当陈于室之奥东面。当行事时，皇帝立于户内西向，即拜于户内。有司摄事，晨稌馈食，亦立于户内西向，更不出户而拜。其堂上荐腥，则设神坐于宸前南向，皇帝立于中堂北向。有司摄事同此。”诏俟庙制成取旨。

又请：“诸庙各设莞筵纷纯，加纁席画纯，于户内之东西面，皇帝行三献礼毕，于此受嘏。”又言：“每室所用几席，当如《周礼》，改用莞筵纷纯，加纁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凡祭祀，皆纁次各加一重，并莞筵一重为五重。”又言：“古者宗庙九献，皇及后各四，诸臣一。自汉以来为三献，后无入庙之事，沿袭至今。若时享则有事于室，而无事于堂；禘祫则有事于堂，而无事于室。室中神位不在奥，堂上神位不当宸，有馈食而无朝践。度今之宜，以备古九献之意，请室中设神位于奥东面，堂上设神位于户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户内西南，稌鬯为一献；出户立于宸前，北向，行朝践荐腥之礼为再献；皇帝立于户内西面，行馈食荐熟之礼为三献。”诏并候庙制成取旨。

又请：“三年亲祠，并祫享及有司摄事，每室并用太牢及制币。宗庙堂上 萧以求阳，而有司行事 茅香，宜易用萧。灌鬯于地以求阴，宜束茅沃酒以象神之饮。凡币皆埋于西

阶东，册则藏有司之匱。”又请：“除去殿下板位及小次，而设皇帝板位于东阶之上，西向。”又请：“凡奏告、祈祷、报谢，用牲牢祭饌，并出帝后神主，以明天地一体之义。又古者祭祀，兼荐上古、中古及当世之食，唐天宝中，始诏荐享每室加常食一牙盘，议者以为宴私之饌可荐寝宫，而不可渎于太庙，宜罢之。古者吉祭必以其妃配，不特拜，请奠副爵无特拜。《仪礼》曰：‘嗣举奠。’请皇帝祭太庙，既稞之后，太祝以罍酌奠于铡之南，俟正祭嘏讫，命皇子举奠而饮。”

又请：“命刑部尚书一员以奉大牲，兵部尚书一员奉鱼十有五。仍令腥熟之荐，朝享、四孟及腊享，皆设神位于户内南向。其稞将于室，朝践于堂，馈熟于室，则于奥设莞筵纷纯，加缛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当筵前，设馈食之豆八，加豆八，以南为上。铡三，设于豆之南。南陈牛铡居北，羊铡在牛铡之南，豕铡在羊铡之南。羞豆二，曰醢食、糝食，设于荐豆之北。大羹湑盛以登，设于羞豆之北。九俎设于豆之东，三三为列，以南为上。胙俎一，当腊俎之北，纵设之。牲首俎在北牖下，簠簋设于俎南，西上。笾十有八，设于簠簋之南，北上。户外之东设尊彝，西上，南肆。阼阶之东设六罍，其三在西，以盛玄酒，其三在东，以盛三酒。堂下陈鼎之位，在东序之南，居洗之西，皆西面北上。匕皆加于鼎之东，俎皆设于鼎之西，西肆。胙俎在北，亦西肆。若庙门外，则陈鼎于东方，各当其镬，而在其镬之西，皆北面北上。”

又请：“既晨稞，诸太祝入，以血毛奠神坐。太官令取肝，以鸾刀制之，洗于郁鬯，贯以膋，燎于炉炭。祝以肝膋入，诏神于室，又出以隋祭于户外之左，三祭于茅苴。当馈熟之时，祝取苴擗于醢，祭于神坐前，豆间三。又取黍稷肺祭，祭如初，藉以白茅。既祭，宫闱令束而瘞之于西阶东。若郊祀天地，则

当进熟之时，祝取菹及黍稷肺，祭于正配神坐前，各三祭，毕，郊社令束茅苴而燔瘞之。祀天燔，祭地瘞，缩酒之茅，或燔或瘞，当与隋祭之苴同。”又言：“古者吉祭有配，皆一尸。其始祝洗酌奠，奠于锺南，止有一爵。及主人献尸，主妇亚献，宾长三献，亦止一爵。请罢诸室奠副爵。其祫享别庙，皇后自如常礼。应祠告天地、宗庙、社稷，并用牲币。如唐置太庙局令，以宗正丞充，罢摄知庙少卿，而宫闱令不预祠事。”又言：“晨稞之时，皇帝先搢大圭，上香、稞鬯、复位，候作乐馈食毕，再搢大圭，执镇圭，奠于纁藉。次奠币、执爵，庶礼神并在降神之后。”从之。

八年，太常寺言：“故事，山陵前，宗庙辍祭享，朔望以内臣行荐食之礼，俟祔庙毕仍旧。今景灵宫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庙朔望荐食自当请罢。”从之。

元祐七年，诏复用牙盘食。旧制，并于礼饌外设，元丰中罢之，礼官吕希纯建议曰：“先王之祭，皆备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设礼饌，即上古、中古之食，牙盘常食，即今世之食。议者乃以为宗庙牙盘原于秦、汉陵寝上食，殊不知三代以来，自备古今之食。请依祖宗旧制，荐一牙盘。”从之，乃更其名曰荐羞。希纯又请：“帝后各奠一爵，后爵谓之副爵。今帝后惟奠一爵共享，渎礼莫甚。请设副爵，亦如其仪。”

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太庙每享，各设太尊二，则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于禴祠蒸尝，失礼尤甚。请今四时之享，不设太尊。”又言：“圭瓚之制，亲祀以涂金银瓚，有司行事以铜瓚，其大小长短之制皆不如礼，请改以应古制。”又言：“太庙圭瓚、别庙璋瓚，旧用珉石，请改用玉。”又言：“新定太庙陈设之仪，尽依周制，笱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笱二十有六为四行，以右为上，羞笱二为第一行，朝事笱八次之，

馈食笱八又次之，加笱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为四行，以左为上，羞豆二为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馈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为二行，在笱之外，簋八为二行，在豆之外。笱豆所实之物，悉如《周礼》笱人、醯人之制，惟簠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茅苴以菹，蚺醢以蜂子代之。”又言：“宗庙之祭用太牢而三刲，实牛、羊、豕之羹，固无可论者。至于太羹止设一登，以《少牢馈食礼》考之，则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两刲，司士进涪二豆。三牲之祭，刲既设三，则登亦如其数。请太庙设三登，实牛、羊、豕之涪以为太羹，明堂亦如之。”

高宗建炎三年，奉安神主于温州，权用酒脯。绍兴五年，临安府建太庙，始用特羊，十年改用少牢。其庙享之礼，七年祀明堂于建康，以徽宗之丧，太常少卿吴表臣援熙宁故事，谓当英宗丧未除，不废景灵宫、太庙之礼。翰林学士朱震以为不然，谓：“《王制》：‘丧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绋行事。’孰谓三年之丧，而可以见宗庙行吉礼乎？”吏部尚书孙近等言：“按《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寝，蒸尝禘于庙。’杜预谓：‘新主既特祀于寝，则宗庙常祀，自当如旧。’又熙宁元年，神宗谅暗，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庙之礼。今明堂大礼，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后，皇帝合享太庙，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择日朝享太庙。礼部言：“牲牢、礼料、酒、齐等物，并如五享行之。”绍熙五年，宁宗即位，时有孝宗之丧。闰十月，浙东提举李大性言：“自汉文帝以来，皆即位而谒庙。陛下龙飞已阅三月，未尝一至宗庙行礼。銮舆屡出，过太庙门而不入，揆之人情，似为阙典。乞早择日，恭谒太庙。”诏乃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员外郎李谦请以来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庙之礼。礼寺以为俟皇帝从吉，讨论施行。理宗即

位，行三年之丧，初行明堂朝享，以大臣摄事，即吉后，始行亲享之礼。

荐新。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宗正寺言：“准诏，送兔十头充享太庙。按《开宝通礼》，荐新之仪，诣僖祖室户前，盥洗酌献讫，再拜，次献诸室如上礼。”遂诏曰：“夫顺时蒐狩，礼有旧章，非乐畋游，将荐宗庙，久隳前制，阙孰甚焉。爰遵时令，暂狩近郊，既躬获禽，用以荐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猎，亲射所获田禽，并付所司，以备太庙四时荐享，著为令。”

景祐二年，宗正丞赵良规言：“《通礼》著荐新凡五十余物，今太庙祭享之外唯荐冰，其余荐新之礼，皆寝不行。宜以品物时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简择滋味与新物相宜者，配以荐之。”于是礼官、宗正条定：“逐室时荐，以京都新物，略依时训，协用典章。请每岁春孟月荐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荐冰，季月荐蔬以笋，果以含桃。夏孟月尝麦，配以彘，仲月荐果，以瓜以来禽，季月荐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尝粟尝稌，配以鸡，果以枣以梨，仲月尝酒尝稻，蔬以茭笋，季月尝豆尝荞麦。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藟蕈，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鱼。凡二十八种，所司烹治。自彘以下，令御厨于四时牙盘食烹饌，卜日荐献，一如《开宝通礼》。”又太常礼院言：“自来荐冰，惟荐太庙逐室帝主，后主皆阙。谨按朔望每室牙盘食，帝后同荐。又按《礼》：‘有荐新如朔奠。’详此献祀，帝后主别无异等之义。今后前庙逐室后主，欲乞四时荐新，并如朔望牙盘例，后庙、奉慈庙如太庙之礼。”

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自今令礼部预为关报，于次日荐之，更不择日。”

元丰元年，宗正寺奏：“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藟蕈、

栗黄。今三物久粥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盖节序有蚤晏，品物有后先，自当变通，安能齐一？又唐《开元礼》，荐新不出神主。今两庙荐新，及朔望上食，并出神主。请下礼官参定所宜。”

详定所言：“古者荐新于庙之寢，无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时择日而荐，非也。天子诸侯，物熟则荐，不以孟仲季为限。《吕氏·月令》，一岁之间八荐新物，《开元礼》加以五十余品。景祐中，礼官议以《吕纪》简而近薄，唐令杂而不经，于是更定四时所荐凡二十八物，除依《诗》、《礼》、《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虽出一时之议，然岁时登荐，行之已久。依于古则太略，违于经则无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间先王所尝享用膳羞之物，见于经者存之，不经者去之。请自今孟春荐韭以卵，羞以葍，仲春荐冰，季春荐笋，羞以含桃；孟夏尝麦以彘，仲夏尝雉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仲秋尝麻尝稻，羞以蒲，季秋尝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麇，季冬羞以鱼。今春不荐鮓，诚为阙典。请季春荐鮓，无则阙之。旧有林檎、荠麦、蒹藁之类，及季秋尝酒，并合删去。凡新物及时出者，即日登献，既非正祭，则不当卜日。《汉仪》尝韭之属，皆于庙而不在寢，故《韦玄成传》以为庙岁二十五祠，而荐新在焉。自汉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荐新虽在庙，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失礼尤甚。请依《五礼精义》，但设神座，仍候庙成，荐新于寢。”诏依所定，如鮓阙，即以魴鲤代之。既而知宗正丞赵彦若言：“礼院以仲秋茭萌不经，易以蒲白。今仲秋蒲无白，改从春献。”

大观，礼局亦言：“荐新虽系以月，如樱、笋三月当进，或萌实未成，转至孟夏之类，自当随时之宜，取新以荐。”政

和四年，比部员外郎何天衢言：“祭不欲数，数则烦，祭不欲疏，疏则怠。先王建祭祀之礼，必得疏数之中，未闻一日之间，遂行两祭者也。今太庙荐新，有与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于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荐新，则未尝卜日，一月之内，皆可荐也。新物未备，犹许次月荐之，亦何必同朔日哉？”自是荐新偶与朔祭同日，诏用次日焉。中兴仍旧制。

加上祖宗谥号。太祖建隆元年九月，太常礼院言：“谨按唐大中初，追尊顺宗、宪宗谥号，皇帝于宣政殿授玉册，遣宰臣以下持节奉册赴太庙。授册日，帝既御殿，百僚拜讫，降阶跪授册于太尉，候太尉奉册出宣政门，然后升殿。凡皇帝行礼，皆太常卿赞导奉引。”奏可。是月二十七日，帝御崇元殿，备礼遣使奉册上四庙谥号。皇帝高祖府君册曰：“孝曾孙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昊天有命，皇宋勃兴，括厚载以开阶，宅中区而抚运，夷夏蛮貊，罔不献诚，山川鬼神，罔不受职。非臣否德，肇此丕图，实赖先正储休，上玄降鉴，既虔膺于大宝，乃眇觐于遐源，敢遵历代之规，式荐配天之号。谨遣使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溥、副使兵部尚书李涛奉宝册，上尊谥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皇帝高祖母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府君册曰：“伏以天命匪忱，惟归于有德，人文设教，必始于贻谋。乘时既肇于兴王，报本敢稽于尊祖。非隆徽称，则大享何以配神，非镂良珉，则洪烈何由垂世？方作《猗那》之颂，永严昭穆之容。谨遣使王溥、副使李涛奉册宝，上尊谥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皇曾祖母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骁卫府君册曰：“伏以人瞻乌止，运叶龙飞。非发源之长，析派不能通上汉；非积基之厚，嗣孙不能有中区。今人纪肇修，孝思罔极，酌百王之损益，荐四庙之蒸尝。谨遣使王溥、副使李涛奉宝册，上尊谥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皇祖母京兆郡太

夫人刘氏曰简穆皇后。”圣考太尉府君册曰：“昔者流火开祥，周发荐文王之号，黄星应运，曹丕扬魏祖之功。咸因致孝之诚，式展尊亲之义，爰遵大典，亟上尊称。谨遣使王溥、副使李涛奉册宝，上尊谥曰昭武皇帝，庙号宣祖。”礼毕，群臣进表奉慰。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甲戌，上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帝于朝元殿备礼，奉祖宗尊谥册宝，再拜授摄太尉王旦奉之以出，安太祖册宝于玉辂，太宗册宝于金辂，诣太庙，奉上太祖曰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礼毕，亲行朝享之礼。天禧元年正月九日，加上六室尊谥二字：僖祖曰文献睿和皇帝，顺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简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圣皇帝，太祖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皇帝。礼毕，群臣拜表称贺。十一日，帝行朝享之礼。

仁宗天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谥曰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谥曰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神宗元丰六年五月，改加上尊谥作奉上徽号。十一月二日，奉上仁宗徽号曰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又上英宗徽号曰体乾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

哲宗绍圣二年正月，帝谓辅臣曰：“祖宗谥号，各加至十六字。神宗皇帝今止初谥，尚未增加，宜考求典故以闻。”宰臣章惇等对曰：“祖宗加谥，岁月不定。真庙初加八字，是天圣二年。今神宗祔庙已十年，故事加徽号必在南郊前，谨如圣旨讨阅以闻。”四月二十七日，诏加上神宗皇帝徽号，于大礼前三日行礼。九月十六日，奉上册宝曰神宗绍天法古运德建功

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徽宗崇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更定神宗徽号曰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又奉哲宗徽号曰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大观元年九月，加上僖祖徽号为十六字，曰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加上神宗、哲宗徽号。前二日，皇帝御大庆殿，奉神宗册宝授太师、鲁国公蔡京，载以玉辂，奉哲宗册宝授少师、太宰何执中，载以金辂，并诣太庙幄殿，奉安以俟。四日，皇帝诣景灵宫行礼，赴太庙宿斋。五日，服衮冕，恭上神宗册宝于本室，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又上哲宗册宝于本室，曰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次行朝享，礼毕，赴南郊青城宫。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诏议加上徽宗徽号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十三年正月九日，皇帝御文德殿，命宰臣秦桧奏请太庙。十日，内殿宿斋，文武百僚集于发册宝殿门幕次，次礼仪使、阁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分立御幄前，次分引百僚入就殿下，东西相向立定，礼直官引奉册宝使、侍中、中书令、举宝举册官诣殿下西阶之西，东向立。俟斋室帘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礼部侍郎奏中严外办。次礼直官、太常博士引礼仪使当幄前俯伏跪奏：“礼仪使臣某言，请皇帝行奉上徽宗皇帝发册宝之礼。”奏讫，俯伏，兴。帘卷，前导官前导皇帝出幄，执大圭，诣册宝幄东褥位，西向立，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三上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导还褥位，西向立，侍中、中书令、举册举宝官升殿，入册宝幄。举册宝官俱搢笏跪，举册宝与侍中、中书令奉册宝进行，皇帝后从，降自西阶，至殿下褥位，南向立。礼仪使奏皇帝再拜，举册官奉册，举宝官奉宝，皇帝搢大圭，跪奉受册宝使，皇帝

执大圭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持节者持节导册宝进行，出殿正门。礼仪使奏礼毕。皇帝释大圭，升自东阶，入斋室。礼部郎中奏解严。次册宝出北宫门，奉册宝使以下骑从，至太庙灵星门外下马，步从至太庙南神门外。次日，文武百僚集于太庙幕次，分引诣殿下再拜，册宝使诣各室行奠献礼。次赞者引举册官举册。举宝官举宝，礼直官引侍中、中书令前导册宝入自南正门，至殿西阶下权置定，各再拜。次诣徽宗室，册宝使俯伏跪奏称：“嗣皇帝臣某，谨遣臣等奉徽号册宝。”奉讫，俯伏兴。举册官举册进，中书令跪读册文，举宝官举宝进，侍中跪读宝文，册宝使以下各再拜，至册宝幄安奉。礼毕，以次退。次文武百僚奉表称贺。

绍熙二年八月，诏上高宗徽号曰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庆元三年，上孝宗徽号曰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嘉泰三年，上光宗徽号曰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宝庆三年，上宁宗徽号曰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咸淳二年，上理宗徽号曰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并如绍兴十三年仪注。

庙讳。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义训者，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当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尝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

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当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推求义类，别无未尽。”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先迁翼祖皇帝、简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依。

绍熙元年四月，诏：“今后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并合改易。”

嘉定十三年十月，司农寺丞岳珂言：“孝宗旧讳从'伯'从'玉'从'宗'。考国朝之制，祖宗旧讳二字者，皆著令不许并用。”又言“钦宗旧讳二字，其一从'亘'从'旦'，其一从'火'从'亘'，皆合回避。乞并下礼、寺讨论，颁降施行。”既而礼、寺讨论：“所有钦宗、孝宗旧讳，若二字连用，并合回避，宜从本官所请，刊入施行。”从之。

志第六十二

礼十二（吉礼十二）

后庙 景灵宫 神御殿 功臣配侑 群臣家庙

后庙之制。建隆三年，追册会稽郡夫人贺氏曰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奉安神主，荐常馔，不设牙盘祭器。乾德元年，孝明皇后王氏崩，始议置庙及二后先后之次。太常博士和峴请共殿别室，以孝明正位内朝，请居上室；孝惠缘改葬，不造虞主，与孝明同祔，宜居次室。礼院又言：“后庙祀事，一准太庙，亦当立戟。”及太祖祔庙，有司言：“合奉一后配食。按唐睿宗追谥肃明、昭成二后，至睿宗崩，独昭成以帝母之重升配，肃明止享于仪坤庙。近周世宗正惠、宣懿二后并先崩，正惠无位号，宣懿居正位，遂以配食。今请以孝明皇后配，忌日行香废务，其孝惠皇后享于别庙。”从之。

太平兴国元年，追册越国夫人符氏为懿德皇后，尹氏为淑德皇后，并祔后庙。

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享，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壺，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号，宜居其次。”诏孝章殿室居懿德下。六月，礼官议：“按太平兴国中追册定谥，皆以懿德居上。淳化初，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别庙祭享，懿德在淑德之上，未测升降之由。其时敕旨依旧懿德在上。按《江都集礼》，晋景帝

即位，夏侯夫人应合追尊。散骑常侍任茂、傅玄等议云：‘夏侯夫人初归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景帝统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远迩，追尊无经义可据。’今之所议，正与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潜跃之符未兆；懿德辅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尝正位中宫，母临天下。岂可生无尊极之位，没升配享之崇？于人情不安，于典籍无据。唐顺宗祔庙后十一年，始以庄宪皇后升配，宪宗祔庙后二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请虚位，允协旧仪。”再诏尚书省集议及礼官同详定。上议曰：“淑德皇后生无位号，没始追崇，况在初潜，早已薨谢，懿德皇后享封大国，作配先朝，虽不及临御之期，且夙彰贤懿之美，若以升祔，当归懿德。又详周世宗正惠、宣懿配食故事，当时议以正惠追尊位号，请以宣懿为配。是时以太后在位，疑宣懿祔庙之后，立忌非便。议者引晋哀帝时何太后在上，尊所生周氏为太妃，封其子为琅邪王。及太妃薨，帝奔丧琅邪第，七月而葬。此则奔丧行服，尚不厌降，即忌日废务，于理无嫌。今礼官引唐顺、宪二宗庙，享虚位之文，夫即追册二后，即虚室亦为非便，请奉懿德神主升配。又按议者以周世宗神主祔庙，必若宣懿同祔，即正惠神主请加‘太’字。今升祔懿德，请即加淑德‘太’字，仍旧别庙。”诏：“以懿德配享，至于‘太’者尊极之称，加于母后，施之宗庙礼所未安。”乃不加“太”字，仍别庙配享。十二月，追尊贤妃李氏为元德皇太后。有司言：“按《周礼·春官》大司乐之职，‘奏《夷则》，歌《仲吕》，以享先妣’，谓姜嫄也。是帝尝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庙曰闕宫。晋简文宣后以不配食，筑室于外，岁时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肃明二后于仪坤庙。又玄宗元献杨后立庙于太庙之西。稽于前文，咸有明据。望令宗正寺于后庙内修奉庙室，为殿三间，设神门、斋房、神厨，以备荐享。”

咸平元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言：“元德皇太后别建庙室，淑德皇后亦在别庙，同是帝母而无‘太’字。按唐穆宗三后，除宣懿升祔，正献、恭僖二后并立别庙，各有‘太’字。又开元初，太常议昭成皇太后，请不除‘太’字，云‘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如谥册入陵，神主入庙，则当去太字’。按神主入庙之说，盖为祔享太庙，以厌降故，不加‘太’字，则本朝文懿诸后是也。如别建庙室，不可但称皇后，则唐正献、恭僖二太后是也。淑德皇后亦请加‘太’字，既加之后，望迁就元德新庙，居第一室，以元德次之，仍迁庄怀又次之。”诏下中书集议。兵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宗庙神灵，务乎安静。况懿德作合之始，逮事舅姑，躬执妇道，祔享之礼，宜从后先，伏请仍旧。又汉因秦制，帝母称皇太后。检详去岁议状，请加淑德‘太’字，而诏不加之者，缘当时元德皇太后未行追册。今册命已毕，望依礼官所言。”三年四月乙卯，祔葬元德皇太后于永熙陵。有司言：“元德神主祔庙，准礼当行祔谒，载稽前典，有未合者。伏以追荐尊称，奉加‘太’字，崇建别庙，以备蒸尝。况当禘祫之时，不预合食之列，庙享之制与诸后不同。俟神主还京，即祔庙室，荐献安神，更不行祔谒之礼，每岁五享、禘祫如太庙仪。”

景德四年，奉庄穆皇后郭氏神主谒太庙，祔享于昭宪皇后。享毕，祔别庙，殿室在庄怀之上。帝祀汾阴，谒庙毕，亲诣元德皇太后庙躬谢，自门降辇步入，酌献如太庙，设登歌，两省、御史、宗室防御使以上班庙内，余班庙外，遣官分告孝惠诸后庙。诏：“太庙、元德皇后庙享用犊，诸后庙亲享用犊，摄事用羊、豕。”

五年，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言：“禘祫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别庙赴太庙，祔简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

此盖用《曲台礼》别庙皇后祔祫祔享太庙之说。窃虑明灵合享，神礼未安，望诏礼官再加详定。”有司言：“按《曲台礼》载祔祫之仪，则如皇后先祔别庙，遇祔祫祔享于太庙，如是昭后，即坐于祖姑之下，南向；如是穆后，即坐于祖姑之下，北向。又按博士殷盈孙议云：‘别庙皇后祔祫于太庙，祔于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没，已造神主。如昭成、肃明之没也，睿宗在位；元献之没也，玄宗在位；昭德之没也，德宗在位。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当为太庙合食之主，故祔祫乃奉以入享，此明其后太庙有本室，即当迁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暂立别庙，礼本合食，故祔祫乃升太庙，以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据《开宝通礼》与《曲台礼》同。今有司不达礼意，遇祔祫岁，尚以孝惠、孝章、淑德三后神主祔享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按《礼》称‘妇祔祖姑’，谓既卒哭之明日，此正礼也；称‘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注，玄谓‘舅之母死，而又有继室二人，亲者谓舅所生’。然则祖姑有三人同在祖室，明妇有数人亦当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祔于祖姑也。故《开元礼》但载肃明皇后别庙时享之仪，而无祔祫之礼，即知别庙时享及祔祫皆于本庙也。孝惠、孝章、淑德祔祫既祔太庙，则自今祔祫祔享本室，次于正主，庶协典礼。”六年，升祔元德皇后太宗庙室，诏以祔庙岁时为合享次序，而位明德皇后之次。

明道二年，判河南府钱惟演请以章献、章懿二后并祔真宗之室。太常礼院议：“夏、商以来，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礼之正仪。唐开元中，昭成、肃明二后始并祔于睿宗。今惟演引唐武宗母韦太后升祔穆宗，本朝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韦后祔，太祖未尝以孝章配。伏寻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园陵礼毕，遂得升祔。元德太后自追尊后，凡十七年始克升祔。今章穆后著位长秋，祔食真宗，斯

为正礼。章献太后母仪天下，与明德例同，若从古礼，止应祀后庙，若便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又况前代无同日并祔之比，惟上裁之。”乃诏有司更议，皆谓：“章穆位崇中壺，与懿德有异，已祔庙室，自协一帝一后之文。章献辅政十年，章懿诞育帝躬，功德莫与为比，退就后庙，未厌众心。按《周官》大司乐职，‘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帝尝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庙曰闕宫。宜别立新庙，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异室，岁时荐享用太庙仪。别立庙名，自为乐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令甲。”乃作新庙两庙间，名曰奉慈。

庆历四年，从吕公绰言：“先帝特谥二后庄怀、庄穆，及上真宗文明武定章圣元孝之谥，郭后升祔，当正徽号，宜于郊礼前遣官先上宝册，改‘庄’为‘章’，止告太庙，更不改题。”遂如故事。将郊，所司导五后宝册赴三庙，各于神门外幄次以待。奏告毕，皆纳于室。俄又诏中书门下令礼官考故事，升祔章懿神主。礼院言：“章献、章懿宜序章穆之次，章惠先朝遗制尝践太妃，至明道中始加懿号，与章怀颇同，请序章怀之次。太者生事之礼，不当施于宗庙。章献以顾托之重，临御之劳，欲称别庙，义无所嫌，属之配室，礼或未顺。”学士王尧臣等言：“章献明肃盛烈丕功，非一惠可举，谥告于庙，册藏于陵，无容追减。章惠拥祐帝躬，并均顾复，故景祐中膺保庆之册，义专系子，礼须别祠。章穆升附，岁月已深。奉慈三室，先后已定，若再议升降，则情有重轻，请如旧制。”中书门下覆议：“成宪在前，文考之意；配食一体，二慈之宜；奉承无私，陛下之孝。请如礼官及学士议。案祥符诏系章圣特旨，位叙先后，乞圣制定数，昭示无穷。”诏依所议。十月，文德殿奉安宝册，帝服通天冠、绛纱袍，执圭。太常奏乐，百官宿庙堂。次日，

有司荐享诸庙。寅时，复诣正衙，宰臣、行事官赞导册宝至大庆殿庭发册，出宣德门，摄太尉贾昌朝、陈执中受以赴奉慈庙上宝册，告迁二主，皆涂“太”字，祔于太庙。

至和元年七月，有司奉诏立温成皇后庙，享祭器数视皇后庙。后以谏官言，改为祠殿，岁时令宫臣荐以常饌。

治平元年，同判太常寺吕公著言：“按《丧服小记》‘慈母不世祭’。章惠太后，仁宗尝以母称，故加宝庆之号。盖生有慈保之勤，故没有庙享之报。今于陛下恩有所止，礼难承祀，其奉慈庙，乞依礼废罢。”

熙宁二年，命摄太常卿张掞奉章惠太后神主瘞陵园。

元丰六年，详定所言：“按《礼》，夫妇一体，故昏则同牢、合卺，终则同穴，祭则同几、同祝饌，未尝有异庙者也。惟周人以姜嫄为媒神，而帝尝无庙，又不可下入子孙之庙，乃以别庙而祭，故《鲁颂》谓之闕宫，《周礼》谓之先妣，可也。自汉以来，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继而已。盖其间有天下者，起于侧微，而后不及正位中宫，或以尝正位矣，有所不幸，则当立继以奉宗庙，故有‘祖姑三人则祔于亲者’之说。立继之礼，其来尚矣。始微终显，皆嫡也，前娶后继，皆嫡也。后世乃以始微后继置之别庙，不得伸同几之义，则非礼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怀皇后实皆元妃，而孝章则太祖继后，乃皆祭以别庙，在礼未安，请升祔太庙，增四室，以时配享。”七月，遂自别庙升祔焉。

政和四年，有司言：“政和元年孟冬禘享，奉惠恭神主入太庙，祔于祖姑之下。今岁当禘，而明达皇后神主奉安陵祠，缘在城外。三代之制，未有即陵以为庙者。今明达皇后追正典册，岁时荐享，并同诸后，宜就惠恭别庙增建殿室，迎奉神主

以祔。”又言：“明达神主祔谒日，于英宗室增设宣仁圣烈皇后、明达皇后二位，及遍祭七祀、配享功臣，并别庙祔享惠恭、明达二位。”

绍兴七年，惠恭改谥为显恭，以上徽宗圣文仁德显孝之谥故也。十二年五月，礼部侍郎施垞言：“懿节皇后神主，候至卒哭择日祔庙，合依显恭皇后礼，于太庙内修建殿室，以为别庙安奉。”又言：“将来祔庙，其虞主合于本室后瘞埋。缘别系行在祔庙，欲于本室册宝殿收奉，候回京日依别庙故事。”从之。七月，有司行九虞之祭奉安。三十二年，礼部、太常言：“故妃郭氏追册为皇后，合依懿节皇后祭于别庙。所有庙殿，见安懿节皇后神主，行礼狭隘。乞分为二室，以西为上，各置户牖，及擗截本庙斋宫，权安懿节神主，工毕还殿。”王普又请各置祔室。并从之。

乾道三年闰七月，安恭皇后神主祔于别庙，为三室。

景灵宫。创于大中祥符五年，圣祖临降，为宫以奉之。天圣元年，诏修宫之万寿殿以奉真宗，署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广孝殿，奉安章懿皇后。治平元年，又诏就宫之西园建殿，以奉仁宗，署曰孝严，奉安御容，亲行酌献，命大臣分诣诸神御代行礼。翼日，太后酌献，皇后、大长公主以下内外命妇陪位于廷。诏每岁下元朝谒，如奉真殿仪，有期以上丧或灾异，则命辅臣摄事。名斋殿曰迎厘，宫西门曰广祐。四年，建英德殿，奉英宗神御。凡七十年间，神御在宫者四，寓寺观者十有一。

元丰五年，始就宫作十一殿，悉迎在京寺观神御入内，尽合帝后，奉以时王之礼。十一月，百官班于集英殿廷，帝诣蕊珠、凝华等殿，行告迁庙礼，礼仪使奉神御升彩舆出殿。明日，复行荐享如礼，礼仪使奉神舆行，帝出幄，导至宣德门外，亲

王、使相、宗室正任以上前引，望参官及诸军都虞候、宗室副率以上陪位，内侍省押班整仪卫以从，奉安神御于十一殿。明日，帝诣宫朝献，先谒天兴殿，以次行礼，并如四孟仪。诏自今朝献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择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荐圣祖殿以素馔，神御殿以膳羞，器服仪物，悉从今制。天兴殿门以奉天神不立戟，诸神御门置亲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文武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并图形于两庑。凡执政官除拜，赴官恭谢。其后南郊先诣宫行荐享礼，并如太庙仪。

元祐元年，太常寺言：“季秋有事于明堂，其朝享景灵宫、亲享太庙，当用三年不祭之礼，遣大臣摄事。”礼部言：“景灵宫天兴殿，用天地之礼，即非庙享，于典礼无违。”诏明堂前二日朝享景灵宫天兴殿。明年，奉安神宗神御于景灵宫，如十一殿奉安之礼。旧制，车驾上元节以十一日诣兴国寺、启圣院，朝谒太祖、太宗、神宗神御，下元节诣景灵宫朝拜天兴殿，朝谒真宗、仁宗、英宗神御。至是诏分每岁四孟月拜谒之所，自孟秋始，其不当亲献，则遣官分诣。初诣天兴殿、保宁阁、天元殿、太始殿，次诣皇武殿、伋极殿、大定殿、辉德殿，次诣熙文殿、衍庆殿、美成殿，次诣治隆殿、宣光殿，宣光后改曰显承，徽宗又改大明殿。仍自来年孟春为始。皇太后崩，三省请奉安神御于治隆殿，以遵元祐初诏。复以御史刘极之言，特建原庙，庙成，名神御殿曰徽音，山殿曰宁真。

绍圣二年，奉安神宗神御于显承殿。元丰中，每岁四孟月，天子遍诣诸殿朝献。元祐初，议者请以四孟分献，一岁而遍，至是复用旧仪。诏自今四孟朝献分二日，先日诣天兴殿、保宁阁、天元、太始、皇武、伋极、大定、德辉诸殿，次日诣熙文、衍庆、美成、继仁、治隆、徽音、显承七殿。三年十月，帝诣

天兴诸殿朝献。翼日，大雨，诏差已致斋官分献熙文七殿，自是雨雪用为例云。

徽宗即位，宰臣请特建景灵西宫，奉安神宗于显承殿，为馆御之首，昭示万世尊异之意。建哲宗神御殿于西，以东偏为斋殿，乃给度僧牒、紫衣牒千道为营造费，户牖工巧之物并置于荆湖北路。已而右正言陈瓘言五不可，且论蔡京矫诬。不从。

建中靖国元年，诏建钦圣宪肃皇后、钦慈皇后神御殿于大明殿北，名曰柔明。寻改钦仪，又改坤元。又名哲宗神御殿曰观成。寻改重光。诏自今景灵宫并分三日朝献。

崇宁三年，奉安钦成皇后神御坤元殿钦圣宪肃皇后之次，钦慈皇后又次之。

政和三年，奉安哲宗神御于重光殿。昭怀皇后神御殿成，诏名正殿曰柔仪，山殿曰灵嫫。于是两宫合为前殿九，后殿八，山殿十六，阁一，钟楼一，碑楼四，经阁一，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及斋宫廊庑，共为二千三百二十区。

初，东京以来奉先之制，太庙以奉神主，岁五享，宗室诸王行事；朔祭而月荐新，则太常卿行事。景灵宫以奉塑像，岁四孟皇帝亲享，帝后大忌，则宰相率百官行香，后妃继之。遇郊祀、明堂大礼，则先期二日，亲诣景灵宫行朝享礼。

绍兴十三年二月，臣僚言：“窃见元丰五年，神宗始广景灵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汉之原庙也。自艰难以来，庶事草创，始建宗庙，而原庙神游犹寄永嘉。乃者权时之宜，四孟荐献，旋即便朝设位以享，未副广孝之意，乞命有司择爽垲之地，仿景灵宫旧规，随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还晬容，奉安新庙，庶几四孟躬行献礼，用副罔极之恩。”从之。初筑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诸帝居中殿，元天大圣后与祖宗诸后居后。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灯楼，

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罗。帘幕岁时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用道、释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初本刘光世赐第，后以韩世忠第增筑之。天兴殿九楹，中殿七楹，后殿十有七楹，斋殿、进食殿皆备焉。

神御殿，古原庙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宣祖、昭宪皇后于资福寺庆基殿。太祖神御之殿七：太平兴国寺开元殿、景灵宫、应天禅院西院、南京鸿庆宫、永安县会圣宫、扬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庆寺端命殿。太宗神御之殿七：启圣禅院、寿宁堂、景福殿、凤翔上清太平宫、并州崇圣寺统平殿及西院、鸿庆宫、会圣宫。真宗神御之殿十有四：景灵宫奉真殿、玉清昭应宫安圣殿、洪福院、寿宁堂、福圣殿、崇先观永崇殿、万寿观延圣殿、澶州信武殿、西京崇福宫保祥殿、华州云台观集真殿及西院、鸿庆宫、会圣宫、凤翔太平宫。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神御于景灵宫、应天院，章献明肃皇后于慈孝寺彰德殿，章懿皇后于景灵宫广孝殿，明德、章穆二后于普安院重徽殿，章惠太后于万寿观广庆殿。

景德四年，奉安太祖御容应天禅院，以宰臣向敏中为奉安圣容礼仪使，权安于文德殿。百官班列，帝行酌献礼，鹵簿导引，升彩舆进发，帝辞于正阳门外，百官辞于琼林苑门外。遣官奏告昌陵毕，群臣称贺。

皇祐中，以滁州通判王靖请，滁、并、澶三州建殿奉神御，乃宣谕曰：“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大庆寺殿名曰端命，以奉太祖。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即崇圣寺殿名曰统平，以奉太宗。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即旧寺殿名曰信武，以奉真宗。”既而统平殿灾，谏官范镇言：“并州素无火灾，自建神御殿未几而辄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国所宜奉安者。近闻下并州复加崇建，是徒事

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宽其赋输，缓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东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则陛下孝思，岂特建一神御殿比哉？”先是，睦亲、广亲二宅并建神御殿，翰林学士欧阳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礼。下两制、台谏、礼官议，以为“汉用《春秋》之义，罢郡国庙。今睦亲宅、广亲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礼，宜悉罢。”诏以广亲宅置已久，唯罢修睦亲宅。

熙宁二年，奉安英宗御容于景灵宫，帝亲行酌献，仍诏岁以十月望朝享，有期以上丧或灾异，则命辅臣摄事。知大宗正丞事李德刍言：“礼法：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邸第并有帝后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望一切废罢。”下礼官详定，请如所奏。诏诸宗室宫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阁。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元丰五年，作景灵宫十一殿，而在京宫观寺院神御，皆迎入禁中，所存惟万寿观延圣、广爱、宁华三殿而已。

宣和元年，礼部奏：“太常寺参酌立到诸州府有祖宗御容所在朔日诸节序降至御封香表及下降香表行礼仪注：

朔日诸节序奉香表行礼仪注。斋戒，朝拜前一日，朝拜官及读表文官早赴斋所，俟礼备，礼生引读表文官、贡香表官集朝拜官听，执事者以香表呈视。礼生请读表文官稍前习读表，或密词即读封题，讫，礼生赞复位。次以御封香、礼饌等呈视讫，各复斋所。朝拜官用长吏，阙，以次官充，读表文亦以次官充，执事者以有服色者充。有司设香案、时果、牙盘食神御前，又设奠醪茗之器于香案前之左，置御封香表案上；设朝拜官位于殿下，西向，读表文官位于殿之南，北向，陪位官位于其后；设焚表文位于殿庭东，南向。朝拜日，质明前，香火官先诣殿下，北向拜讫，升殿，东向侍立。有司陈设讫，礼生先

引陪位官入就位，北向，次引读表文官入就位，次引朝拜官就位，西向立定。礼生赞有司谨具，请行事。礼生赞再拜，拜讫，引读表文官先升殿，于香案之右东向立，次引朝拜官诣香案前，赞搯笏、上香、奠酒茗，拜、兴，少立。礼生赞搯笏、跪、读表文，或密词即读封题，执笏兴，降复位。朝拜官再拜，降复位。礼生赞再拜讫，引朝拜官、读表文官诣焚表文位南向立，焚讫，退。

一遇旦、望诸节序下降香表荐献行礼仪注。一如上仪。惟礼生引献官上香讫，跪，执事者以所荐之物授荐献官，受献讫，复授执事者，置于神御前，兴、拜、退一如上仪。”

诏颁行之。

东京神御殿在宫中，旧号钦先孝思殿。建炎二年闰四月，诏迎温州神御赴阙。先是，神御于温州开元寺暂行奉安，章圣皇帝与后像皆以金铸，置外方弗便，因愀然谓宰辅曰：“朕播迁至此，不能以时荐享，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故有是命。三年二月，上览禁中神御荐享礼物，谓宰臣曰：“朕自省阅神御，每位各用羊胄一，须二十五羊。祖宗仁厚，岂欲多害物命？谨以别味代之，在天之灵亦必歆享。”吕颐浩曰：“陛下寅奉宗庙，罔不尽礼，而又仁爱及物，天下幸甚。”

绍兴十五年秋，复营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之东，朔望节序、帝后生辰，皇帝皆亲酌献行香，用家人礼。其殿名：徽宗曰承元，钦宗曰端庆，高宗曰皇德，孝宗曰系隆，光宗曰美明，宁宗曰垂光，理宗曰章熙，度宗曰昭光。

功臣配享。真宗咸平二年，始诏以太师、赠尚书令、韩王赵普配享太祖庙庭。继以翰林承旨宋白等议，又以故枢密使、赠中书令、济阳郡王曹彬配享太祖，以司空赠太尉中书令薛居正、忠武军节度使赠中书令潘美、尚书右仆射赠侍中石熙载配

享太宗庙庭，仍奏告本室，禘祫皆配之。祀日，有司先事设幄次，布褥位于庙庭东门内道南，当所配室西向，设位板，方七寸，厚一寸半，笾、豆各一，簠、簋、俎各一。知庙卿奠爵，再拜。

乾兴元年，诏从翰林、礼官参议，以右仆射赠太尉中书令李沆、赠太师尚书令王旦、忠武军节度使赠中书令李继隆配享真宗。

嘉祐八年，诏以尚书右仆射赠尚书令王曾、太尉赠尚书令吕夷简、彰武军节度使赠侍中曹玮配享仁宗。

熙宁八年，诏以司徒兼侍中赠尚书令韩琦配享英宗；元丰元年，又以赠太师中书令曾公亮配焉。熙宁末，尝诏太常礼院讲求亲祠太庙不及功臣礼例。至是，禘祫外，亲享太庙并以功臣与。又从太常礼院请，配享功臣以见赠官书板位。

元祐初，从吏部尚书孙永等议，以故司徒、赠太尉富弼配享神宗；绍圣初，又以守司空、赠太傅王安石配。三年，罢富弼配，谓弼得罪于先帝也。

崇宁元年，诏以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

《五礼新仪》，配享功臣之位，设于殿庭之次：赵普、曹彬位于横街之南道西，东向，第一次，薛居正、石熙载、潘美位于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继隆位于第三次，俱北上；王曾、吕夷简、曹玮位于横街之南道东，西向，第一次，韩琦、曾公亮位于第二次，王安石位于第三次，蔡确位于第四次，俱北上。惟冬享、祫享遍设祭位。

迨建炎初，诏夺蔡确所赠太师、汝南郡王，追贬武泰军节度副使，更以左仆射、赠太师司马光配享哲宗。既又罢王安石，复以富弼配享神宗。

绍兴八年，以尚书左仆射、赠太师韩忠彦配享徽宗。十八

年二月，监登闻鼓院徐璉言：“国家原庙佐命配享，当时辅弼勋劳之臣绘像庙庭，以示不忘，累朝不过一十余人。今之臣僚与其家之子孙必有存其绘像者，望诏有司寻访，复摹于景灵宫庭之壁，非独假宠诸臣之子孙，所以增重祖宗之德业，以为臣子劝。”遂下诸路转运司，委所管州军寻访各家，韩王赵普、周王曹彬、太师薛居正、石熙载、郑王潘美、太师李沆、王旦、李继隆、王曾、吕夷简、侍中曹玮、司徒韩琦、太师曾公亮、富弼、司马光、韩忠彦，各令摹写貌像投纳，绘于景灵宫之壁。

乾道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林栗等言：“钦宗皇帝庙庭尚虚配享，当时遭值艰难，沦胥莫救，罕可称述，而以身殉国，名节暴著，不无其人。虽生前官品不应配享之科，事变非常，难拘定制，乞特诏集议。”吏部尚书汪应辰奏：“当时死事之臣，皆有次第褒赠。若今配享钦庙，典故所无，如创行之，又当访究本末，差次轻重，有所取舍，尤不可轻易。窃谓配享功臣，若依唐制，各庙既无其人，则当缺之。”乃罢集议，钦宗一庙遂无配享。

淳熙中，高宗祔庙，翰林学士洪迈言：“配食功臣，先期议定。臣两蒙宣谕，欲用文武臣各两人，文臣故宰相赠太师秦国公谥忠穆吕颐浩、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谥忠简赵鼎，武臣太师蕲王谥忠武韩世忠、太师鲁王谥忠烈张俊。此四人皆一时名将相，合于天下公论。”议者皆以为宜，遂从之。秘书少监杨万里独谓丞相张浚不得配食为非，争之不得，因去位焉。

绍熙五年十二月，以左丞相、赠太师、鲁国公陈康伯配享孝宗庙庭。

嘉熙元年正月，以右丞相、赠太师葛邲配享光宗庙庭。

嘉定十四年八月，追封右丞相史浩为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

端平二年八月，以太师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

初，仁宗天圣中郊祀，诏录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张齐贤、毕士安、王旦，执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陈洪进等子孙以官。元丰中，诏：景灵宫绘像旧臣推恩本支下两房以上，取不食禄者，均有无，取齿长者；若子孙亦绘像，本房不食禄，更不取别房。绍圣初，林希请稽考庆历以后未经编次臣僚，其子孙应录用者以次编定。寻诏：“赵普社稷殊勋，其诸孤有无食禄者，各官其一子，以长幼为序，毋过三人。”崇宁初，诏：“哲宗绘像文武臣僚，并与子若孙一人初品官，若子孙众多，无过家一人。”又录艺祖功臣吕余庆族孙伟及司徒富弼孙直柔、直道以官，使奉其祀。靖康初，臣僚言：“司马光之后再绝，复立族子稹，稹亦卒。今虽有子，而光遗表恩泽已五十年，不可复奏，请许移奏见存曾孙，使之世禄。”从之。

群臣家庙，本于周制，适士以上祭于庙，庶士以下祭于寝。唐原周制，崇尚私庙。五季之乱，礼文大坏，士大夫无袭爵，故不建庙，而四时寓祭室屋。庆历元年，南郊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立家庙。已而宋庠又以为言，乃下两制、礼官详定其制度：“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院事，见任、前任同，宣徽使、尚书、节度使、东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凡得立庙者，许适子袭爵以主祭。其袭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庙，别祭于寝。自当立庙者，即祔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计庙祭、寝祭，并以世数疏数迁祧；始得立庙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庙、五庙。庙因众子立而适长子在，则祭以适长子主之；嫡长子死，即不传其子，而传立庙者之长。凡立庙，听于京师或所居州县。其在京师者，不得于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仍别议袭爵之制，既以有庙者

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迁又难尽推袭爵之恩，事竟不行。

大观二年，议礼局言：“所有臣庶祭礼，请参酌古今，讨论条上，断自圣衷。”于是议礼局议：“执政以上祭四庙，余通祭三庙。”“古无祭四世者，又侍从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无等差多寡之别，岂礼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庙已增为九室，则执政视古诸侯，以事五世，不为过矣。先王制礼，以齐有万不同之情，贱者不得僭，贵者不得逾。故事二世者，虽有孝思追远之心，无得而越，事五世者，亦当歧以及焉。今恐夺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礼等差之义。可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余祭二世。”“应有私第者，立庙于门内之左，如狭隘，听于私第之侧。力所不及，仍许随宜。”又诏：“古者寝不逾庙，礼之废失久矣。士庶堂寝，逾度僭礼，有七楹、九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数，则当彻毁居宇，以应礼制，岂得为易行？可自今立庙，其间数视所祭世数，寝间数不得逾庙。事二世者，寝听用二间。”议礼局言：“《礼记·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所谓‘太’者，盖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称。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称，欲乞称五世祖。其家庙祭器：正一品，每室笾、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壶尊、罍、铏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各一，诸室共用胙俎、罍洗一。从一品笾、豆、簠、簋降杀以两。正二品笾、豆各八，簠、簋各二。余皆如正一品之数。”诏礼制局制造，仍取旨以给赐之。

绍兴十六年二月癸丑，诏太师、左仆射、魏国公秦桧合建家庙，命临安守臣营之。太常请建于其私第中门之左，一常五室，五世祖居中，东二昭，西二穆。堂饰以黝垩。神板长一尺，

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官某大夫之神坐，贮以帛囊，藏以漆函。岁四享用孟月柔日行之，具三献。有司言时享用常器常饌，帝仿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赐之。其后，太傅昭庆节度平乐郡王韦渊、太尉保庆节度吴益、少傅宁远节度杨存中并请建家庙，赐以祭器。

隆兴二年四月庚辰，少师、四川宣抚使吴玠请用存中例，从之。

乾道八年九月，诏有司赐少保、武安节度、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家庙祭器如故事。

淳熙五年七月，户部尚书韩彦古请以赐第进父世忠家庙如存中。十二月，少傅、保宁节度卫国公史浩请建家庙，量赐祭器。

嘉泰元年，太傅、永兴节度、平原郡王韩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家庙犹阙，请下礼官考其制建之。”二年，循忠烈王张俊，开禧三年，郈武僖王刘光世子孙相继有请，皆从之。

嘉定十四年八月，诏右丞相史弥远赐第，遵淳熙故事赐家庙，命临安守臣营之。礼官讨论祭器，并如侂胄之制。弥远请并生母齐国夫人周氏及祔妻鲁国夫人潘氏于生母别庙，皆下有司赐器。

景定三年，诏丞相贾似道赐家庙，命临安守、漕营度，礼官讨论赐祭器，并如仪。

志第六十三

礼十三（嘉礼一）

上尊号仪 高宗内禅仪 上皇太后皇太妃册宝仪

旧史以饮食、婚冠、宾射、飨宴、脰膾、庆贺之礼为嘉礼，又以岁时朝会、养老、宣赦、拜表、临轩命官附之，今依《政和礼》，分朝会为宾礼，余如其旧云。

尊号之典，唐始载于礼官。宋每大祀，群臣诣东上阁门，拜表请上尊号，或三上，或五上，多谦抑弗许。如允所请，即奏命大臣撰册文及书册宝。其受册多用祀礼毕日，御正殿行礼，礼毕，有司以册宝诣阁门奉进入内。建隆四年，群臣三上表上尊号，诏俟郊毕受册。前三日，遣官奉告天地、宗庙、社稷，遂为定制。

其仪：有司宿设崇元殿仗卫，文武百官并集朝堂之次，摄太尉奉册于案，吏部侍郎一员押，司徒奉宝于案，礼部侍郎一员押，以五品、六品清资官充举册、举宝官，皆承之以匣，覆之以帕，俱诣殿门外之东、太尉之前。大乐令帅工人入就位，诸侍卫官及宰执、两制、供奉官等立于殿阶下香案前左右，如常入阁仪。侍中奏中严外办，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袞冕，御舆出自西房，乐作，即御坐，扇开，乐止。符宝郎奉宝如常仪，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太尉以下文武群官应北面位者，各

就横行位，太常卿于册案前导至丹墀西阶上少东，北面置讫。太尉、司徒、吏部礼部侍郎各入本班立定，典仪赞百官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起居讫，又再拜，分班序立。礼直官引太常卿随行，吏部侍郎押册案以次序行，太尉从之，礼部侍郎次押宝案行，司徒从之，诣西阶，至解剑褥位。其读册中书令、读宝侍中，候册案将至，先升于前楹间第一柱北对立。太尉解剑、脱舄讫，吏部侍郎押册案先升，太尉从升，当御坐前。太尉搢笏，北面奉册案稍前跪置讫，俯伏，兴，少退，东向立；中书令进当册案前，读册讫，俯伏，兴，又搢笏，奉册于褥，东向册函，北向进跪置御坐前，与举册官降还侍立位，太尉亦降，纳舄、带剑。礼部侍郎押宝案升，司徒随升，北面跪置，侍中读宝讫，置册之南，俱复位，其纳舄、带剑、俯伏，一如上仪。典仪赞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太尉至西阶下，解剑、舄升，当御坐前跪贺，其词中书门下撰。贺讫复位，皆再拜，如读册宝仪。侍中升至御坐前承旨，退，临阶西向称“有制”，典仪赞再拜讫，宣曰：“朕以鸿仪昭举，保命会昌，迫于群情，祇膺显号。退循寡昧，惕惧增深。所贺知。”宣讫复位，典仪赞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侍中升阶奏礼毕，降复位，扇上，乐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扇开，乐止。侍中版奏解严，中书侍郎帅奉案官升殿，跪奉册置于案，次门下侍郎奉宝如奉册礼，通事舍人赞引诣东上阁门状进，所司承旨放仗，百官再拜讫，退如常仪。自后受册皆如之。礼毕，赐百官食于朝堂。

熙宁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请加尊号，诏不允。先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言：“尊号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先帝治平二年，辞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颂圣德。其后佞臣建言，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书，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为深耻。

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论者甚为朝廷惜之。今群臣以故事上尊号，臣愚以为陛下聪明睿知，虽宜享有鸿名，然践祚未久，又在亮阴之中，考之事体，似未宜受。陛下诚能断以圣意，推而不居，仍令更不得上表请，则颂叹之声将洋溢四海矣。”诏赐光曰：“览卿来奏，深谅忠诚。朕方以频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倾祸。被此鸿名，有惭面目，况在亮阴，亦难当是盛典。今已批降指挥，可善为答辞，使中外知朕至诚惭惧，非欺众邀名。”其后，宰臣数上表请，终不允。

徽宗内禅，钦宗上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靖康元年正月朔，朝贺毕，车驾诣龙德宫贺，百官班门外，宰执进见如仪。

高宗内禅。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

十一日，行内禅之礼。有司设仗紫宸殿，宰臣、文武百僚立班，皇帝出宫，鸣鞭，禁卫诸班直、亲从仪仗并内侍省执骨朵使臣等并迎驾，自赞常起居。皇帝升御坐，知阁门官以下并内侍都知、御带以下一班起居，次管军一班起居，次宰执以下常起居讫，左仆射陈康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参知政事汪澈、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升殿奏曰：“臣等不才，辅政累年，罪戾山积，乃蒙容贷，不赐诛责。今陛下超然独断，高蹈尧、舜之举，臣等心实钦仰。但自此不获日望清光，犬马之情，不胜依恋。”因再拜辞，相与泣下，几至号恸。帝亦为之流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闲退，此事断自朕心，非由臣下开陈，卿等当悉力以辅嗣君。”康伯等复奏曰：“皇太子仁圣，天下所共知，似闻谦逊太过，未肯便御正殿。”帝曰：“朕前此固尝与之言，早来禁中又面谕之，即步行径趋侧殿门，欲还东

宫，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后矣。”宰执降阶，皇帝降坐，鸣鞭还内。宰臣文武百僚并退，立班，听宣诏讫，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再拜讫，班权退，复追班入，诣殿下立班。

少顷，新皇帝服履袍，涕泣出宫。禁卫诸班直、亲从仪仗等迎驾，起居，鸣鞭。内侍扶掖皇帝至御榻，涕泣再三，不坐，内侍传太上皇帝圣旨，请皇帝升御坐，皇帝升御坐东侧坐。知阁门官以下一班起居、称贺，次管军官一班起居、称贺，次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立，舍人当殿称文武百僚宰臣陈康伯以下起居、称贺，皇帝降御坐，侧身西向不坐。俟宰臣以下再拜舞蹈、三称万岁、起居、称贺毕，康伯等升殿奏：“臣等言：愿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上副太上皇帝传授之意。”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独断，此大位，惧不敢当，尚容辞避。”康伯等再奏：“兹者伏遇皇帝陛下应天顺人，龙飞宝位，第以弩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辅新政，然依乘风云千载之遇，实与四海苍生不胜幸庆。”再拜贺毕，奏事而退。宰执下殿，皇帝还内，鸣鞭。宰执文武百僚赴祥曦殿，候太上皇帝登辇，扈从至德寿宫而退。

翌日，诣德寿宫朝见。前期，仪鸾司设大次于德寿宫门内，小次于殿东廊西向。其日，俟皇帝出即御坐，从驾臣僚、禁卫等起居如常仪。皇帝降御坐，乘辇至德寿宫，文武百僚诣宫门外迎驾，起居讫，前导官、太常卿、阁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先入，诣大次前，分左右立定，俟皇帝降辇入，次御史台、阁门、太常寺报文武百僚入，诣殿庭北向立定。前导官导皇帝入小次，帘降，俟太上皇帝即御坐，小次帘卷，前导官导皇帝升殿东阶，诣殿上折槛前，奏请拜，皇帝再拜讫，前导官导皇帝稍前，躬奏圣躬万福讫，复位，再拜讫，导皇帝诣太上皇帝御坐之东，西向立。殿下在位官皆再拜，搢笏，三舞蹈，三叩头，出笏就拜，又再拜，班首不离位，奏圣躬万福，又再拜，

班退，前导官以次退，从驾官归幕次，以俟从驾。太上皇帝驾兴，皇帝从，入见太上皇后，如宫中之仪。皇帝还内，如来仪。每遇正旦、冬至及朔望，并依上仪。

十二日，帝诣德寿宫，以雨，百僚免入见，上就宫中行礼。自后诣宫，若行宫中礼，即不集百官陪位。十三日，诏令宰臣率百官于初二日、十六日诣德寿宫起居。又诏：“朕欲每日一朝德寿宫，修晨昏之礼。面奉慈训，恐废万机，劳烦群下，不蒙赐许。礼官宜重定其期，如前代朝朔望，甚为疏阔，朕不敢取。”于是礼部、太常寺言：“《汉书》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乞依此故事，每五日一次诣德寿宫朝见，如宫中礼。”

帝始御后殿，宰臣陈康伯等奏：“臣等朝德寿宫，太上皇宣谕，车驾每至宫，必于门外降辇，已再三勉谕，既行家人之礼，自宜至殿上降辇。”帝曰：“太上有旨不须五日一朝，只朝朔望，朕心未安，宜令有司详议。如宫门降辇，臣子礼所当然。”于是礼部、太常言：“除朝朔望外，乞于每月初八、二十三日诣德寿宫起居，如宫中仪。”自后皆遵此制，如值雨、盛暑、祁寒，临期承太上特旨乃免。

十一月冬至，上诣德寿宫称贺上寿，礼毕，入见太后，如宫中礼。自后冬至并同。隆兴元年正月朔，帝率百官诣德寿宫，如冬至仪。自后正旦并同。

乾道元年二月朔，帝诣德寿宫，恭请太上、太后至延祥观烧香，太上与帝乘马，太后于后乘舆；次幸聚景园，次幸玉津园。自后帝诣德寿宫恭请太上、太后至南内，或幸延祥观灵隐寺天竺寺、恭进太上圣政、册命皇太子，起居称谢。遇游幸，则宰执以下从驾至游幸所，除管军、环卫官等俟驾还护从还内，宰执以下并免护从，先退。

淳熙十六年，孝宗内禅，皇太子即皇帝位；绍熙五年，光

宗内禅，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并如绍兴三十二年故事。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册礼。建隆元年，诏尊母南阳郡太夫人为皇太后，仍令所司追册四亲庙。后不果行。至道三年四月，尊太宗皇后李氏为皇太后，宰臣等诣崇政殿门表贺皇帝，又诣内东门表贺皇太后。乾兴元年，真宗遗制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亦不果行册礼。

天圣二年，宰臣王钦若等五表请上皇太后尊号。十一月，郊祀毕，帝御天安殿受册，百官称贺毕，再序班。侍中奏中严外办，礼仪使奏发册宝，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珪以出。礼仪使、阁门使导帝随册宝降自西阶，内臣奉至殿庭，置横街南东向褥位，册在北，宝在南，帝立殿庭北向褥位，奉册宝官奉册宝案，太常卿、吏部、礼部侍郎引置当中褥位。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尉、司徒就册宝位，帝搢珪跪，奉册授太尉，又奉宝授司徒，皆搢笏东向跪受，兴，奉册宝案置于近东西向褥位。礼仪使奏请皇帝归御幄，易常服，乘舆赴文德殿后幄，百官班退赴朝堂，太尉、司徒奉册宝至文德殿外幄，太尉以下各就次以俟。

侍中奏中严外办，太后服仪天冠、袞衣以出，奏《隆安》之乐，行障、步障、方团扇，侍卫垂帘，即御坐，南向，乐止。太常卿导册案至殿西阶下，各归班，在位者皆再拜。太尉押册案，司徒奉册，中书令读册讫，侍中押宝案，司徒奉宝，侍中读宝毕，太尉、司徒诣香案前，分班东西序立。尚宫赞引皇帝诣皇太后坐前，帝服靴袍，帘内行称贺礼，跪曰：“嗣皇帝臣某言：皇太后陛下显崇徽号，昭焕寰瀛，伏惟与天同寿，率土不胜欣抃。”俯伏，兴，又再拜，尚宫诣御坐承旨，退，西向称：“皇太后答曰：皇帝孝思至诚，贯于天地，受兹徽号，感慰良深。”帝再拜，尚宫引归御幄，太尉率百官称贺，奏《隆

安》之乐，太后降坐还幄，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放仗，百官再拜退。太后还内，内外命妇称贺太后、皇帝于内殿，在外命妇及两京留司官并奉表称贺。自是，上皇太后尊号礼皆如之。

熙宁二年，神宗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诣文德殿跪奉玉册授摄太尉曾公亮、金宝授摄司徒韩绛，又跪奉皇太后高氏玉册授摄太尉文彦博、金宝授摄司徒赵抃，礼毕，百官称贺。

哲宗即位，诏尊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礼部议：“皇太妃生日节序物色，其冠服之属如皇后例，称慈旨，庆贺用笺。太皇太后、皇太后于皇太妃称赐，皇帝称奉，百官不称臣。皇帝问皇太妃起居用笺，皇太妃答皇帝用书。”宰臣请特建太皇太后宫曰崇庆，殿曰崇庆、曰寿康；皇太后宫曰隆祐，殿曰隆祐、曰慈徽。

元祐二年，诏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皇太后受册依熙宁二年故事，皇太妃与皇太后同日受册，令太常礼官详定仪注。右谏议大夫梁焘请对文德殿，太皇太后曰：“大臣欲行此礼，予意谓必难行。”焘对曰：“诚如圣虑，愿坚执勿许。且母后权同听政，盖出一时不得已之事，乞速罢之。”中书舍人曾肇亦言：“太皇太后听政以来，止于延和殿，受辽使朝见，亦止于御崇政殿，未尝践外朝。今皇帝述仁祖故事，以极崇奉之礼，太皇太后傥以此时特下明诏，发扬皇帝孝敬之诚，而固执谦德，止于崇政殿受册，则皇帝之孝愈显，太皇太后之德愈尊，两义俱得，顾不美欤？”太皇太后欣然纳之，乃诏将来受册止于崇政殿。寻以天旱权罢。未几，太师文彦博等以时雨溥澍，秋稼有望，请举行册礼，凡三请乃从。九月六日，发太皇太后册宝于大庆殿，发皇太后、太妃册宝于文德殿，行礼如仪。

绍圣元年，诏：“奉太皇太后旨，皇太妃特与立宫殿名，坐六龙舆，张繖，出入由宣德正门。”有司请应宫中并依称臣

妾，外命妇入内准此；百官拜笺称贺，称殿下。

徽宗即位，加哲宗太妃号曰圣瑞，既又御文德殿，册命元符皇后刘氏为太后，并依皇后礼制。

建炎元年五月，册元祐皇后为隆祐太后，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时方巡幸，不克行礼；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绍兴七年三月，诏略曰：“宣和皇后夙拥庆羨，是生眇冲，乃骨肉之至亲，偕父兄而时迈。十年地阻，怀《陟岵》、《凯风》之思；万里使还，奉上皇、宁德之讳。宜尊为皇太后，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太常寺言：“请依祖宗故事，俟三年之丧终制，然后行礼。”时翰林学士朱震言：“唐德宗建中上太后沈氏尊号时，沈太后莫知所在，犹供张含元殿，具衮冕，出左序，立东方，再拜奉册。今太后圣体无恙，信使相望，岂可不举扬前宪？臣又闻，三年之制，惟天地、社稷越绋行事。德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位，明年改元建中，时行易月之制，故以冕服行事。今陛下退朝之服，尽如礼制，谓当供张别殿，遣三公奉册，藏于有司，恭俟来归。愿下礼官讲明。”诏从之。礼部、太常言：“宝文欲乞以‘皇太后宝’四字为文，合差撰册文官一员，书册文官一员，书篆宝文官一员，并差执政。”十年，营建皇太后宫，以慈宁为名。十二月，帝自常御殿诣慈宁殿遥贺皇太后，奉上册宝。

十二年八月，皇太后还慈宁宫，十月十八日，奉进册宝。其日张设慈宁殿，设坐殿中，皇太后服袞衣即御坐，本殿官设册宝于殿下，慈宁宫事务官并本殿官并朝服诣殿下，再拜，搢笏，举册宝奉进；先进册，次进宝，进毕，降坐，易袞衣，服常服。皇帝诣慈宁殿贺，如宫中仪，次宰臣率百僚拜表称贺。

三十二年六月，诏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集议以闻。左仆射陈康伯等言：“五帝之寿，惟尧最高，百王之圣，惟尧独冠。今兹高世之举，视尧有光，恭请上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

寿圣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曰寿圣太上皇后。”诏恭依，仍令礼部、太常讨论礼仪以闻。左仆射陈康伯撰太上皇帝册文，兼礼仪使、参政汪澈书册文并篆宝，知枢密院叶义问撰太上皇后册文，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书册文。

八月十四日，奉上册宝。是日，陪位文武百僚、太傅以下行事官，并朝服入诣大庆殿下立班。皇帝自内服履袍入御幄，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至大庆殿，诣册宝褥位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皇帝行发册宝授太傅之礼如仪。礼毕，皇帝还幄，服履袍还内，文武百僚退。

仪仗鼓吹，备而不作。护卫册宝，太傅以下行事官导从册宝至德寿宫。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辇，至德寿宫大次降辇，陪位文武官入殿庭立班定，太傅以下行事官从册宝入殿，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殿，诣西向褥位立，太上皇帝自宫服履袍即坐，皇帝北向四拜起居讫，次太傅以下皆四拜起居。

次行奉册之礼，中书令、参知政事史浩读册，摄侍中叶义问读宝，读讫，退复位。皇帝再拜称贺曰：“皇帝臣某稽首言：伏惟光尧寿圣太上皇帝陛下册宝告成，鸿名肇正，与天同寿，率土均欢。”皇帝再拜，次侍中承旨宣答曰：“皇帝孝通天地，礼备古今，勉受鸿名，良深感慰。”皇帝再拜讫，西向立，次太傅以下再拜称贺致词曰：“摄太傅、尚书左仆射臣康伯等稽首言：伏惟光尧寿圣太上皇帝陛下肃临宝位，诞受丕称，独推天父之尊，普慰帝臣之愿。”奏讫，再拜舞蹈。次侍中承旨宣答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圣旨：倦勤滋久，佚老是图，勉受嘉名，但增感慰。”又再拜舞蹈。次太上皇帝降坐入宫，皇帝后从寿圣太上皇后册宝入宫。

皇帝诣太上皇后坐前北向立，太上皇后升坐，皇帝四拜起居，行奉上册宝之礼，读册官陈子常读册，读宝官梁康民读宝，

读讫复位，皇帝再拜称贺致词曰：“皇帝臣某稽首言：伏惟寿圣太上皇后殿下德茂坤元，礼崇大号，宝书翕受，欢抃无疆。”皇帝再拜，次宣答官承旨宣答曰：“寿圣太上皇后教旨：皇帝侵容载葳，显号来膺，诚孝通天，但深感惕。”皇帝再拜讫，太上皇后降坐入宫。次太傅以下文武百僚就德寿殿下拜笺称贺以俟，皇帝服履袍乘辇还内。十六日，宰臣率文武百僚诣文德殿拜表称贺。

志第六十四

礼十四（嘉礼二）

册立皇后仪 册命皇太子仪 册皇太子 妃仪 公主受封仪 册命亲王大臣仪

册立皇后。建隆元年，立琅邪郡夫人王氏为皇后，命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自后，凡制书云册命者，多不行册礼。后妃皆写册命告身，以金花龙凤罗纸、金涂褙袋，有司进入，学士院草制，宣于正殿。近臣、牧守、宗室皆修贡礼，群臣拜表称贺，又诣内东门奉笺贺皇后。

真宗册德妃刘氏为皇后，不欲令藩臣贡贺，不降制于外廷，止命学士草词付中书。

仁宗册皇后曹氏，其册制如皇太子，玉用珉玉五十筒，匣依册之长短；宝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其文曰“皇后之宝”，盘螭纽，绶并缘册宝法物约旧制为之，匣、盃并朱漆金涂银装。其礼与《通礼》异，不立仗，不设县。

前一日，守宫设次于朝堂，设册宝使、副次于东门外，命妇次于受册宝殿门外，设皇后受册宝位于殿庭阶下北向。奉礼设册宝使位于内东门外，副使、内侍位于其南，差退，东向北上，册宝案位于使前南向，又设内给事位于北厢南向。

其日，百官常服早入次，礼直官、通事舍人先引中书令、

侍中、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及奉册宝官，执事人绛衣介帻，诣垂拱殿门就次，以俟册降。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宰臣、枢密、册宝使副、百官诣文德殿立班，东西相向。内侍二员自内承旨降皇后册宝出垂拱殿，奉册宝官俱搢笏率执事人，礼直官导中书侍郎押册，中书令后从，门下侍郎押宝，侍中后从，由东上阁门出，至文德殿庭权置。

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就位，次引侍中于使前，西向称“有制”，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使、副、在位官皆再拜，宣曰：“赠尚书令、冀王曹彬孙女册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使、副再拜，侍中还位，门下侍郎帅主节者诣使东北，主节以节授门下侍郎，门下侍郎执节授册使，册使跪受，兴，付主节，幡随节立于使左。次引中书令、侍中诣册宝东北，西向立，中书侍郎引册案立于中书令右，中书令取册授册宝使，使跪受，兴，置于案，中书令、中书侍郎退复班。门下侍郎引宝案于侍中之右，取宝授册宝使如上仪，退复位，典仪赞拜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册宝，持节者前导，奉册宝官奉舁，援卫如式，以次出朝堂门，诣内东门附内臣入进。

内臣引内外命妇入就位，内侍诣阁请皇后服袞衣。册宝至，使、副俱东向内给事前，北内跪称：“册宝使李迪、副使王随奉制授皇后册宝。”俯伏，兴，退复位。内给事入诣受册宝殿门皇后前跪奏讫，内侍进诣使前，西面跪受册宝，以授内谒者监，使退复位。内谒者监、主当内臣持册宝入内东门，内侍从之，以次入诣殿庭。内侍赞引皇后降立庭中北向位，内侍跪取册，次内侍跪取宝，兴，立皇后右少前，西向，内侍二员进立皇后左少前东向，内侍称“有制”，内侍赞皇后再拜，内侍奉册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内侍，次内侍奉宝亦然。复赞再拜讫，导皇后升坐，内臣引内外命妇称贺如常仪。礼毕，内侍导皇后

降坐还阁，内外命妇班退。皇后易常服，谢皇帝、皇太后，用常礼。百官诣东上阁门表贺。

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诏：以皇帝纳后，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与太常礼官检详古今六礼沿革，参考《通礼》典故，具为成式。群臣又议勘昏，御史中丞郑雍等请不用阴阳之说，吕大防亦言不可，太后纳之。

六年八月，三省、枢密院言：“六礼，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差执政官摄太尉充使，侍从官或判宗正官摄宗正卿充副使。以旧尚书省权为皇后行第。纳采、问名同日，次日纳吉、纳成、告期。纳成用谷圭为贄，不用雁。‘请期’依《开宝礼》改为‘告期’，‘亲迎’为‘命使奉迎’。纳采前，择日告天地、宗庙。皇帝临轩发册，同日，先遣册礼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诣行第班迎。”又言：“据《开元礼》，纳采、问名合用一使，纳吉、纳成各别日遣使。今未委三礼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发册例立仗。”诏：“各遣使，文德殿发制依发册立仗。”

七年正月，诏尚书左丞苏颂撰册文并书。学士院上六礼辞语，其纳采制文略曰：“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遣使持节太尉某、宗正卿某以礼纳采。”其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之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封羹土臣姓某稽首再拜承制诏。”问名制曰：“两仪合德，万物之统，以听内治，必咨令族。重宣旧典，今遣使持节某官以礼问名。”答曰：“使者重宣中制，问臣名族。臣女，夫妇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遗微孙，先臣故某官之遗曾孙，先臣故某官之遗孙，先臣故某官之外孙女，年若干。钦承旧章，肃奉典制。”纳吉制曰：

“人谋龟筮，同符元吉，恭顺典礼，今使某官以礼纳吉。”答曰：“使者重宣中制，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纳成制曰：“咨某官某之女，孝友恭俭，实维母仪，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黝纁、谷圭、六马以章典礼，今使某官以礼纳成。”答曰：“使者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丰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告期制曰：“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吉日惟某月、某甲子可迎。率遵典礼，今遣某官以礼告期。”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以某月、某甲子吉日告期。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奉迎制曰：“礼之大体，钦顺重正，其期维吉，典图是若，今遣某官以礼奉迎。”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今日吉辰，备礼以迎。蝼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率旧章，肃奉典制。”余如式。

三月，礼部、太常寺上纳后仪注：

发六礼制书。太皇太后御崇庆殿，内外命妇立班行礼毕，内给事出殿门，置六礼制书案上，出内东门。礼直官、通事舍人引由宣祐门至文德殿后门入，权置案于东上阁门。

命使纳采、问名。文德殿，宰臣、亲王、执政官、宗室、百僚、大小使臣易朝服，乐备而不作。班定，内给事奉制书案置横街北稍东，西向北上，礼直官、通事舍人引门下、中书侍郎，次引使、副就横街南承制位，北向东上，内给事诣使者东，北面称“太皇太后有制”，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制曰：“皇帝纳后，命公等持节行礼。”典仪曰“再拜”，使、副皆再拜。授制书讫，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使、副从制案出，载于油络网犊车，出宣德门，鼓吹备而不作。至皇后行第大门外，令史二人对奉制案立，主人立大门内，傧者立主人之左，北面，进受命，出曰：“敢请事。”使者曰：“某奉制纳采。”傧者入告，主人曰：“臣

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访，臣某不敢辞。”宾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门外，再拜。使者先入，使者曰：“太皇太后制。”主人再拜。宣制书毕，主人再拜受讫，主人进表讫，再拜，使者出。问名同上仪。使者曰：“将加卜筮，奉制问名。”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命，臣某不敢辞。”

命使纳吉、纳成、告期并同命使纳采、问名仪。纳吉，使者曰：“加请卜筮，占曰从制，使某纳吉。”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龟筮云吉，臣预有焉。臣某谨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曰：“臣某谨奉典制。”以上纳吉、纳成、告期。请见、授制、接表并如纳采仪。

临轩命使册后及奉迎于文德殿。百官朝服，皇帝常服乘辇至殿后阁，侍中奏中严外办，乃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出自西房，降辇即御坐。两省官及待制、权侍郎、观察使以上，分东西入殿门，各就位，东西相向立。奉宝置御坐前，奉宣后册由东上阁门出，至文德殿庭横行，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使、副受册，宣制曰：“册某氏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典仪曰“拜”，使、副再拜受册宝讫，典仪赞百官再拜。宣制曰：“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节奉迎皇后。”典仪赞使、副再拜受节，又赞百官再拜。侍中奏礼毕解严，百官再拜出，皇帝常服还内。册宝至皇后行第，如纳采仪。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备物典册。”皇后受册宝，内外命妇序立如仪，主人以书奉使者。

奉迎。百官常服班宣德门外行第，宾者请，使者曰：“某奉制以礼奉迎。”宾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谨奉典制。”宾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门外再拜。使者先入，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毕，主人再拜受制，答表又再拜。姆导皇后，尚宅前引，升堂出立房外，典仪赞使、副再拜。使者曰：“今月

吉日，某等承制以礼奉迎。”内侍受以入，使、副退，主人以书授使者，奉于司言，受以奏闻。皇后降立堂下再拜讫，升堂，主人升自东阶，西向曰：“戒之戒之，夙夜无违命！”主人退，母进西阶上东向，施衿、结帨曰：“勉之戒之，夙夜无违命！”皇后升舆至中门，升车出大门，使、副及群臣前引。将至宣德门，百官、宗室班迎，再拜讫，分班。皇后入门，鸣钟鼓，班迎官退，乃降车入，次升舆入端礼门、文德殿、东上阁门，出文德殿后门，入至内东门内降舆，司舆前导，诣福宁殿门大次以俟。晡后，皇后车入宣德门，侍中版奏请中严，内侍转奏，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福宁殿，尚宫引皇后出次，诣殿庭之东，西向立。尚仪跪奏外办，请皇帝降坐礼迎，尚宫前引，诣庭中之西，东面揖皇后以入，导升西阶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进饌，食三饭，尚食进酒，受爵饮，尚食以饌从；再饮如初，三饮用盃如再饮。尚仪跪奏礼毕，俱兴，尚宫请皇帝御常服，尚寝请皇后释礼服入幄。次日，以礼朝见太皇太后、皇太后，参皇太妃，如宫中之仪。

诏从之。

四月，太皇太后手书曰：“皇帝年长，中宫未建，历选诸臣之家，以故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孟元孙女为皇后。”制诏：“六礼，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摄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摄司徒副之；尚书左丞苏颂摄太尉，充发册使，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摄司徒副之；尚书左丞苏辙摄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摄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摄太尉，充纳成使，翰林学士范百禄摄宗正卿副之；吏部尚书王存摄太尉，充纳吉使，权户部尚书刘奉世摄宗正卿副之；翰林学士梁燾摄太尉，充纳采、问名使，御史中丞郑雍摄宗正卿副之。”

五月甲午，行纳采、问名礼。丁酉，行纳吉、纳成、告期礼。戊戌，帝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贺于东上阁门，次诣内东门贺太皇太后，又上笺贺皇后，上笺贺皇太妃。皇后择日诣景灵宫行庙见礼。

大观四年，册贵妃郑氏为皇后，议礼局重定仪注：临轩册使，皇帝御文德殿，服通天冠、绛纱袍，百官朝服，陈黄麾细仗，依古用宫架。册使出殿门，依近仪不乘辂。权以穆清殿为受册殿。其日，皇后服袞衣，其奉册宝授皇后，皆用内侍。受册讫，皇后上表谢皇帝，内外命妇立班称贺，群臣入殿贺皇帝，于内东门上笺贺皇后。其上礼仪注，乞依进马条令施行；其会群臣，及皇后会外命妇仪注，并依《开元》、《开宝礼》。受册之殿陈宫架，用女工，升降行止并以乐节，而别定乐名、乐章。

皇后上表乞免受册排黄麾仗及乘重翟车、陈小驾鹵簿等，而于延福宫受册。其朝谒景灵宫，亦止依近例云。

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十七日，册贵妃吴氏为皇后。前期，于文德殿内设东西房、东西阁，凡香案、宫架、册宝幄次、举麾位、押案位、权置册宝褥位、受制承制宣制位、奉节位、赞者位、奉册宝位、举册举宝官位及文武百僚、应行事官、执事官位，皆仪鸾司、太常典仪分设之，以俟临轩发册。

其日质明，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西阁，协律郎举麾奏《乾安》之乐，皇帝降辇即御坐，乐止，册使、副以下应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曰：“册贵妃吴氏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册使、副再拜，参知政事以节授册使，册使跪受，以授掌节者。中书令以册授册使，侍中以宝授副使，并权置于案，册使、副以下应在位官皆再拜。册使押册，副使押宝，持节者前导，《正安》之乐作，出文德殿门，乐止，至穆清殿门外幄次，权置以俟。

皇后首饰、袞衣出阁，协律郎举麾，《坤安》之乐作，皇后至殿上中间南向立定，乐止。册使、副就内给事前东向跪称：“册使副姓某奉制授皇后备礼典册。”内给事入诣皇后前，北向奏讫，册使举册授内侍，内侍转授内谒者监；副使举宝授内侍，内侍转授内谒者监；掌节者以节授掌节内侍，内侍持节前导，册宝并案进行入诣殿庭。册宝初入门，《宜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皇后降自东阶，至庭中北向位，初行，《承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皇后再拜，举册官搢笏跪举册，读册官搢笏跪宣册，内谒者监奉册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又奉宝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宝。司言、司宝置册宝于案，举册宝官并举案官俱搢笏举册宝并案兴，诣东阶之东，西向位置定。皇后初受册宝，《成安》之乐作，受讫，乐止。皇后再拜，礼毕。

册皇太子。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诏立皇太子，命有司草其册礼，以翰林学士宋白为册皇太子礼仪使。有司言：“前代太子无执圭之文，请如王公之制执桓圭，余如旧制。”

九月丁卯，太宗御朝元殿，陈列如元会议，帝衮冕，设黄麾仗及宫县之乐于庭，百官就位。太子常服乘马，就朝元门外幄次，易远游冠、朱明衣，所司赞引三师、三少导从至殿庭位，再拜起居毕，分班立。

太常博士引摄中书令就西阶解剑、履，升殿诣御坐前，俯伏，兴，奏宣制，降就剑、履位，由东阶至太子位东，南向称“有制”，太子再拜。中书侍郎引册案就太子东，中书令北面跪读册毕，太子再拜受册，以授右庶子；门下侍郎进宝授中书令，中书令授太子，太子以授左庶子，各置于案。由黄道出，太子随案南行，乐奏《正安》之曲，至殿门，乐止，太尉升殿称贺，侍中宣制，答如仪。

皇太子易服乘马还宫，百官赐食于朝堂。中书、门下、枢

密院、师、保而下诣太子参贺，皆序立于宫门之外。庶子版奏外备，内臣褰帘，太子常服出次坐，中书、门下、文武百官、枢密、师、保、宾客而下再拜，并答拜；四品以下官参贺，升坐受之。越三日，具卤簿，谒太庙，常服乘马，出东华门升辂，仪仗内行事官乘车者，并服礼衣，余皆袴褶乘马导从。

有司言：“唐礼，宫臣参贺皆舞蹈，开元始罢之。故事，百官及东宫接见只呼皇太子，上笺启称皇太子殿下，百官称名，宫官称臣；常行用左春坊印，宫中行令。又按唐制，凡东宫处分论事之书，太子并画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名姓，宣奉行书按画日；其与亲友、师傅，不用此制。今请如开元之制，宫臣止称臣，不行舞蹈之礼。今皇太子兼判开封府，其所上表状即署太子之位，其当申中书、枢密院状，祇判官等署，余断案及处分公事并画诺。”诏惟改‘诺’为‘准’，余并从之。其朝皇后仪，止用宫中常礼。时真宗以寿王为皇太子，兼判开封，请见僚属，称名而免称臣。

神宗未及受册礼而即位，乃以册宝送天章阁，遂为故事。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诏曰：“朕以不德，躬履艰难三十有六年，忧劳万机，宵旰靡怠。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如志。皇子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几可立为皇太子，仍改名，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未及行礼，六月十一日内禅。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制立皇子邓王愔为皇太子。十月，诏以知枢密院洪适为礼仪使，撰册文，签书枢密院事叶颙书册，工部侍郎王弗篆宝。

十六日，皇帝御大庆殿行册礼，皇太子服远游冠、朱明衣，执桓圭。前期，习仪礼官及有司并先一日入宿卫，展宫架乐，设太子次、册宝幄次、百官次，又设皇太子受册位、典宝褥位，

应行礼等皆有位，列黄麾半仗于殿门内外。质明，百官就次，皇太子常服诣幕次，符宝郎陈八宝于御位之左右，有司奉册宝至幄次，百官朝服入班殿庭。

有司自幄次奉册宝至褥位，参知政事、中书令导从，退各就位，侍中升殿俟宣制，皇太子易服执圭俟于殿门外。乐正撞黄钟之钟，《乾安》之乐作，皇帝即御坐，殿上侍臣起居，乐止。行礼官赞引皇太子入就殿庭，东宫官从，初入殿门，《明安》之乐作，乐止，皇太子起居，次百官起居，各拜舞如仪。

皇太子诣受册位，侍中前承旨，降阶宣制曰：“册邓王愔为皇太子。”皇太子拜舞如仪，侍中升殿复位。中书令诣读册位，捧册官奉册至，中书令跪读毕，兴，皇太子再拜，有司奉册至皇太子位，中书令跪以册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右庶子，置于案；次侍中以宝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如上仪。皇太子再拜。中书舍人押册、中允押宝以出，次皇太子出，如来仪。初行乐作，出殿门乐止。次百官称贺，乐正撞蕤宾之钟，《乾安》之乐作，皇帝降坐，乐止，放仗，在位官再拜以出。

礼毕，百官易常服，赴内东门司拜笺贺皇后，次赴德寿宫拜表笺贺，诸路监司、守臣等并奉表称贺。明日，车驾诣德寿宫谢。又明日，上御紫宸殿，引皇太子称谢，还东宫，百官赴东宫参贺。

皇太子择日先朝谒景灵宫，次日朝谒太庙、别庙，又择日诣德寿宫称谢。先是，礼官言：“皇太子朝谒景灵宫无所服典故，乞止用常服。次朝谒太庙、别庙，当袞冕，乘金辂，设仗。”从之。皇太子言：“乘辂、设仗，虽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诏免。

册皇太子妃。政和五年三月，诏选皇太子妃。六年六月，

诏选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为皇太子妃，令所司备礼册命。庚辰，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文德殿发册。先是，议礼局上《五礼新仪》：“皇太子纳妃，乘金辂亲迎。”皇太子三奏辞乘辂及临轩册命，诏免乘辂，而发册如礼焉。

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礼，惟以纶告进内。至嘉祐二年，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始备礼册命。

前一日，百官班文德殿，内降册印，宣制，册案、援卫一如册皇后仪。有司先设册使等幕次于内东门外，命妇次于公主本位门之外，公主受册印位于本位庭阶下北向，册使位于内东门、副使及内给事于其南差退并东向，设册印案位于册使前南向，内给事位于册使北南向。

自文德殿奉册印将至内东门，内给事诣本位，请公主服首饰、褙翟。册印至内东门外褥位置讫，内臣引内命妇入就位，礼直官引册使、副等俱就东向位，内给事就南向位。

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就内给事前东向，躬称“册使某、副使某奉制授公主册印”，退复位，内给事入诣所设受册印位公主前，言讫退。内给事进诣册使前西向，册使跪以册印授内给事，内给事跪授内谒者，内谒者及主当内臣等持入内东门，内给事从入诣本位，赞公主降诣庭中北向立，跪取册，兴，立公主右少前西向。又内给事立公主左少前东向，称“有制”，赞者曰“拜”，公主再拜，右给事奉册跪授之，公主受以授左给事，右给事又奉印授公主，如上仪。赞者曰“拜”，公主再拜毕，引公主升位。次内臣行内命妇贺毕，遂引公主谢皇帝、皇后，一如内中之仪。群臣进名贺。其册印如贵妃，有匣，文曰“兖国公主之印”。遂为定制。

神宗进封邠国大长公主、鲁国公主皆请免册礼，止进告入内云。

册命亲王大臣之制，具《开宝通礼》，虽制书有备礼册命之文，多上表辞免，而未尝行。每命亲王、宰臣、使相、枢密使、西京留守、节度使，并翰林草制，夜中进入，翼日自内置于箱，黄门二人舁之，立御坐东。内朝退，乃奉箱出殿门外，宣付阁门，降置于案，俟文德殿立班，阁门使引制案置于庭，宣付中书、门下，宰相跪受，复位，以授通事舍人，赴宣制位唱名讫，奉诣宰相，宰相受之，付所司。

若立后妃，封亲王、公主，即先称有制，百官再拜，宣制讫，复再拜舞蹈称贺。若宰相加恩制书，即宣付通事舍人，引宰相于宣制石东，北向再拜立，听讫，拜舞复位。若百官受制，即自班中引出听麻，文班于宣制石东，武班于西，并如宰相仪，听讫，出赴朝堂。其罢相者，即引出赴朝堂金吾仗舍。

诸王、宰相朝谢，前一日，内降官告，从内出东上阁门外宣词以赐，授节者，仍交旌节。授者俯伏，执旌节交于颈上者三。参知政事、宣徽使、枢密使、大两省、两制、秘书监、上将军、观祭使以上授官告敕牒者，皆拜敕舞蹈，若止授敕或宣头者止再拜，余官悉不拜敕、不舞蹈，惟御史大夫、中丞拜授东上阁门使，又引至殿门外中笼门再拜。

亲王、节度、使相官告，并载以彩舆迎归第。亲王舆中，设银师子香合，鞦官十二人，并幞头、绯绣宽衣；旌节各二，马四，爆槊官十六人，执旌节拢马对引，由乾元门西偏门出至门外；马技骑士五十人，枪牌步兵六十人，教坊乐工六十五人，及百戏、蹴鞠、斗鸡、角抵次第迎引，左右军巡使具军容前导至本宫。使相舆中用银香炉，鞦官十二人，金鹅帽、锦络缝紫绉宽衣；旌节各一，马二，爆槊官八人，马技骑士二十人，枪牌步兵二十四人，军巡使不前导，余如亲王制。有故则罢。

凡谏、舍、刺史以上在外任加恩者，悉令其亲属乘传赍诏，

就以告牒賜之。

政和礼局上册命亲王、大臣仪，迄不果行。

志第六十五

礼十五（嘉礼三）

圣节 诸庆节

圣节。建隆元年，群臣请以二月十六日为长春节。正月十七日，于大相国寺建道场以祝寿，至日，上寿退，百僚诣寺行香。寻诏：“今后长春节及诸庆节，常参官、致仕官、僧道、百姓等毋得进奉。”

太宗以十月七日为乾明节，复改为寿宁节。

真宗以十二月二日为承天节。其仪：帝御长春殿，诸王上寿，次枢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次使相，次管军节度使、两使留后、观察使，次节度使至观察使，次皇亲任观察使以下，各上寿，仍以金酒器、银香合、马、袖表为献。既毕，咸赴崇德殿叙班，宰相率百官上寿，赐酒三行，皆用教坊乐，赐衣一袭，文武群臣、方镇州军皆有贡礼。前一月，百官、内职、牧伯各就佛寺修斋祝寿，罢日以香赐之，仍各设会，赐上尊酒及诸果，百官兼赐教坊乐。

景德二年，始令枢密三司使副、学士复赴百官斋会，少卿、监、刺史以上及近职一子赐恩，僧道则赐紫衣、师号，禁屠，辍刑。

仁宗以四月十四日为乾元节，正月八日皇太后为长宁节。

诏定长宁节上寿仪：太后垂帘崇政殿，百官及契丹使班庭下，宰臣以下进奉上寿，阁门使于殿上帘外立侍，百官再拜，宰臣升殿，跪进酒帘外，内臣跪承以入。宰臣奏曰：“长宁节，臣等不胜欢抃，谨上千万岁寿。”复降，再拜，三称万岁。内臣承旨宣曰：“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同喜。”咸再拜。宰臣升殿，内侍出帘外跪授虚盏，宰臣跪受，降，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内侍承旨宣群臣升殿，再拜，升，陈进奉物当殿庭，通事舍人称“宰臣以下进奉”，客省使殿上喝“进奉出”。内谒者监进第二盏，赐酒三行，侍中奏礼毕，皆再拜舞蹈。太后还内，百官诣内东门拜表称贺。其外命妇旧入内者即入内上寿，不入内者进表。内侍引内命妇上寿，次引外命妇，如百官仪。次日大宴。

英宗以正月三日为寿圣节。礼官奏：“故事，圣节上寿，亲王、枢密于长春殿，宰臣、百官于崇德殿，天圣谅汭皆于崇政殿。”于是紫宸上寿，群臣升殿间，饮献一觞而退。又一日，赐宴于锡庆院。

神宗以熙宁元年四月十日为同天节，以宅忧罢上寿，惟拜表称贺。明年，亲王、枢密使、管军、驸马、诸司使副诣垂拱殿，宰臣、百官、大国使诣紫宸殿上寿，命坐，赐酒三行，不举乐。明年，以大旱，罢同天节上寿，群臣赴东上阁门表贺。

中书门下言：“同天节上寿班，自今枢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共作一班，进酒一盏；亲王、宗室、使相至观察、驸马、管军观察使以上，皆赴紫宸殿，依本班序立上寿，更不赴垂拱殿。”盖以管军观察使以上及亲王、驸马并于垂拱殿以官序高下各班进酒毕而日晏，外朝有班者仍诣紫宸殿，议者以为近渎，改焉。而诏袒免以上宗妇听班贺于禁中。

哲宗即位，诏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为坤成节。宰臣请以

十二月八日为兴龙节。哲宗本七日生，以避僖祖忌，故后一日。

徽宗以十月十日为天宁节，定上寿仪：皇帝御垂拱殿，群臣通班起居毕，分班，从义郎以下医官、待诏等先退。知引进司官一员读奏目，知东上阁门官一员奏进寿酒，由东阶升，舍人通教坊使以下赞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复位。次看盏人稍前，舍人赞再拜，上殿祇候，分东西两阶立，侯进酒升殿。次舍人引亲王入殿庭，北向立，赞再拜，班首奏万福。舍人引进奉西入，列于亲王后，酒器檐床置马前，揖天武躬奏万福，进奉马先出。内侍进御茶床，殿中监酌酒讫，知东上阁门官殿上躬奏：“亲王某以下进寿酒。”舍人揖亲王以下躬赞再拜，乃引亲王二员升殿，知东上阁门官引诣御坐前，舍人东阶下西向立，后准此。尚酝典御奉盘、盏授班首，搯笏受盘、盏，西向立，奉御启盏，亲王一员搯笏注酒，班首奉诣御坐东进讫，少退，虚跪，兴，以盘授典御，退，阁门引降阶。舍人引当殿北向立，东上，赞拜，兴，搯笏跪奉表，舍人接表，一员在东，余诣亲王西，置表笏上，授引进。知引进司官殿上读奏目，退，亲王以下俯伏，兴，躬，舍人赞再拜，引班首升东阶，余殿下分立。阁门引诣御坐东，北向搯笏，尚酝典御如前奉盘立，乐作，皇帝饮讫，受盏，复位，再拜如上仪。知引进司官诣折槛东，西向宣曰“进奉收”。赞拜，舞蹈，又再拜，西出。亲王以下赴紫宸殿立班。引进官宣“进奉出”，天武奉进奉以出。阁门复立殿上，教坊使赞送御酒，又再拜，教坊致语讫，赞再拜，退。次枢密官上寿，次管军观察以上上寿、进奉并如仪。内侍举御茶床，舍人赞教坊使以下谢祇应，再拜讫，阁门侧奏无公事。

皇帝赴紫宸殿后阁受群臣上寿。质明，三公以下百僚并于殿门外就次，东上阁门、御史台、太常寺分引入诣殿庭东西立。

阁门附内侍进班齐牌，皇帝出阁，禁卫诸班亲从迎驾，自赞常起居。皇帝升坐，鸣鞭，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至执政官，御史台、东上阁门分引百官，并横行北向立，典仪赞再拜舞蹈，班首奏万福，又再拜讫，分东西立。礼直官引殿中监、少监升东阶，诣酒尊所稍西，南向西上立，舍人揖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次看盏人谢升殿，赞再拜。内侍进御茶床，殿侍酌酒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至执政官，御史台、东上阁门分引百僚，并横行北向立，典仪赞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上公升东阶，东上阁门官接引升殿，授盏、启盏如上仪。上公诣御坐，俯伏跪奏：“文武百僚、上公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天宁令节，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俯伏，兴，退，降阶，舍人接引复位，典仪赞再拜讫，礼直官引知枢密院官诣御坐前承旨，退诣折槛稍东，西向宣曰：“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典仪赞拜如仪，百官分东西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上公升东阶，东上阁门官接引诣御坐东，播笏，殿中监授盘，上公奉进御坐东，北向，乐作，皇帝饮讫，阁门引接盏，典仪赞拜如上仪。宗室遥郡以下先退。礼直官引枢密院官诣御坐前承旨，退诣折槛稍东，宣曰：“宣群臣升殿。”典仪赞拜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以下升东阶，亲王、使相以下升西阶；御史台、东上阁门分引秘书监以下升两朵殿，并东西廊席后立。尚酝典御以盏授殿中监，奉御启盏，殿中监西向立，殿中少监以酒注于盏，第二、第三准此。奉诣御坐前，躬进讫，少退，奉盘西向立。乐作，皇帝饮讫，殿中监接盏退，授奉御，出笏复位。通事舍人分引殿上官横行北向，舍人赞再拜，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舍人赞就坐，各立席后，复赞就坐，群官皆坐。酒初行，先宰臣，次百官，皆作乐。尚食典御、奉御进食，太官设群官食，皇帝再举酒，群官兴，

立席后，乐作，饮讫，舍人赞就坐，再行群官酒，皇帝三举酒，并如第二之仪。酒三行，舍人曰“可起”，群官兴，立席后。若宣示盞，即随东上阁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盞”，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礼直官引左辅诣御坐前北向俯伏跪奏：“左辅具官臣某言礼毕。”俯伏，兴，退，复位。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僚降阶横行北向立，枢密院官在亲王后。典仪赞再拜，皆舞蹈再拜退。

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太宰徐处仁等表请为乾龙节。至日，皇帝帅百官诣龙德宫上寿毕，即本宫赐侍从官以上宴。

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上言，请以五月二十一日为天申节。诏曰：“朕承祖宗遗泽，获托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颠之道，未知攸济。念二圣銮舆在远，万民失业，将士暴露，夙夜痛悼，寝食几废，况以眇躬之故，闻乐饮酒，以自为乐乎？非惟深拂朕志，实增感于朕心。所有将来天申节百官上寿常礼，可令寝罢。”至是止就佛寺启散祝寿道场，诣阁门或后殿拜表称贺。

绍兴十三年二月，臣僚奏：“臣闻孝理天下者，帝王之盛德，归美报上者，臣子之至诚。是皆因性自然，发于观感，必各尽其至，然后为称。恭惟陛下抚艰难之运，忧勤在御，兢兢业业，图济中兴，孝德通于神明，皇天为之悔祸，长乐还阙，适当诞节之前，陛下以天下养，获伸宫闈上寿之仪，臣民得于观听，天下无不欣庆，所以崇大养而成孝理之功者，既以尽善尽美矣。陛下诞圣佳辰，乃臣子所愿奉觞上寿，以尽归美之意，其可不举而行之乎？臣愚，欲望将来天申节许令有司举行旧典，至日，百官得以奉万年之觞，仰祝圣寿，天下幸甚。”太常、礼部讨论：每遇圣节，枢密院以下先诣垂拱殿上寿毕，宰臣率百僚于紫宸殿上寿。前一月，分日启建道场，至前一日，

枢密院官满散依例作斋筵。至日，三省官上寿立班讫，次赴满散作斋筵。后二日，大宴于集英殿。时命御史台、太常寺修立仪注。

孝宗隆兴元年，太上皇帝天申节，皇帝及宰臣、文武百僚诣德寿宫上寿。是日，以钦宗大祥，前一日，皇帝起居如宫中仪，百僚拜表称贺。

乾道八年，立皇太子，皇帝率皇太子及文武百僚诣德寿宫上寿。前期，仪鸾司陈设德寿宫殿门之内，设御坐于殿上当中南向，设大次于德寿宫门内南向，小次于殿东廊西向，设皇帝褥位二：一于御坐东南，西向；一于御坐之南，北向。尚酝设御酒尊、酒器于御坐之东，有司又设御茶床于御坐之西，俱稍北。其日，文武百僚内不系从驾者，并先赴德寿宫门外以俟迎驾起居。质明，皇帝服靴袍出即御坐，从驾臣僚、禁卫起居如常仪。皇帝降坐，乘辇将至德寿宫，文武百僚迎驾再拜起居讫，前导官、太常卿、阁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先入，诣大次前分左右立定。皇帝降辇入次，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皇太子并文武百僚入诣殿廷，东西相向立定，前导官导皇帝入小次，帘降。皇太子并文武百僚并横行北向立。太上皇帝出宫升御坐，鸣鞭，小次帘卷。前导官导皇帝升殿东阶，诣殿折槛前北向褥位，再拜，躬奏圣躬万福，再拜，皇帝诣太上皇帝御坐之东褥位西向立，前导官于殿上随地之宜立。次舍人揖皇太子并文武百僚躬，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皇太子不离位，奏圣躬万福，各再拜，直身，分东西相向立。礼直官引奉盘盞官、受盘盞官、承旨宣答官、奏礼毕官、殿中监、少监升殿。内侍进御茶床，尚酝典御以盘盞、酒注授殿中监、少监，次礼直官引奉盘盞官诣酒尊所北向，殿中监启盞，殿中少监注酒，奉盘盞官奉酒诣皇帝前北

向，礼直官引受盘盞官诣太上皇帝御坐前，西向立，皇太子并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立。奉盘盞官躬进皇帝，皇帝奉酒，前导官导皇帝诣太上皇帝御坐前躬进讫，少后，以盘授受盘盞官。前导官导皇帝诣太上御坐前褥位北向俯伏跪，殿下皇太子并百僚皆躬身。皇帝奏：“臣某谨率文武百僚稽首言：天申令节，臣某与百僚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奏讫，伏，兴，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承旨宣答官宣曰：“得皇帝寿酒，与皇帝并百僚内外同庆。”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分东西相向立。皇帝诣御坐东，西向立，奉盘盞官以盘北向恭进，皇帝奉盘，乐作，俟太上皇帝饮酒，皇帝躬接盞讫，皇帝少后，以盘盞授受盘盞官，以授殿中监，各复位立。皇太子并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皇帝诣褥位北向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皇帝诣太上御坐东褥位西向立，皇太子、文武百僚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内侍举茶床，奏礼毕官北向俯伏跪奏：“具官臣某言礼毕。”在位官再拜。太上皇帝驾兴，皇帝从入，文武百僚以次退。

淳熙二年十一月，诏：“太上皇帝圣寿无疆，新岁七十，以十一日冬至加上尊号册宝，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庆寿礼。”是日早，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听宣庆寿赦。宣赦讫，从驾至德寿宫行庆寿礼，致词曰：“皇帝臣某言：天祐君亲，锡兹难老，维春之吉，年德加新。臣某与群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余与前上寿仪注同。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文武百僚文德殿拜表称贺。

十年十二月，以太上皇后新年七十，诏以立春日行庆贺之礼。十三年春正月朔，以太上皇帝圣寿八十，帝率群臣诣德寿宫行礼，其仪注、恩赦并如淳熙二年典故。

孝宗以十月二十二日为会庆节，光宗以九月四日为重明节，宁宗以十月十九日为天祐节、寻改为瑞庆节，理宗以正月五日

为天基节，度宗以四月九日为乾会节，瀛国公以九月二十八日为天瑞节。其上寿称贺之礼，大略皆如天申节仪。

诸庆节，古无是也，真宗以后始有之。大中祥符元年，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两京诸路州、府、军、监前七日建道场设醮，断屠宰；节日，士庶特令宴乐，京师然灯。又以六月六日为天贶节，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又以七月一日圣祖降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为降圣节，休假、宴乐并如天庆节。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改御崇德殿，赐百官饮，如圣节仪。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金涂银结续命缕、绯彩罗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礼毕，宴百官于锡庆院。天禧初，诏以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为天祯节，一如天庆节。寻以仁宗嫌名，改为天祺节。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以修祀事，天真示见，诏为天应节。又以五月十二日祭方丘日为宁贶节，既又以二月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降圣日为真元节，八月九日青华帝君生辰为元成节，正月四日有太祖神御之州府宫殿行香为开基节，十月二十五日为天符节，皆如天庆节，著为令。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五日，诏：“政和以来添置诸节，除开基节外，余并依祖宗法。”

志第六十六

礼十六（嘉礼四）

宴飨 游观 赐酺

宴飨之设，所以训恭俭、示惠慈也。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礼则罢。天圣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则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为群仙队仗、六番进贡、九龙五凤之状，司天鸡唱楼于其侧。殿上陈锦绣帷帘，垂香球，设银香兽前槛内，藉以文茵，设御茶床、酒器于殿东北楹，群臣盞斝于殿下幕屋。设宰相、使相、枢密使、知枢密院、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宣徽使、三师、三公、仆射、尚书丞郎、学士、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给、谏、舍人、节度使、两使留后、观察、团练使、待制、宗室、遥郡团练使、刺史、上将军、统军、军厢指挥使坐于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杂御史、郎中、郎将、禁军都虞候坐于朵殿，自余升朝官、诸军副都头以上、诸蕃进奉使、诸道进奉军将以上分于两庑。宰臣、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机子。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毼；曲宴，枢密使、副并同。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殿上器用金，余以银。其日，枢密使以下先起居讫，

当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阁门通唱，致辞讫，宰相升殿进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举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举酒；或传旨命酌，即搢笏起饮，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寿朝会，止令满酌，不劝。中饮更衣，赐花有差。宴讫，蹈舞拜谢而退。

建隆元年，大宴于广德殿，酒九行而罢。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礼成，大宴广德殿，谓之饮福。是后三年，开宝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并设秋宴于大明殿，以长春节在二月故也。太平兴国之后，止设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亲王、枢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驸马都尉皆侍立，军校自龙武四厢都指挥使以上立于庭。其宴契丹使亦于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预焉。

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礼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馆陈靖上言：“古之飨宴者，所以省祸福而观威仪也。故宴以礼成，宾以贤序，《风》、《雅》之作，兹为盛焉。伏见近年内殿赐宴，群臣当坐于朵殿、两廊者，拜舞方毕，趋驰就席，品列之序，纠纷无别。及至尊举爵，群臣起立，先后不整，俯仰失节。欲望自今令有司预依品位告谕，其有逾越班次、拜起失节、喧哗过甚者，并令纠举。又惟饫赐之典，以宠武夫，大烹之余，故为盛饌。计一饭所费，可数人之属厌，而将校辈或至终宴之时，尚有欲炙之色，盖执事者失于察视，不及洁丰而使然也。伏望并申严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龄亦言：“广宴之设，以均饫赐，得齿高会，宜乎尽礼。而有位之士，鲜克致恭，当纠其不恪。又供事禁庭，当定员数，籍姓名以谨其出入。酒肴之司，或亏精洁，望分命中使巡察。”并从之。

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备设春秋大宴。五年，御史台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谏、正言、三院使、御史并

坐于殿廊，望自今移升朵殿，自余依旧。”十二月，诏凡内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仪。翰林学士梁颙请以春秋大宴、小宴、赏花、行幸次为四图，颁下阁门遵守。从之。

景德二年九月，诏曰：“朝会陈仪，衣冠就列，将以训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纪律。况屡颁于条令，宜自顾于典刑。稍历岁时，渐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会，宜令御史台预定位次，各令端肃，不得喧哗。违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杂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视弹奏；内职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礼者，委阁门弹奏；其军员，令殿前侍卫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辖，但亏失礼容，即送所司勘断讫奏。仍令阁门、宣徽使互相察举，敢蔽匿者纠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宣徽院、御史台、阁门、殿前马步军司，凡内宴臣僚、军员并祗候使臣等，并以前后仪制晓谕，务令遵禀，违者密具名闻。其军员有因酒言词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检军士护送归营。又诏臣僚有托故请假不赴宴者，御史台纠奏。天禧四年，直集贤院祖士衡言：“大宴将更衣，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谢赐花，再拜升殿。”

仁宗天圣三年，监察御史朱谏言：“伏见大宴，宗室先退，允为得礼。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者，皆预再坐，欲望自今内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侄同赴，再坐时卑者先退。”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并须载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

熙宁二年正月，阁门言：“准诏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数：中书二十二人，枢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亲王八人，昭德军节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皇亲使相三人，皇亲正刺史已上至节度使并驸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厨六百

人，仪鸾司一百五十人，祇候库二十人，内衣物库七人，新衣库七人，内弓箭库三人，钤辖教坊所三人，钟鼓楼一十六人，御药院八人，内物料库九人，法酒库一十六人，内酒坊八人，入内内侍省前后行、亲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职员手分二人，御史台知班一十一人，洒扫亲从官人员已下一百人，两廊覩步亲从官四十二人，提举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举火烛巡检人员一十人，快行亲从官一十一人，支散两省花后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授行首八人，四方馆职掌二人，阁门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岁十一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七年九月，诏：“自今大宴，亲王、皇亲使相、枢密使副使、宣徽使、驸马都尉并于殿门外幕次就赐酒食。”旧制，会食集英西廊之庑下，喧卑为甚，权发遣宣徽院吴充奏其事，故有是命。

元丰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率百官廷贺。诏曰：“皇家庆事，与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称谢。久之，王乃退。时王未出阁，帝特令侍宴，以见群臣。九年，阁门言：“大宴不用两军妓女，只用教坊小儿之舞。”王拱辰请以女童代之。元祐八年，诏罢独看。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阅百戏，谓之独看。修国史范祖禹言：“是日进《神宗纪》草，陛下览先帝史册甫毕，即观百戏，理似未安，故请罢之。”

元祐二年九月，经筵讲《论语》彻章，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帝亲书唐人诗分赐之。三年六月，罢春宴。八月，罢秋宴，以魏王出殡，翰林学士苏轼不进教坊致语故也。是后以时雨未足，集英殿试举人，尚书省火，禁中祈禳，邠国公主未鼓，皆罢宴。凡大宴有故而罢，赐赐预宴官酒馔于阁门朝堂，升殿官虽假故不从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赐焉。亲王、中书、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步军都虞候以上、三师、

三公、东宫三师三公以下、曾任中书门下致仕者，亦同。

凡外国使预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于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进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从人则于东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于朵殿，夏州押衙于东廊南头歇空坐。七年，龟兹进奉人使歇空坐于契丹舍利之下。其后又令龟兹使副于西廊南赴坐，进奉、押衙重行于后，瓜州、沙州使、副亦于西廊之南赴坐，其余大略以是为准。

大观三年，议礼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仪：

其日，预宴文武百僚诣殿庭，东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云殿，阁门、内侍、管军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鸣鞭，殿中监已下通班起居。殿中监、少监升殿，通唤阁门官升殿。摄左右军巡使靴笏起居讫，系鞋执杖侍立，余非应奉官分出。次钟鼓楼节级就位，四拜起居。

次舍人通唤讫，分引群官横行北向，东上阁门官赞大起居，班首出班俯伏，跪，致辞讫，俯伏，兴，复位。群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赞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向立，朵殿、两庑官立于席后。有辽使则舍人引大辽舍利西入大起居，赞各就坐，赞再拜，赞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传事引从人分入，四拜起居，谢坐，并同舍利仪。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盏人谢，升殿再拜。内侍进御茶床，殿侍酹酒讫，次赞天武门外祇候。东上阁门官诣御坐，奏班首姓名以下进酒。

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赞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东上阁门官接引诣御坐，东北向，搢笏，殿中监奉盘盏授班首，少监启盏，以酒注之。班首奉诣御前进讫，少退，虚跪，兴，以盘授殿中监，出笏，东上阁门官引退，舍人接引复位，赞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东上阁门官接引诣御坐，东北向，搢笏，殿中监授盘，奉诣御前，西向立，乐

作，皇帝饮讫。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东上阁门引班首接盞，退，虚跪，兴，授盞殿中监，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复位，赞再拜，赞各赐酒，群臣再拜，赞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后，复赞就坐。

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皇帝再举酒，并殿中监、少监进。群臣俱立席后，乐作，饮讫，赞各就坐。复行群臣酒，饮讫。皇帝三举酒，皆如第一之仪。尚食典奉御进食，太官设群臣食，乐作。赐祗应臣僚酒食，赞谢拜讫，复位。皇帝四举酒，并典御进酒。乐工致语，群官皆立席后，致语讫，赞百官再拜，就坐，乐作。皇帝五举酒，乐工奏乐，庭下舞队致词，乐作，舞队出。

东上阁门奏再坐时刻。俟放队讫，内侍举御茶床，皇帝降坐，鸣鞭，群臣退。赐花，再坐。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内侍进御茶床，皇帝举酒，殿上奏乐，庭下作乐。皇帝再举酒，殿上奏乐，庭下舞队前致语，乐作，出。皇帝三举酒、四举酒皆如上仪。若宣示盞，即随所向，阁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盞，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再拜舞蹈，又再拜讫，分班出。阁门官侧奏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

集英殿饮福大宴仪。初，大礼毕，皇帝逐顿饮福，余酒封进入内。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赐预坐臣僚饮福酒各一盞，群臣饮讫，宣劝，各兴，立席后，赞再拜谢讫，复坐饮，并如春秋大宴之仪。

绍兴十三年三月三日，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五月，阁门修立集英殿大宴仪注。

乾道八月十二月，诏今后前宰相到阙，如遇赴宴赐茶，其合会墩机，非特旨，并依官品。又行门、禁卫诸色祇应人，依绍兴例，并赐绢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见辞各有宴，然大宴视东京时则亦简矣。

曲宴。凡幸苑囿、池御，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或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则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预。暮春后苑赏花、钓鱼，则三馆、秘阁皆预。

太祖建隆元年七月，亲征泽、潞，宴从臣于河阳行宫，又宴韩令坤已下于礼贤讲武殿，赐袭衣、器币、鞍马，以赏泽、潞之功也。四年四月，宴从臣于玉津园。乾德三年七月六日，诏皇弟开封尹、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泛舟后苑新池，张乐宴饮，极欢而罢。是岁重阳，宴近臣于长春殿。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华殿，召宰臣及近臣谓曰：“春夏以来，未尝饮酒，今得此嘉雪，思与卿等同醉。”又出御制《雪诗》，令侍臣属和。后凡曲宴不尽载。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宴群臣于崇德殿，不作乐。二年八月七日，再宴，用乐。三年二月晦，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龙图阁曲宴，诏近臣观太宗草、行、飞白、篆、籀、八分书及画。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宴尚书省五品、诸军都指挥使以上、契丹使于崇德殿，不

举乐，以明德太后丧制故也。时契丹初来贺承天节，择膳夫五人赍本国异味，就尚食局造食，诏赐膳夫衣服、银带、器帛。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观御制文阁御书及《嘉禾图》，赐饮。是日，皇子从游。天禧四年七月十一日，诏近臣及寇准、冯拯观内苑谷，遂宴于玉宸殿。十月二十九日，诏皇太子、宗室、近臣、诸帅赴玉宸殿翠芳亭观稻，赐宴，仍以稻分赐之。

仁宗天圣二年，既禫除，百官五表请听乐，而秋燕用乐之半。诏辅臣曰：“昨日宴宫中，朕数四上勉皇太后听乐。”王钦若以闻太后，太后曰：“自先帝弃天下，吾终身不欲听乐。皇帝再三为请，其可重违乎！”明年上元节，乃朝谒景灵上清宫、启圣院、相国寺，还御正阳门，宴从官，观灯。次日，太后召命妇临观。及春秋大宴，岁为常。夏，观南御庄刈麦，秋，瑞圣园刈谷，并宴从官，或射，不为常。皇祐五年，后苑宝政殿刈麦，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穡事不易也。”自是幸观谷、麦，惟就后苑，春夏赏花、钓鱼则岁为之。嘉祐七上十二月，特召两府、近臣、三司副使、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管军臣僚至龙图、天章阁，观三圣御书，及宝文阁为飞白分赐，下逮馆阁官，制《观书诗》，赐韩琦以下和进，遂宴群玉殿，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数日，再会天章阁，观三朝瑞物，复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复辞。”因召韩琦至御榻前，别赐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盘贮香药，令各持归，莫不沾醉，至暮而罢。

熙宁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闻君命召，不俟驾，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赐宴而有托词不至者，甚非恭上之节也。请自今宴设，群臣非大故与实有疾病，无得托词，仍令御

史台察举。”二年八月，《实录》书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定阁门仪制所言：“垂拱殿曲宴，当直翰林学士与观文、资政、龙图、宝文、枢密、直龙图、天章、宝文阁直学士并赴坐，而翰林学士兼他职者不预，考之官制，似未齐一。请自今曲宴，翰林学士与杂学士并赴。”从之。元丰五年七月，以《两朝国史》书成，宴于垂拱殿。十一月，宴景灵宫祠官于紫宸殿。

元祐二年九月，经筵讲《论语》彻章，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帝亲书唐人诗赐之。绍圣三年十一月，以进《神宗皇帝实录》毕，曲宴，宰臣、执政、文臣试侍郎、武臣观察使以上并修图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诏受宝毕，宴于紫宸殿，宰臣以下，文臣职事官、六曹员外郎、监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将、诸军副指挥使以上预坐。

政和二年三月，上巳御筵，诏令移用他日，以国有故，宰臣请罢宴故也。大观三年，议礼局上垂拱殿曲宴仪：

皇帝视事毕，东上阁门进呈坐图，舍人奏阁门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入殿后阁。

诸司排设备，东上阁门附内侍奏班齐，皇帝出阁升坐，鸣鞭。三公、直学士以上、亲王、使相至观察使以上，分东西入，诣殿庭，横行北向立定。班首奏圣躬万福，舍人赞各就坐，再拜讫，分引诣东西阶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下常起居，次看盏人谢，升殿，次内侍进御茶床，殿侍酌酒讫，阁门诣御坐，躬奏班首姓名以下进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赞再拜。班首奉酒躬进，乐作，皇帝饮讫。舍人赞各赐酒，群官俱再拜。赞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后，复赞就坐。

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后准此。尚食兴，奉御进食，太官令设群官食。酒五行，若宣示盏，即随所向，阁门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赞再拜。

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横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

止巳、重阳赐宴仪：

其日，预宴官以下并赴宴所就次，诸司排设备，预宴官以下诣庭中望阙位立。次中使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官皆再拜讫。中使宣曰“赐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搯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预宴官分东西升阶就坐。

酒行，乐作。食讫、食毕，乐止。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酒行，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四行而退。

游观。天子岁时游豫，则上元幸集禧观、相国寺，御宣德门观灯；首夏幸金明池观水嬉，琼林苑宴射；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集禧观、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或至近郊阅武、观稼，其事盖不一焉。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幸玉津园。是后凡十三临幸。九月，幸宜春苑。是后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幸大相国寺、封禅寺者各五，龙兴寺及皇弟开封尹园各三，幸太清观、建隆观者再，崇夏寺、广化寺、等觉寺者各一，观水碓者八，阅炮车、观水柜、观稼、幸飞龙院、幸开封府、幸都亭驿、幸礼贤院、幸茶库染院、幸河仓、幸金凤园，皆一再至焉。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幸新凿池，赐役卒钱布有差，六月，幸飞龙院。是后凡四幸。三年四月，观刈麦。九年正月六日，幸景龙门外水碓，帝临水而坐，召从臣观之，因谓曰：“此水出于山源，清澄甘洁。近河之地，水味皆甘，岂河润所及乎？”宋琪等曰：“亦犹人性善恶，染习致然。”帝曰：“卿言是也。”四月，幸金明池习水战，帝御水殿，召近臣观之，谓宰相曰：

“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都试，军中之绝技者递加赐赉。遂登琼林苑楼，陈百戏，掷金钱，令乐人争之，极欢而罢。五月二日，出南薰门观稼，召从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麦，咸赐以钱帛。回幸玉津园观渔，张乐、习射，既宴而归。明年五月，幸城南观麦，赐田夫布帛有差。雍熙四年四月，幸金明池观水嬉，赐从官饮。帝曰：“雨霁天凉，中外无事，宜勿惜醉。”因登苑中楼，尽欢而罢。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帝顾视高年皓首者，就赐白金器皿。九月，幸潜龙园，驻辇池东岸，临水谓近臣曰：“朕不至此已十年，昔尹京日，无事常痛饮池上，今池边之木已成林矣。”因顾教坊使郭守忠等数人曰：“汝等前日以乐童从我，今亦皓首，光阴迅速如此。”嗟叹久之。帝亲引满举白，群臣尽醉。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幸诸王宫。二年九月，幸开宝寺、福圣院。是后，二寺临幸者凡十有四。三年五月，幸金明池观水戏，扬旗鸣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为标识，方舟疾进，先至者赐之。移幸琼林苑，登露台，钧容直奏乐，台下百戏竞集，从臣皆醉。自是凡四临幸。九月，幸大相国寺。是后再幸者九。幸上清宫者十有二，幸玉津园者十，幸太一宫、玉清昭应宫各六，余不尽载。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十九日，中书门下上言：“伏睹今月十四日，皇帝诣诸宫寺焚香，总三十余处，过百拜以上。臣等待从，倍增忧灼，昨崇政殿已面奏陈。臣闻尊事万灵，固先精意；登用百礼，乃贵时中。在经久之从宜，必裁正而惟允。伏望特命攸司，载详定式。自今车驾幸诸宫、观、寺、院，正殿再拜；及诸殿，令群臣以下分拜。庶垂亿载，允叶通规。”乃诏礼仪院详定差减焉。

仁宗景祐三年，诏阁门详定车驾幸宫、观、寺、院支赐茶绢等第。

哲宗绍圣四年三月八日，诏自今遇车驾出新城，令殿前马、步军司取旨，权差马、步军赴新城外四面巡检下祇应，每壁马军二百人，步军三百人，并于城外巡警。

三元观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太祖建隆二年上元节，御明德门楼观灯，召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枢密直学士、两省五品以上官、见任前任节度观察使饮宴，江南、吴越朝贡使预焉。四夷蕃客列坐楼下，赐酒食劳之，夜分而罢。三年正月十三夜然灯，罢内前排场戏乐，以昭宪皇太后丧制故也。

太平兴国二年七月中元节，御东角楼观灯，赐从官宴饮。五年十月下元节，依中元例，张灯三夜。雍熙五年上元节，不观灯，躬耕籍田故也。后凡遇用兵及灾变、诸臣之丧，皆罢。

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赐大食、三佛齐、蒲端诸国进奉使缗钱，令观灯宴饮。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诏天庆节听京城然灯一昼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圣节亦如之。天圣二年六月，罢降圣节然灯。

政和三年正月，诏放灯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景龙门预为元夕之具，实欲观民风、察时态、黼饰太平、增光乐国，非徒以游豫为事。特赐公、师、宰执以下宴，及御制诗四

韵赐太师蔡京。六年正月七日，御笔：“今岁闰余候晚，犹未春和。晷短气寒，于宴集无舒缓之乐。景灵宫朝献，移十四日东宫、十五日西宫，毕，诣上清储祥宫烧香。十六日诣醴泉观等处烧香。上元节移于闰正月十四日为始。”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赐太师蔡京以下应两府赴睿谟殿宴，景龙门观灯。续有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辅臣，观灯。

赐酺。自秦始。秦法，三人以上会饮则罚金，故因事赐酺，吏民会饮，过则禁之。唐尝一再举行。

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诏曰：“王者赐酺推恩，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累朝以来，此事久废，盖逢多故，莫举旧章。今四海混同，万民康泰，严禋始毕，庆泽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可赐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楼下，赐之酒食。明日，赐群臣宴于尚书省，仍作诗以赐。明日，又宴群臣，献歌、诗、赋、颂者数十人。

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诏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御史台、皇城司毋得纠察。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凤楼观酺，宗室、近臣侍坐。楼前露台奏教坊乐，召父老五百人列坐，赐饮于楼下。后二日，上复御楼，赐宗室、文武百官宴于都亭驿，赐诸班、诸军将校羊酒。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诏应致仕官并令赴都亭驿酺宴，御楼日合预坐者亦听。又诏朝臣已辞、未见，并听赴会。凡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露台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彩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复为棚车二十四，每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纆，分载诸军、京畿伎乐，又于中衢编木为栏处之。徙坊市

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上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安否，赐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上举觞，教坊乐作，二大车自升平桥而北，又有旱船四挟之以进，輶车由东西街交骛，并往复日再焉。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宗室亲王、近列牧伯洎旧臣、宗室官，为设彩棚于左右廊庑。士庶纵观，车骑填溢，欢呼震动。第二日宴群臣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禁军将校日会于殿前马、步军之廨。

是岁，东封泰山，所过州府，上御子城门楼，设山车、彩船载乐，从臣侍坐，本州父老、进奉使、蕃客悉预。兖州驻蹕，仍赐群臣会于延寿寺。所在改赐门名，兖州曰“回銮覃庆”，郓州曰“升中延福”，濮州曰“告成延庆”。澶州以行宫迫隘，当衢结彩为殿，名曰“延禧”。幸汾阴、亳州，皆如东封路。河中府门名曰“诏毕宣恩”，陕州曰“霈泽惠民”，郑州曰“回銮庆赐”。西京将议改五凤楼名，上曰：“此太祖所建，因瑞应，不可更也。”华阴就行宫宴父老，赐驿亭名曰“宣泽”。至郑州，以太宗忌日甫过，罢会，赐与如例。亳州曰“奉元均庆”，南京曰“重熙颁庆”。

天禧五年，以畿县追集、老人疲劳之故，止召两赤县、坊县父老预会，其不预名亦听，给以赐物。天下赐酺，各令州、府会官属父老，边州或遣中使就赐。又诏开封府：“赐酺日，罪人酗酒而不伤人者，咸释之。再犯，论如法。”后赐酺皆准此。宋之繁庶，于斯为盛，后遂为定制云。

志第六十七

礼十七（嘉礼五）

巡幸 养老 视学 赐进士宴 幸秘书省 进书仪 大射仪 乡饮酒礼

巡幸之制，唐《开元礼》有告至、肆觐、考制度之仪，《开宝通礼》因之。

太祖幸西京，所过赐夏、秋田租之半。真宗朝诸陵及举大礼，途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过京城，服靴袍、具鸾驾。群臣公服系鞋，供奉班及内朝官前导。凡从官并日赴行宫，合班起居，晚朝视事，群臣不赴。中顿侍食，百官就宿顿迎驾讫，先发，或道途隘远，则免迎驾。将进发，近臣、诸军赐装钱。出京，留司马、步诸军夹道左右，至新城门外奉辞，留守辞于门内，百官、父老辞于苑前，召留守等赐饮苑中。州县长吏、留司官待于境。所过赐巡警兵、守津梁行邮治道卒时服钱履，父老绫袍、茶帛，途中赐卫士缗钱。所幸寺、观，赐道、释茶帛，或加紫衣、师号。吏民有以饗饩、酒果、方物献者，计值答之。命官籍所过系囚、逋负者，日引对，多原释。仍采访民间疾苦，振恤鰥、寡、孤、独。车服、度量、权衡有不如法，则举仪制禁之。有奇材、异德及政事尤异者，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其不守廉隅、昧于正理者，并条析以

闻。官吏知民间疾苦者，亦许录奏。所过州、府，结彩为楼，陈音乐百戏。道、释以威仪奉迎者，悉有赐。东京留守遣官表请还京，优诏答之。驾还京，大陈兵卫以入。

凡行幸，太祖、太宗不常其数。自咸平中，车驾每出，金吾将军帅士二百人，执楯周绕，谓之禁围，春、夏绯衣，秋、冬紫衣。郊祀、省方并增二百，服锦袄，出京师则加执剑。亲王、中书、枢密、宣徽行围内，余官围外。大礼备仪卫，则有司先布土为黄道，自宫至祀所，左右设香台、画瓮、青绳阑干。巡省在途则不设。

凡巡省，翰林进号传诗付枢密院，每夕摘字，令卫士相应为识。东京旧城城门、西京皇城司并契勘，内外城、宫庙门并勘箭，出入皆然。入藩镇外城、子城门亦勘箭。朝陵定扈从官人数，入柏城者，仆射以上三人，丞、郎以上二人，余各一人。东封，定仗内导驾官从人数，亲王、中书、枢密、宣徽、三司使四人，学士、尚书丞郎、节度使三人，大两省、大卿监、三司副使、枢密承旨、客省阁门使副、金吾大将军押仗鸣珂、内殿崇班以上二人，余各一人。命诸司巡察之。自后举大礼，皆循此制。

建炎元年七月，诏曰：“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来，图虑弗臧，祸生所忽。肆朕纂承，顾瞻宫室，何以为怀？是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蹕近甸，号召军马。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十月一日，车驾登舟，巡幸淮甸，宰执、侍从、百司、三卫、禁旅五军将佐扈卫以行，驻蹕扬州。

三年，幸杭州，自杭州幸江宁府，寻幸浙西，自浙西幸浙东。乃下诏曰：“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軫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于锋镝。故

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今诸路之兵聚于江、浙之间，朕不惮亲行，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窥我行在，倾我宗社，涂炭生灵，竭取东西金帛、子女，则朕亦何爱一身，不临行阵，以践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二圣拘縻之辱，悼杀戮焚残之祸。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并计合谋，同心戮力，奋励而前，以存家国！”乃诏御前应奉官司自合扈从外，内太常寺据实用人数扈从，余接续起发。四年正月，次台州。二月，次温州。三月，幸浙西。

绍兴元年，诏移蹕临安府。六年，诏周视军师，车驾进发，遣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庙。自临安幸平江，寻幸建康。八年二月，还临安。三十一年九月，诏：“金人背盟失信，今率精兵百万，躬行天讨，用十二月十日车驾进发，应行宫临安府文武百僚城北奉辞。”其日，应文武百僚先诣城北幕次，俟车驾御舟将至，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立班定，两拜讫，俟御舟过，班退。三十二年正月，诏：“视师江上，北骑遁去，两淮无警，已委重臣统护诸将经画进讨。今暂还临安，毕恭文祔庙之礼。宜令有司增修建康百官吏舍、诸军营砦，以备往来巡幸，可择日进发。”车驾还宫。

养老于太学，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至太学酌献文宣王。三祭酒，再拜，归御幄。比车驾初出，量时刻，遣使迎三老、五更于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车，导从

至太学就次；国老、庶老，有司预戒之，各服朝服，集于其次。大乐正帅工人、二舞入，立于庭。东上阁门、御史台、太常寺、客省、四方馆自下分引百官、宗室、客使、学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视学班。太常博士赞三老、五更俱出次，引国老、庶老立于后，重行异位。

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辅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皇帝出大次，侍卫如常仪。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宫架《乾安》之乐作，皇帝即御坐，乐止。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夹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执笔以从。三老、五更入门，宫架《和安》之乐作，至宫架北，北向立，以东为上。奉礼郎引群老随入，位于其后，乐止。博士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仍杖夹扶，宫架《和安》之乐作，至西阶下，乐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阶升堂，国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当御坐揖，群老亦揖，皇帝为兴。次奉礼郎揖国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礼郎引国老以下，各于席后立。典仪赞各就坐，赞者承传，宫架《尊安》之乐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讫，殿中监、尚食奉御进珍羞及黍稷等，先诣御坐前进呈，遂设于三老前，乐止。尚食奉御诣三老坐前，执酱而馈讫。尚酝奉御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执爵，奉于三老。次太官、良酝令以次进珍羞酒食于五更、群老之前，皆食。大乐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乐，三终。史臣既录三老所论善言、善行，宫架作《申安》之乐。《宪言成福》之舞毕，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毕，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老、五更于堂下，当御坐前，奉礼郎引群老复位，俱揖，皇帝为兴。三老、五更降阶至堂下，宫架《和安》之乐作，出门，乐止。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辅前奏礼毕，退，复位。兴

仪赞拜讫，皇帝降坐，太常卿导还大次，百僚以次退，车驾还宫。三老、五更升安车，导从还，翼日诣阙表谢。

视学。哲宗始视学，遂幸国子监，诣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御敦化堂，召从官赐坐，礼部、太常寺、本监官承事郎以上侍立，承务郎以下、三学生坐于东西庑，侍讲吴安诗执经，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终篇，复命宰臣以下至三学生坐，赐茶，丰稷赐三品服，本监官、学官等赐帛有差。遂幸昭烈武成王庙，酌献肃揖。

徽宗幸太学，遂幸辟雍，奠献如上仪。诏司业吴瓘等转官改秩，循资赐章服，文武学生授官，免省试、文解，赐帛有差。所司预设次于敦化堂后，又于堂上稍北当中两间设次，南向设御坐。又设从官及讲筵讲书、执经官并太学官坐御坐之南，东西重行异位。太学生坐于两庑，相向并北上。宰臣以下从官之次，设于中门外。

皇帝酌献文宣王毕，幸太学，降辇入次，帘垂更衣。礼直官、通事舍人引讲官与侍立官入就堂下，皆系鞋。讲书、执经官、学生各立堂下，东西相向。俟报班齐，皇帝升坐，班首奏万福，在位者皆应喏讫，阁门使承旨临阶宣升堂，通事舍人喝拜，应在位者再拜讫，分左右升堂，各就位少立。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引讲书及执经官就北向位，班首奏万福，阁门使宣升堂，舍人喝再拜讫，分东西升堂，立于御坐左右。讲书官在西，东向；执经官在东，西向；学生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皆再拜，立于东西两庑。内侍进书案，以经授执经官，稍前，进于案上。舍人喝拜就坐，宰臣以下并堂上坐，如阁门所进坐位图。讲书毕，通事舍人曰“可起”，群臣皆起，降阶立。执经官降，讲书官于御坐前致辞讫，亦降。舍人喝拜，如有宣答，即再喝拜。阁门宣坐赐茶，舍人喝拜讫，

宰臣以下升堂，各立于位后，学生各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俱拜讫，各分东西庑，以北为上下。舍人喝就坐，上下皆就坐。赐茶毕，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堂上官降阶就位，舍人喝拜，在位者俱拜讫，礼直官引之以次出。学生就位，舍人喝拜，学生俱再拜，退。

绍兴十三年七月，国学大成殿告成，奉安庙像。明年二月，国子司业高闾请幸学，上从之。诏略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学。声明丕阐，轮奂一新。请既方坚，理宜从欲。将款谒于先圣，仍备举于旧章。”三月，上服靴袍，乘辇入监，止辇于大成殿门外。入幄，群臣列班于庭。帝出幄，升东阶，跪上香，执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从祀如常仪。尚舍先设次于崇化堂之后，及堂上之中南向设御坐。阁门设群臣班于堂下，如月朔视朝之仪。宰辅、从臣次于中门之外。上乘辇幸太学，降辇于堂，入次更衣。讲官入就堂下讲位，北向；执经官、学生皆立于堂下，东西相向。帝出次，升御坐，群臣起居如仪。乃命三公、宰辅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讲书及执经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于御坐左右。学生北面再拜，分立两庑北上。内侍进书案牙签，以经授执经官，赐三公、宰辅以下坐。讲毕，群臣皆起，降阶，东西相向立。执经官降，讲官进前致词，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乃赐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于位后。学生北面再拜，分两庑立，上下就坐。赐茶毕，三公以下降阶，学生自两庑降阶，北面再拜，群臣以次出。上降坐还次，乘辇还宫。时命礼部侍郎秦熿执经、司业高闾讲《易》之《泰》，遂幸养正、持志二斋，赐闾三品服，学官迁秩，诸生授官免举，赐帛有差。

上既奠拜，注视貌象，翼翼钦慕，览唐明皇及太祖、真宗、徽宗所制赞文，命有司悉取从祀诸赞，皆录以进。帝遂作先圣

及七十二子赞，冠以序文，亲洒翰墨，以方载之，五月丙辰，登之彩殿，备仪卫作乐，命监学之臣，自行宫北门迎置学宫，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庑。序曰：“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继幸太学，延见诸生。济济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赞》。机政余闲，历取颜回而下七十二人，亦为制赞。用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复知‘师弟子间纓弁森森、覃精绎思’之训，其于世道人心庶几焉。”二十六年十二月，言者谓：“陛下崇儒重道，制为赞辞，刻宸翰于琬琰，光昭往古。寰宇儒绅，敦不顾瞻《云汉》之章？请奉石刻于国子监，以碑本遍赐郡学。”从之。

淳熙四年，孝宗幸太学，如绍兴之仪。命礼部侍郎李焘执经、祭酒林光朝讲《大学》。寻幸武学，如太学之仪。帝肃揖武成王，不拜。嘉泰三年正月，宁宗幸太学，如淳熙之仪。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学，宗、武两学官属、生员并赴太学陪位，候车驾至学，诣先圣文宣王位，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俯伏，兴，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皇帝至崇化堂，宰臣、使相、执政并起居。执经官由东阶、讲官由西阶并升堂，于御前分东西相向立。次引国子监三学学官、学生一班北面再拜，赞各就坐，赐茶。俟讲书毕，起，立班再拜。礼成，执经官、讲书官、国子监三学官、生员各推恩转官有差。咸淳三年正月戊辰，度宗幸太学祗谒，礼部尚书陈宗礼执经，国子祭酒雷宜中讲《中庸》，余并如仪。

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政和新仪》：押宴官以下及释褐贡士班首初入门，《正安》之乐作，至庭中望阙位立，乐止。预宴官就位，再拜讫。押宴官西向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者皆再拜讫。中使宣曰“赐卿等闻喜宴”，在位者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次引押宴官稍前谢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若

赐敕书，即引贡士班首稍前，中使宣曰“有敕”，贡士再拜。中使宣曰“赐卿等敕书”，班首稍前，搢笏，跪，中使授敕书讫，少退，班首以敕书加笏上，俯伏，兴，归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凡预宴官分东西升阶就坐，贡士以齿。酒初行，《宾兴贤能》之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再行，《于乐辟雍》之乐作。酒三行，《乐育人材》之乐作。酒四行，《乐且有仪》之乐作。酒五行，《正安》之乐作。再坐，酒行、乐作，节次如上仪。皆饮讫、食毕，乐止。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复升就坐，酒行、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四行讫，退。次日，预宴官及释褐贡士入谢如常仪。

宁宗庆元五年五月，赐新及第进士曾从龙以下闻喜宴于礼部贡院，上赐七言四韵诗，秘书监杨王休以下继和以进，自后每举并如之。

幸秘书省。绍兴十四年七月，新建秘书省成，秘书少监游操等援宣和故事，请车驾临幸，诏从之。二十七日，幸秘书省，至右文殿降辇，颁手诏曰：“盖闻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汉选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后世推焉。仰惟祖宗建开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兴，而一代致治之原，盖出于此。朕嘉兴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新御榜题，肆从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呜呼！士习为空言，而不为有用之学久矣。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遂陈累朝御书、御制、晋唐书画、三代古器，次宣皇太子、宰臣以下观讫，退。遂赐宴于右文殿，酒五行，群臣再拜退。车驾还内，赐少监游操三品服、御书扇，余官笔墨，馆阁官各转一官。淳熙五年九月十三日，孝宗幸秘书省，如绍兴十四年之仪，帝赋

诗，群臣皆属和。

进书仪。绍兴二十年五月八日，进呈《中兴圣统》，太常博士丁屡明言：“乞比附进呈玉牒行礼。”二十四年，进呈《徽宗御集》，礼部言：“昨绍兴十年，徽宗御制，拟以‘敷文’名阁，今乞权安奉于天章阁，续俟崇建。”二十六年十月，进呈《太后回銮事实》。二十七年三月，宰臣沈该言：“玉牒所官陈康伯等先次编修太祖皇帝玉牒，自诞圣至即位，自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通修一十七年开基玉牒，旧制以梅红罗面签金字，今欲题曰《皇宋太祖皇帝玉牒》。又编修今上皇帝玉牒，自诞圣之后圣德祥瑞、建大元帅府事迹，至即帝位二十余年，又自即位后编修至绍兴二年，通修二十六年中兴玉牒，今欲题曰《皇宋今上皇帝玉牒》。宣祖、太祖、太宗、魏王下各宗《仙源类谱》、五世昭穆，今已修写进本，乞择日进呈。”诏从其请。

前期，仪鸾司、临安府于玉牒殿上南向，设权安奉玉牒、类谱并《中兴圣统》幄次；又至玉牒所向外，设骑从官及文武百官等侍班幕次；又于景灵宫内外，设骑从官幕次。进呈前一日，俟朝退，玉牒所提领官、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玉牒所官等赴本所幕次宿卫。俟仪仗乐人等排立，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玉牒所官诣玉牒殿下，北向立。礼直官引提领官诣玉牒殿下，北向立。礼直官揖、躬、拜，提领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讫。次引提领官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执笏退，复位，皆再拜讫，班退，归幕次宿卫。仪仗乐人作乐，昼夜更互排立。

其日五更，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诣玉牒殿，北向立。礼直官揖、躬、拜，提领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讫。次引提领官诣玉牒、类谱香案前，搢笏，三上香，执笏退，复位。礼直官引提领官诣幄前，西向立。次骑从官分左右乘马，

俟玉牒所率鞞官奉擎玉牒、类谱，腰舆进行，乐人作乐，仪卫、仪仗迎引。次引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骑从，至和宁门下马，执笏步从玉牒、类谱至垂拱殿门外幄次，步从官权归幕次，乐止。仪卫、乐人等并于幄次前排立，俟进呈玉牒、类谱，并如阁门仪讫。

俟玉牒、类谱出殿门，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分左右执笏步从，仪卫乐人前引，迎奉出皇城北宫门，步从等官上马骑从，至和宁门外。前引将至玉牒所，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官于玉牒所门内殿门外立班，内文臣厘务通直郎以上及承务郎见任寺监主簿执事官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迎拜讫。如值雨，地下沾湿，迎拜官吏不迎拜。骑从官至玉牒所，并下马执笏步从，诣玉牒殿下，分东西相向立。礼直官引提领官诣玉牒、类谱幄前，西向立定。

俟玉牒所率鞞官奉擎玉牒、类谱入幄，仪仗、仪卫、鞞官、乐人更互排立。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及玉牒所官、分官赴景灵宫，迎奉《皇帝中兴圣统》赴玉牒殿，同时安奉。

俟安奉时将至，设香案毕，次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官诣玉牒殿下，并北向立班定。礼直官引提领官诣幄前西立，俟日官报时及。次玉牒所安奉玉牒、类谱讫。次引提领官复位，北向立定。礼直官揖、躬、拜，提领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直官引提领官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执笏退，复位立定，在位皆再拜讫，退。仪卫、乐人等以次退。自是，凡进书并仿此，惟进太上皇圣政，则有诣德寿宫之仪。

淳祐五年二月十二日，进孝宗、光宗两朝御集、《宁宗实录》及《理宗玉牒日历》。其日，皇帝御垂拱殿，提举官、礼

仪使、宗室、使相、宰执以下，赴实录院、右文殿、玉牒所、经武阁并行烧香礼毕，奉迎诸书至和宁门，步导至垂拱殿，以俟班齐，各随腰舆入殿下，东西向立。

皇帝服靴袍出宫，殿下鸣鞭，禁卫、诸班直、亲从等并入内省执骨朵使臣，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点检文字以下并腰舆下人，并迎驾，自赞常起居。内擎腰舆人不拜，止应喏。皇帝即御坐。先知阁门官以下，各班起居如常仪。

次入内官下殿，各取合进呈书匣升殿，于殿上东壁各置案上，以南为上。知阁门官二员，自御坐前导皇帝起诣三朝诸书香案前褥位，东向立。阁门提点奏请上香，三上香讫，又奏请皇帝再拜讫，知阁门官前导皇帝复归御坐。知阁门官归东朵殿上侍立，仪銮司彻香案、拜褥，降东朵殿。

次舍人请国史实录院以下提举官、礼仪使、宰执并进读官升殿，于御坐东面西立。国史实录院、国史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官，殿下依旧立。俟入内官进御案，《孝宗御集》提举官并进读御集官稍前立，分进读御集官于御前过，西壁面东立。御集提举诸司官于《孝宗御集》匣前，搯笏、启封、开钥讫，出笏，归侍立位。御集承受官搯笏，于御集匣内取册，转授提举官搯笏接讫，承受出笏，提举官奉册置御案上，出笏。皇帝起前立，提举诸司官、承受官分东西相向立，并搯笏揭册讫，各出笏。进读御集官搯笏稍前，取篋子指读，逐版揭册指读，并如上仪。俟进读毕，皇帝复坐，进读御集官置篋子于御案上，出笏，却于御前东壁面西立以俟。提举官搯笏、收册，复授承受官搯笏接讫，提举官出笏，稍后立。承受官奉册入匣讫，出笏，提举诸司官搯笏、锁匣讫，出笏，归侍立位。次读《光宗御集》、《宁宗实录》、《光宗经武要略》，并同上仪。

次玉牒提举官并进读玉牒官稍前立，分进读玉牒官于御前过，西壁面东立。玉牒提举诸司官于玉牒匣前搢笏、启封钥讫，出笏，归侍立位。玉牒承受官搢笏取册，授提举官置御案上，进读亦如前仪，读毕锁匣，出笏，归侍立位。次日历提举官并进读日历官启封钥，进读亦同。

俱毕，入内官彻案，承受官奉册入匣讫，出笏，提举诸司官搢笏、钥匣讫，出笏，归侍立位。仪鸾司彻卓子，降东朵殿。奉书匣下殿，各置腰舆上。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提举官，礼仪使，宰执并降东阶下殿，东壁面西立。舍人引各官及礼仪使一班当殿面北立定，引各直身出班、敛身称谢讫，归位立，揖，躬身赞拜，两拜讫。赞各祇候直身立宣答，御药下殿宣答，提举官、礼仪使并敛身听宣答讫，御药升殿。揖，躬身赞拜，两拜讫。赞各祇候直身立，舍人引赴东壁面西立。

次引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官一班首直身出班、敛身称谢讫，归位立，揖，躬身赞拜，两拜讫，赞各祇候直身立。如传旨谢恩，知阁门官承旨讫，于折槛东面西立，传与舍人承旨讫，再揖，躬身赞谢恩拜，两拜讫，赞各祇候直身立。不该赐茶官先退。

次引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提举诸司官并承受官以下一班当殿面北立定，揖，躬身赞谢恩拜，两拜讫，赞各祇候直身立，各归位立。

次引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点检文字以下一班当殿面北立定，揖，躬身，赞谢恩拜，两拜讫，赞各祇候直身立，各归位立。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奏阁门无公事，皇帝起还宫，百官导送，奏安两朝《御集》、《实录》于天章阁，《经武要略》于经武阁、《玉牒》于玉牒所、《日历》

于秘阁如仪。

大谢之礼，废于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仪注。其群臣朝谒如元会。酒三行，有司言“请赐王、公以下射”，侍中称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于殿下，王、公以次射，开乐县东西厢，设熊虎等侯。陈赏物于东阶，以赉能者；设丰爵于西阶，以罚否者。并图其冠冕、仪式、表著、埒埒之位以进。帝览而嘉之，谓宰臣曰：“俟弭兵，当与卿等行之。”

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从官再拜奉觴、贡马为贺。预射官中者，帝为之解，赐袭衣、金带、散马，不解则不赐。苑中皆有射棚、画晕的。射则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绯紫绣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节序赐宴，则宗室、禁军大校、牧伯、诸司使副皆令习射，遂为定制。外国使入朝，亦令帅臣伴，赐射于园苑。

政和宴射仪：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系鞋，射官窄衣，奏圣躬万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执弓矢，谢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

皇帝初射中，舍人赞拜，凡左右祇应臣僚，除内侍外，并阶上下再拜。行门、禁卫、诸班、亲从、诸司祇应人并自赞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讫，跪进碗。射官先传弓箭与殿侍，侧立。内侍接碗讫，就拜，起，降阶再拜。有司进御茶床，天武引进奉马列射埒前，员僚奏圣躬万福，东上阁门官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进酒。班首以下横行立，赞再拜，班首奉酒进，乐作，饮毕，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赞各赐酒，群官俱再拜，赞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后，引进司官临阶，宣进奉出，天武奉马出，乐合，复赞就坐，饮讫，揖，兴，诸司收坐物等。射官左侧临阶，取弓箭侍立。皇帝再射中的或双中，如上仪。进酒临时取旨，得旨进酒，更不进奉中扁碗。及解中，更不贺、不进酒。

臣僚射中，引降阶再拜讫，殿下侧立。御箭解中，招箭班进碗，如上仪。舍人再引射，中官当殿揖，躬宣“有敕，赐窄衣、金带”。跪受，箱过再拜，过殿侧服所赐讫，再引当殿再拜，更不谢。如宣再射，或更赐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再解中，赐鞍辔马如上仪。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阶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讫，下殿，舍人宣“有敕，赐银碗”。跪受执碗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赐散马，即同宣赐，宣“有敕，赐银碗，兼赐散马若干匹”。射讫，进御茶床，诸司复陈坐物等，群官各立席后，赞就坐，群官俱坐。酒五行，宣示盞、宣劝如仪，皆作乐。宴毕，内侍举御茶床，三公以下降阶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车驾幸玉津园，皇帝射讫，次命皇太子，次庆王，次恭王，次管军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发，帝前后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车驾幸玉津园，命从驾文武官行宴射之礼，皇太子、宰执以下，酒三行，乐作。皇帝临轩，有司进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进酒，率宰执以下再拜称贺。宣皇太子射，射中，赐。宣预射臣僚射，使相郑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环卫官萧夺里懒射中，各赐袈衣、金带。

乡饮之礼有三：《周礼》，乡大夫，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宾之，一也；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二也；州长，春秋习射于序，先行乡饮礼，三也。后世腊蜡百神、春秋习射、序宾饮酒之仪，不行于郡国，唯贡土日设鹿鸣宴，犹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之遗礼也。然古礼俯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

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入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

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淳化中会例行之。政和礼局定饮酒祭降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属，并参用辟雍宴贡士仪，其有古乐处，令用古乐。既又以河北转运判官张孝纯之言：“《周官》以六艺教士，必射而后行。古者诸侯贡士，天子试诸射宫，请诏诸路州郡，每岁宴贡士于学，因讲射礼。”于是礼官参定射仪：乡饮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东西序，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本州兵马教谕备弓矢应用物，设乐。其日初筵，提举学事、知州军、通判帅应赴乡饮酒官贡士诣射亭，执弓矢，揖人射，乘矢若中，则守帖者举获唱获，执算者以算投壶毕，多算胜少算。射毕，赞者赞揖，酬酢如仪毕，揖退饮，如乡饮酒。

绍兴七年，郡守仇恂置田以供费。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乡饮仪制，遍下郡国，于是国子祭酒高闾草具其仪上之，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合，诸儒莫解其指意。

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俯于巽，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士之熟于礼仪者。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序宾祭酒，再拜，诣盥洗洗觶，至酒尊所酌实觶，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

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觶致辞，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俯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

志第六十八

礼十八（嘉礼六）

皇太子冠礼皇子附 公主笄礼 公主下降仪宗室附 亲王纳妃 品官婚礼士庶人婚礼

皇太子冠仪，尝行于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亲制《冠礼沿革》十一卷，命仪礼局仿以编次。

其仪：前期奏告天地、宗庙、神稷、诸陵、宫观。殿中监帅尚舍张设垂拱、文德殿门之内，设香案殿下螭陛间，又为房于东朵殿。大晟展宫架乐于横街南，太常设太子冠席东阶上、东宫官位于后，设褥位，陈服于席南，东领北上。远游冠簪导、袞冕簪导同箱，在服南。设盥洗阼阶东，盥在洗东，篚在洗西，实巾一，加勺冪。光禄设醴席西阶上，南面，实侧尊在席南。又设饌于席，加冪。执事者并公服，立盥洗酒饌之所。九旒冕、远游冠、折上巾各一匱，奉礼郎三人执以侍于东阶之东、西北上。设典仪位于宫架东北，赞者二人在南，西向。

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太子诣朵殿东房。皇帝乘辇，驻垂拱殿，百官起居如月朔视朝仪。左辅版奏中严，内外符宝郎奉宝先出；左辅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诣文德殿，帘卷。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殿上鸣鞭，皇帝出西阁乘辇，协律郎俯伏，跪，举麾，兴，工鼓祝，奏《乾

安》之乐，殿上扇合。礼直官、太常博士引礼仪使导皇帝出，降辇即坐，帘卷扇开，鞭鸣乐止，炉烟升。符宝郎奉宝陈于御坐左右，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入门，《肃安》之乐作，至位，乐止。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左辅诣御坐前，承制降东阶，诣掌冠者前西向称有制，典仪赞在位官再拜讫，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礼。”掌冠、赞冠者再拜讫，文臣侍从官、宗室、武臣节度使以上升殿，东西立，应行礼官诣东阶下立。

东宫官入，诣太子东房，次礼直官等引太子，内侍二人夹侍，东宫官后从，《钦安》之乐作，即席西向坐，乐止。引掌冠、赞冠者以次诣盥洗，乐作，搯笏，盥帨讫，出笏，升，乐止。执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咨尔元子，肇冠于阼。筮日择宾，德成礼具。于万斯年，承天之祜。”乃跪冠，《顺安》之乐作，掌冠者兴，席南北面立，后准此。赞冠者进席前，北面跪正冠，兴，立于掌冠者之后。太子兴，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

掌冠者揖太子复坐，礼直官等引掌冠者降诣盥洗，如上仪。赞冠者进席前，北向跪，脱折上巾置于匱，兴，内侍跪受，兴，置于席。执远游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学以让，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福。”乃跪冠，《懿安》之乐作，掌冠者兴。赞冠者进，跪簪结紉，兴。太子兴，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

掌冠者揖太子复坐，掌冠者降诣盥洗，及赞冠者跪，脱远游冠，并如上仪。执袞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弥尊，国本以正。

无疆惟休，有室大竞。懋昭厥德，保兹永命。”乃跪冠，《成安》之乐作。掌冠者兴。赞冠者如上仪，跪簪结纛。内侍进服，服讫，乐止。礼直官等引太子降自东阶，乐作，由西阶升，即醴席南向坐，乐止。又引掌冠者诣盥洗，乐作，盥帨讫，升西阶，乐止。赞冠者跪取爵，内侍注酒，掌冠者受爵，跪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嘉荐，有飴其香。拜受祭之，以定尔祥。令德寿岂，日进无疆。”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乐作，饮讫，奠爵执圭。太官令设饌席前，太子搢圭，食讫，乐止，执圭兴，太官令彻饌、爵。

礼直官等引自西阶诣东房，易朝服，降立横街，南北向，东宫官复位，西向。太子初行，乐作，至位，乐止。礼直官等引掌冠、赞冠者诣前，西向，掌冠者少进，字之曰：“始生而名，为实之宾。既冠而字，以益厥文。永受保之，承天之庆。奉敕字某。”太常博士请再拜，太子再拜讫，搢笏，舞蹈，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左辅承旨，降自东阶，诣太子前，西向，宣曰“有敕”，太子再拜，宣敕曰：“事亲以孝，接下以仁。远佞近义，禄贤使能。古训是式，大猷是经。”宣讫，太子再拜讫，礼直官等引太子前，俯伏，跪，奏称：“臣虽不敏，敢不祇奉！”奏讫，兴，复位，再拜讫，引出殿门，乐作，出门，乐止。侍立官并降复位，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奏礼毕，鸣鞭。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皇帝降坐，左辅奏解严，放仗，在位官皆再拜，退。

太子入内，朝见皇后，如宫中仪。乃择日谒太庙、别庙，宿斋于本宫。质明，服远游冠、朱明衣，乘金辂。至庙，改服衮冕，执圭行礼，群臣称贺，皇帝赐酒三行。

皇子冠，前期择日奏告景灵宫，太常设皇子冠席文德殿东

阶上，稍北东向，设褥席，陈服于席南，东领北上。九旒冕服、七梁进贤冠服、折上巾公服、七梁冠簪导、九旒冕簪导同箱，在服南。设盥洗、酒馔、旒冕、冠、巾及执事者，并如皇太子仪。

其日质明，皇帝通天冠、绛纱袍，御文德殿。皇子自东房出，内侍二人夹侍，王府官从，《恭安》之乐作，即席南向坐，乐止。掌冠者进折上巾，北向跪冠，《修安》之乐作；赞冠者进，北面跪正冠，皇子兴，内侍跪进服讫，乐止。掌冠者揖皇子复坐，以爵跪进，祝曰：“酒醴和旨，笾豆静嘉。授尔元服，兄弟具来。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子搢笏，跪受爵，《翼安》之乐作，饮讫，太官令进馔讫。再加七梁冠，《进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宾赞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厥服，礼仪有序。允观尔成，承天之祜。”皇子跪受爵，《辅安》之乐作，太官奉馔。三加九旒冕，《广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旨酒嘉栗，甘荐令芳。三加尔服，眉寿无疆。永承天休，俾炽而昌。”皇子跪受爵，《贤安》之乐作，太官奉馔，馔彻。

皇子降，易朝服，立横阶南，北向位，掌冠者字之曰：“岁日云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顺尔成德，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子再拜舞蹈，又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左辅宣敕，戒曰：“好礼乐善，服儒讲艺。蕃我王室，友于兄弟。不溢不骄，惟以守之。”皇子再拜，进前俯伏，跪称：“臣虽不敏，敢不祇奉！”俯伏，兴，复位，再拜，出。殿上侍立官并降，复位，再拜，放仗。明日，百僚诣东上阁门贺。

公主笄礼。年十五，虽未议下嫁，亦笄。笄之日，设香案于殿庭；设冠席于东房外，坐东向西；设醴席于西阶上，坐西向东；设席位于冠席南，西向。其裙背、大袖长裙、褕翟之衣，各设于檐，陈下庭；冠笄、冠朵、九翟四凤冠，各置于盘，蒙

以帕。首饰随之，陈于服檐之南，执事者三人掌之。栉总置于东房。内执事宫嫔盛服旁立，俟乐作，奏请皇帝升御坐，乐止。

提举官奏曰：“公主行笄礼。”乐作，赞者引公主入东房。次行尊者为之总髻毕，出，即席西向坐。次引掌冠者东房，西向立，执事奉冠笄以进，掌冠者进前一步受之，进公主席前，北向立，乐止，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绵鸿，以介景福。”祝毕，乐作，东向冠之，冠毕，席南北向立；赞冠者为之正冠，施首饰毕，揖公主适房，乐止。执事者奉裙背入，服毕，乐作，公主就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赞冠者执酒器，执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执酒，北向立，乐止，祝曰：“酒醴和旨，笾豆静嘉。受尔元服，兄弟具来。与国同休，降福孔皆。”祝毕，乐作，进酒，公主饮毕，赞冠者受酒器，执事者奉饌，食讫，彻饌。

复引公主至冠席坐，乐止。赞冠者至席前，赞冠者脱冠置于盘，执事者彻去，乐作。执事者奉冠以进，掌冠者进前二步受之，进公主席前，北向立，乐止，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饰以威仪，淑谨尔德。眉寿永年，享受遐福。”祝毕，乐作，东向冠之，冠毕，席南北向立。赞冠者为之正冠，施首饰毕，揖公主适房，乐止。执事奉大袖长裙入，服毕，乐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赞冠者执酒器，执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执酒，北向立，乐止，祝曰：“宾赞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尔服，礼仪有序。允观尔成，永天之祜。”祝毕，乐作，进酒，公主饮毕，赞冠者受酒器，执事者奉饌食讫，彻饌。

复引公主至冠席坐，乐作。赞冠者至席前，赞冠者脱冠置于盘，执事者彻去，乐作。执事奉九翬四凤冠以进，掌冠者进前三步受之，进公主席前，向北而立，乐止，祝曰：“以岁之吉，以月之令，三加尔服，保兹永命。以终厥德，受天之庆。”

祝毕，乐作，东向冠之，冠毕，席南北向立。赞冠者为之正冠、施首饰毕，揖公主适房，乐止。执事者奉榆翟之衣入，服毕，乐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赞冠者执酒器，执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执酒，北向立，乐止，祝曰：“旨酒嘉荐，有饎其香。咸加尔服，眉寿无疆。永承天休，俾炽而昌。”祝毕，乐作，进酒，公主饮毕，赞冠者受酒器。执事者奉饌，食讫，彻饌。

复引公主至席位立，乐止，掌冠者诣前相对，致辞曰：“岁日具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令德攸宜。表尔淑美，永保受之。可字曰某。”辞讫，乐作，掌冠者退。引公主至君父之前，乐止，再拜起居，谢恩再拜。少俟，提举进御坐前承旨讫，公主再拜。提举乃宣训辞曰：“事亲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溢不骄，毋谀毋欺。古训是式，尔其守之。”宣讫，公主再拜，前奏曰：“儿虽不敏，敢不祗承！”归位再拜，见后母之礼如之。

礼毕，公主复坐，皇后称贺，次妃嫔称贺，次掌冠、赞冠者谢恩，次提举众内臣称贺，其余班次称贺，并依常式。礼毕，乐作；驾兴，乐止。

公主下降。初被选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裘衣、银鞍勒马、采罗百匹，谓之系亲。又赐办财银万两，进财之数，倍于亲王聘礼。出降，赐甲第。余如诸王夫人之制。掌扇加四，引障花、烛笼各加十，皆行舅姑之礼。诸亲递加赐赉。其县主系亲以金带，赐办财银五千两，纳财赐赉，大率三分减其二。宗室女特封郡君者，又差降焉。

嘉祐初，礼官言：“礼阁新仪，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今选尚一出

朝廷，不待纳采。公主封爵已行诞告，不待问名。若纳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日。宜稍依五礼之名，存其物数，俾知婚姻之事重、而夫妇之际严如此，亦不忘古礼之义也。”时兖国公主下嫁李玮，诏赐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雁、币、玉、马等物，陈于内东门外，以授内谒者，进入内侍掌事者受，唯马不入。

神宗即位，诏以“昔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宜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于是著为令。仍命陈国长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见舅姑行礼自此始。旧例，长公主凡有表章不称妾，礼院议谓：“男子、妇人，凡于所尊称臣若妾，义实相对。今宗室伯叔近臣悉皆称臣，即公主理宜称妾。况家人之礼，难施于朝廷。请自大长公主而下，凡上笺表，各据国封称妾。”从王师约之请也。

康国公主下降，太常寺言：“按令，公主出降，申中书省，请皇后帅宫闈掌事人送至第外，命妇从，今请如令。”诏：“出降日，婉仪帅宫闈掌事者送至第外，命妇免从。”

徽宗改公主为姬，下诏曰：“在熙宁初，有诏厘改公主、郡主、县主名称，当时群臣不克奉承。近命有司稽考前世，周称‘王姬’，见于《诗·雅》。‘姬’虽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其称大长者，为大长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国号，内两国者以四字。”

其出降日，婿家具五礼，修表如上仪。太史局择日告庙。

亲迎。前一日，所司于内东门外量地之宜，西向设婿次。其日，婿父醮子如上仪。乃命之曰：“往迎肃雍，以昭惠宗祐。”子再拜，曰：“祇率严命！”又再拜，降，出乘马，至东华门内

下马，礼直官引就次。有司陈帝姬卤簿、仪仗于内东门外，候将升厌翟车，引婿出次于内东门外，躬身西向。掌事者执雁，内谒者奉雁以进，俟帝姬升车，婿再拜，先还第。

同牢。其日初昏，掌事者设巾、洗各二于东阶东南，一于室北。水在洗东，尊于室中，实四爵、两盃于筐。婿至本第，下马以俟。帝姬至，降车，赞者引婿揖之以入，及寝门又揖，导之升阶，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对位，又揖帝姬，皆即坐受盞三饮，俱兴，再拜，赞者彻酒。

见舅姑。夙兴，帝姬著花钗、服褕翟以俟见。赞者设舅姑位于堂上，舅位于东，姑位于西，各服其服就位。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阶，诣舅位前再拜，赞者以枣栗授帝姬奉置舅位前，舅即坐，赞者进彻以东，帝姬退，复位，又再拜。女相者引诣姑位前再拜，赞者以脍修授帝姬奉置姑位前，姑即坐，赞者亦彻以东，帝姬退，复位，又再拜。次醴妇、盥馈、飧妇如仪。

诸王纳妃。宋朝之制，诸王聘礼，赐女家白金万两。敲门，即古之纳采。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壶、彩四十匹。定礼，羊、酒、彩各加十，茗百斤，头{须巾}巾段、绫、绢三十匹，黄金钗钏四双，条脱一副，真珠琥珀瓔珞、真珠翠毛玉钗朵各一副，销金生色衣各一袭，金涂银合二，锦绣绫罗三百匹，果盘、花粉、花冪、眠羊卧鹿花饼、银胜、小色金银钱等物。纳财，用金器百两、彩千匹、钱五十万、锦绮、绫、罗、绢各三百匹，销金绣画衣十袭，真珠翠毛玉钗朵各三副，函书一架缠束帛，押马函马二十匹，羊五十口，酒五十壶，系羊酒红绢百匹，花粉、花冪、果盘、银胜、罗胜等物。亲迎，用涂金银装肩舆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团掌扇四，引障花十树，生色烛笼十，高髻钗插并童子八人骑分左右导扇舆。其宗室子聘礼，赐女家白金五千两。其敲门、定礼、纳财、亲迎礼皆减半，远属族卑者

又减之。

政和三年四月，议礼局上皇子纳夫人仪：

采择。使者曰：“奉制，某王之俪，属子懿淑。谨之重之，使某行采择之礼。”宾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颀愚，不足以备采择，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辞。”

问名。使者曰：“某王之俪，采择既谐。将加官占，奉制问名。”宾者入告，主人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辞。”

告吉。使者曰：“官占既吉，奉制以告。”宾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占祝之吉，臣与有幸。臣某谨奉典制。”

告成。使者曰：“官占云吉，嘉偶既定，制使某以仪物告成。”宾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赐臣以重礼，臣某谨奉典制。”

告期。使者曰：“涓辰之良，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宾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谨奉典制。”

前期，太史局择日，奏告景灵宫。

赐告。前一日，主人设使者次，如常仪，使者以内侍为之。又设告箱之次于中门外，北向，随阙所向，设香案于寝庭。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主人出迎于大门外，北向再拜，使者不答拜。谒者引使者入门而左，主人入门而右，举告箱者同入。主人立香案左，使者在右，举告箱者以告置于香案。女相者引夫人出，面阙立，使者称有制，女相者赞再拜，使者曰：“赐某国夫人告。”又赞再拜，退，使者出。

皇帝醮戒于所御之殿，皇子乘象辂亲迎。同牢、夫人朝见、盥馈、皇帝皇后飨夫人如仪。

其诸王以下：

纳采。宾曰：“某官以伉俪之重，施于某王，某官谓主人，

某王谓媾。某王率循彝典，以某将事，敢请纳采。”某王谓媾父，某谓宾。宾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闲于姆训，维是殿修、枣栗之馈，未知所以告虔也。某听命于庙，敢不拜嘉。”

问名。宾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诸龟筮，敢请问名。”宾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恭谨，重正昏礼，将以加诸卜，某敢不以告。”

纳吉。宾曰：“某王承嘉命，稽诸卜筮，龟筮协从，使某以告。”宾者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于某未教之女，而卜以吉告，其曷敢辞。”

纳成。宾曰：“某官以伉俪之重，施于某王，某王，上谓媾，下谓媾父。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币，以某将事，敢请纳成。”宾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顺彝典，申之以备物，某敢不重拜嘉。”

请期。宾曰：“某王谨重嘉礼，将卜诸近日，使某请期。”宾者入告，主人再辞。宾者出告，宾曰：“某既不获受命于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宾者入告，主人曰：“谨奉命以从。”

亲迎。前一日，主人设宾次，宾谓媾。如常仪。其日大昕，媾之父服其服，告于祢庙，无庙者设神位于厅东，不应设位者不设。子将行，父醮之于厅事。赞者设父位中间，南向，设子位父位之西，近南，东向。父即坐，子公服升自西阶，进立位前。赞者注酒于盞，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赞者又设媾父位前，子举酒兴，即坐饮食讫，降，再拜，进立于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偶，厘尔内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于祢庙，如请期之仪。宾将至，主人设神位于寝户外之西，设媾女位于户内，南向，具酒饌。宾至，赞者引就次，女盛服于房中，就位南向立，姆

位于右，从者陪其后。父公服升自东阶，立于寝户外之东，西向。内赞者设酒馔，女就位坐，饮食讫，降，再拜，内赞者彻酒馔。主人降立东阶东南，西面，赞者引宾出次，立于门西，东面，傒者进受命，出请事，宾曰：“某受命于父，以兹嘉礼，躬听成命。”傒者入告，主人曰：“某固愿从命。”傒者出告讫，入引主人迎宾大门外之东，西面揖宾，宾报揖。主人入门而右，宾入门而左，执雁者从入，陈雁于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于东阶上，西面；宾升西阶进，当寝户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宾初入门，母出，立于寝户外之西，南面，宾拜讫，姆引女出于母左，父命之曰：“往之汝家，以顺为正，无忘肃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无违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尔诚听于训言，毋作父母羞！”女出门，媾先还第。

其同牢、庙见、见舅姑诸礼，皆如仪。

凡宗室婚姻，治平中，宗正司言：“宗室女舅姑、夫族未立仪制，皆当创法。”诏：“媾家有二世食禄，即许娶宗室女，未仕者与判、司、簿、尉，已任者随资序推恩。即媾别祖、女别房，旧为婚姻而于今卑尊不顺者，皆许。媾之三代、乡贯、生月、人材书札，止令婚主问验，以告宗正寺、大宗正司，寺、司详视，如条保明。所进财皆赐媾家，令止于本宫纳财，媒妁、使令之非理求勾，许告。宗室女事舅姑及见夫之族亲，皆如臣庶之家。”其后又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已上，即许为婚姻。

熙宁十年，又诏：“应袒免以上亲不得与杂类之家婚嫁，谓舅尝为仆、姑尝为娼者。若父母系化外及见居沿边两属之人，其子孙亦不许为婚。缙麻以上亲不得与诸司胥吏出职、纳粟得官及进纳技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通婚。后又禁刑徒人子孙为婚。应婚嫁者委主婚宗室，择三代有任州县官或殿直

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岁数奏上，宗正司验实召保，付内侍省宣系，听期而行。嫁女则令其婿召保。其冒妄成婚者，以违制论。主婚宗室与媒保同坐，不以赦降，自首者减罪，告者有赏。非袒免亲者依庶姓法。宗室离婚，委宗正司审察，若于律有可出之实或不相安，方听。若无故摺拾者，劾奏。如许听离，追完赐予物，给还嫁资。再娶者不给赐。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寻诏：“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

品官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庙见、见舅姑、姑醴妇、盥馈、飧妇、送者，并如诸王以下婚。四品以下不用盥馈、飧妇礼。

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其无雁奠者，三舍生听用羊，庶人听以雉及鸡鹜代。其辞称“吾子”。

亲迎。质明，掌事者设祢位厅事东间，南向。婿之父服其服，北面再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礼宜有室，聘某氏第几女，以某日亲迎，敢告。”子将行，父坐厅事，南向，子服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假九品服，余并皂衫衣、折上巾。立父位西，少南，东向。赞者注酒于盞授子，子再拜，跪受，赞者又以饌设位前，子举酒兴，即坐饮食讫，降，再拜，进立父位前，命之曰：“厘尔内治，往求尔匹。”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

初婚，掌事者设酒饌室中，置二盞于盘，婿服其服如前服，至女家，赞者引就次，掌事者设祢位，主人受礼，如请期之仪。主人谓女父。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阶立房外之东，西向。非南向者，各随其所向。父立于门外之左，余放此。赞者注酒于盞授女，女再拜受盞；赞者又以饌设于位前，女即坐饮食讫，降，再拜。父降立东阶下，宾出次，宾谓婿。主人迎于门，揖宾入，

宾报揖，从入。主人升东阶，西面；宾升西阶，进当房户前，北面。掌事者陈雁于阶，宾曰：“某受命于父，以兹嘉礼，躬听成命。”主人曰：“某固愿从命。”宾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曰：“往之汝家，无忘肃恭！”母戒之曰：“夙夜以思，无有违命！”诸母申之曰：“无违尔父母之训！”女出，婿先还，俟于门外。妇至，赞者引就北面立，婿南面，揖以入，至于室。掌事者设对位室中，婿妇皆即坐，赞者注酒于盞授婿及妇，婿及妇受盞饮讫。遂设馔，再饮、三饮，并如上仪。婿及妇皆兴，再拜，赞者彻酒馔。

见祖祢、见舅姑、醴妇、飧送者，如仪。

志第六十九

礼十九（宾礼一）

大朝会议 常朝仪

《周官》：司仪掌九仪宾客摈相，诏王南乡以朝诸侯。”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大客之仪，以亲诸侯”。盖君臣之际体统虽严，然而接以仁义，摄以威仪，实有宾主之道焉。是以《小雅·鹿鸣》燕其臣下，皆以嘉宾称之。宋之朝仪，政和详定五礼，列为宾礼。今修《宋史》，存其旧云。

大朝会。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之礼。太祖建隆二年正月朔，始受朝贺于崇元殿，服衮冕，设宫县、仗卫如仪。仗退，群臣诣皇太后宫门奉贺。帝常服御广德殿，群臣上寿，用教坊乐。五月朔，受朝贺于崇元殿，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宫县、仪仗如元会议。乾德三年冬至，受朝贺于文明殿，四年于朝元殿，贺毕，常服御大明殿，群臣上寿，始用雅乐登歌、二舞，群臣酒五行罢。

太宗淳化三年正月朔，命有司约《开元礼》定上寿仪，皆以法服行礼，设宫县、万舞，酒三行罢。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朔，雨，命放仗，百官常服，起居于长春殿，退诣正衙，立班宣制。

仁宗天圣四年十二月，诏明年正月朔先率百官赴会庆殿，

上皇太后寿，酒毕，乃受朝天安殿，仍令太常礼院修定仪制。

五年正月朔，晓漏未尽三刻，宰臣、百官与辽使、诸军将校，并常服班会庆殿。内侍请皇太后出殿后幄，鸣鞭，升坐；又诣殿后皇帝幄，引皇帝出。帝服靴袍，于帘内北向褥位再拜，跪称：“臣某言：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尊号皇太后陛下，膺时纳祐，与天同休。”内常侍承旨答曰：“履新之祐，与皇帝同之。”帝再拜，诣皇太后御坐稍东。内给事酌酒授内谒者监进，帝跪进讫，以盘兴，内谒者监承接之，帝却就褥位，跪奏曰：“臣某稽首言：元正令节，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再拜，内常侍宣答曰：“恭举皇帝寿酒。”帝再拜，执盘侍立，教坊乐止，皇帝受虚盏还幄。通事舍人引百官横行，典仪赞再拜、舞蹈、起居。太尉升自西阶，称贺帘外，降，还位，皆再拜、舞蹈。侍中承旨曰：“有制。”皆再拜，宣曰：“履新之吉，与公等同之。”皆再拜、舞蹈。阁门使帘外奏：“宰臣某以下进寿酒。”皆再拜。太尉升自东阶，翰林使酌御酒盏授太尉，执盏盘跪进帘外，内谒者监跪接以进，太尉跪奏曰：“元正令节，臣等不胜庆抃，谨上千万岁寿。”降，还位，皆再拜。宣徽使承旨曰：“举公等觴。”皆再拜。太尉升，立帘外，乐止。内谒者监出帘授虚盏。太尉降阶，横行，皆再拜、舞蹈。宣徽使承旨宣群臣升殿，再拜，升，及东西厢坐，酒三行，侍中奏礼毕，退。枢密使以下迎乘舆于长春殿，起居称贺。百官就朝堂易朝服，班天安殿朝贺，帝服衮冕受朝。礼官、通事舍人引中书令、门下侍郎各于案取所奏文，诣褥位，脱剑舄，以次升，分东西立。诸方镇表、祥瑞案先置门外，左右令史绛衣对举，给事中押祥瑞、中书侍郎押表案入，分诣东、西阶下对立。既贺，更服通天冠、绛纱袍，称觴上寿，止举四爵。乘舆还内，恭谢太后如常礼。

神宗元丰元年，诏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等详定正殿御殿仪注，敏求遂上《朝会议》二篇、《令式》四十篇，诏颁行之。其制：

元正、冬至大朝会，有司设御坐大庆殿，东西房于御坐之左右少北，东西阁于殿后，百官、宗室、客使次于朝堂之内。外。五辂先陈于庭，兵部设黄麾仗于殿之内。外。大乐令展宫架之乐于横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于宫架外。协律郎二人，一位殿上西阶之前楹，一位宫架西北，俱东向。陈舆辇、御马于龙墀，伞扇于沙墀，贡物于宫架南冬至不设贡物，余则列大庆门外。陈布将士于街。左、右金吾六军诸卫勒所部，列黄麾大仗于门及殿庭。百僚、客使等俱入朝。文武常参官朝服，陪位官公服，近仗就陈于阁外。大乐令、乐工、协律郎入就位。中书侍郎以诸方镇表案、给事中祥瑞俟于大庆门外之左右冬至不设给事中位、祥瑞案。诸侍卫官各服其器服。

辇出，至西阁降辇，符宝郎奉宝诣阁门奉迎，百官、客使、陪位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中严，又奏外办。殿上鸣鞭，宫县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协律郎举麾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出自西房，降舆即坐，扇开，殿下鸣鞭。协律郎偃麾乐止，炉烟升。符宝郎奉宝置御坐前，中书侍郎、给事中押表案、祥瑞案入，诣东西阶下对立，百官、宗室及辽使班分东西，以次入，《正安》乐作，就位。乐止，押乐官归本班，起居毕，复案位。三师、亲王以下及御史台、外正任、辽使俱就北向位。典仪赞拜，在位者皆再拜，起居讫，太尉将升，中书令、门下侍郎俱降至西阶下立凡太尉行则乐作，至位乐止。太尉诣西阶下，解剑脱舄升殿。中书令、门下侍郎各于案取所奏之文诣褥位，解剑脱舄以次升，分东西立以俟。太尉诣御坐前，北向跪奏：“文

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启祚，万物咸新冬至易为“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皇帝陛下应乾纳祐，与天同休。”俯伏，兴，降阶，佩剑纳舄余官准此。还位，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再拜。侍中进当御坐前承旨，退临阶，西向，称制宣答曰：“履新之庆冬至易曰“履长之庆”，与公等同之。”赞者曰“拜”，舞蹈，三称万岁。横行官分班立。中书令、门下侍郎升诣御坐前，各奏诸方镇表及祥瑞讫，户部尚书就承制位俯伏跪奏诸州贡物，请付所司。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物如之。司天监奏云物祥瑞，请付史馆，皆如上仪。侍中进当御坐前奏礼毕，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鸣鞭，官县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协律郎举麾，官县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扇开，偃麾乐止。侍中奏解严，百官退还次。客使、陪位官并退。

有司设食案，大乐令设登歌殿上，二舞入，立于架南。预坐当升殿者位御坐之前，文武相向，异位重行，以北为上，非升殿者位于东西廊下。尚食奉御设寿尊于殿东楹少南，设站于尊南，加爵一。有司设上下群臣酒尊于殿下东西厢。侍卫官及执事者各立其位，仗卫仍立俟，上寿百官立班如朝贺仪。

侍中版奏中严、外办，闻鸣鞭，索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东房，乐作。帝即坐，扇开，乐止。赞拜毕，光禄卿诣横街南，跪奏：“具官臣某言，请允群臣上寿。”兴，侍中承旨称“制可”，少退。舍人曰“拜”，光禄卿再拜讫，复位。三师以下就位，赞者曰“拜”，在位者皆拜舞，三称万岁。太尉升殿，诣寿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御酒一爵授太尉，搢笏执爵诣前跪进，帝执爵，太尉出笏，俯伏，兴，少退，跪奏：“文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寿。”俯伏，兴，降，复位。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

拜，三称万岁，侍中承旨退，西向宣曰：“举公等觴。”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称万岁，北向，班分东西序立。太尉自东阶侍立。帝举第一爵，《和安》乐作，饮毕，乐止。太尉受虚爵复于坫，降阶。三师以下再拜、舞蹈，称万岁如上仪。

侍中进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请延公王等升殿。”俯伏，兴，降，复位，侍中承旨退，称“有制”，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王等升殿。”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公王等诣东西阶，升立于席后。尚食奉御进酒，殿中监省酒以进。帝举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饮讫，殿中监受爵，乐止。群臣升殿，就横行位。舍人曰：“各赐酒。”赞者曰“拜”，群官皆再拜，三称万岁。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群官搢笏受酒，宫县作《正安》之乐，文舞入，立宫架北。觴行一周。凡行酒讫，并太官令奏巡周，乐止。尚食进食升阶，以次置御坐前。又设群官食，讫，太官令奏食遍。太乐丞引《盛德升闻》之舞入，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三爵，群官立席后，登歌作《瑞木成文》之曲。饮讫，乐止。殿中丞受虚爵，舍人曰：“就坐。”群官皆坐。又行酒、作乐、进食，如上仪。太乐丞引《天下大定》之舞，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又一周，乐止，舍人曰：“可起。”百寮皆立席后，侍中进御坐前跪奏，礼毕，俯伏，兴，与群官俱降阶复位，赞者曰：“拜。”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起，分班立。殿上索扇，扇合，殿下鸣鞭，太乐令撞蕤宾之钟，左右钟皆应。协律郎俯伏，举麾。太乐令奏《乾安》之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扇开，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百寮再拜，相次退。

旧制，朝贺、上寿，帝执镇圭，至是始罢不用。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陈祥道言：“贵人贱马，古今所同。”

故觐礼马在庭，而侯氏升堂致命。聘礼马在庭，而宾升堂私觐。今元会议，御马立于龙墀之上，而特进以下立于庭，是不称尊贤才、体群臣之意。请改仪注以御马在庭，于义为允。”

旧制，五月朔受朝，熙宁二年诏罢之。元符元年四月，得传国受命宝，礼官言：“五月朔于故事当大朝会，乞就是日行受宝之礼，依上尊号宝册仪。”前一日，帝斋于殿内，翼日，服通天冠、绛纱袍，御大庆殿，降坐受宝，群臣上寿称贺。其后，徽宗以元日受八宝及定命宝、冬至日受元圭，皆于大庆殿行朝贺礼。

《新仪》成，改《元丰仪》太尉为上公，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太乐令为大晟府，《盛德升闻》为《天下化成》之舞，《天下大定》为《四夷来王》之舞，及增刑部尚书奏“天下断绝，请付史馆”，余并如旧仪。凡遇国恤则废，若无事不视朝，则下敕云：“不御殿。”群臣进表称贺于阁门。

绍兴十二年十月，臣僚言：“窃以元正一岁之首，冬至一阳之复，圣人重之，制为朝贺之礼焉。自上世以来，未之有改也。汉高祖以五年即位，而七年受朝于长乐宫。我太祖皇帝以建隆元年即位，受朝于崇元殿。主上临御十有六年，正、至朝贺，初未尝讲，艰难之际宜不遑暇。兹者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宜惟其时。欲望自今元正、冬至举行朝贺之礼，以明天子之尊，庶几旧典不至废坠。”礼部太常寺考定朝会之礼，依国故事，设黄麾、大仗、车辂、法物、乐舞等，百寮服朝服，再拜上寿，宣王公升殿，间饮三周。诏：“自来年举行。”十一月，权礼部侍郎王赏等言：“朝会之制，正旦、冬至及大庆受朝受贺，系御大庆殿。其文德、紫宸、垂拱殿礼制各有不同，月朔视朝则御文德殿，谓之前殿正衙，仍设黄麾半仗；紫宸、垂拱皆系侧殿，不设仪仗。元正在近，大庆殿之礼事务至多，

乞候来年冬至别行取旨。”诏从之。

明年，阁门言：“依汴京故事，遇行大礼，则冬至及次年正旦朝会皆罢。”

十四年九月，有司言：“明年正旦朝会，请权以文德殿为大庆殿，合设黄麾大仗五千二十七人，欲权减三分之一；合设八宝于御坐之东西，及登歌、宫架、乐舞、诸州诸蕃贡物。行在致仕官、诸路贡士举首，并令立班。”诏从之。十五年正旦，御大庆殿受朝，文武百官朝贺如仪。

常朝之仪。唐以宣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为便殿，谓之入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又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会不御。正衙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其后此礼渐废。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宰相一人押班。其朝朔望亦于此殿。五日起居则于崇德殿或长春殿，中书、门下为班首。长春即垂拱也。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望参官，遂为定制。

正衙常参。国朝之制：两省、台官、文武百官每日赴文德殿立班，宰臣一员押班。常朝官有诏旨免常朝，及勾当更番宿者不赴。遇假并三日以上，即横行参假。宰相、参知政事及免常朝者悉集事务急速，赴横行不及者，牒报台。如遇亲王、使相过正衙，则取别旨。群官见、谢、辞者，皆赴正衙。其日，文武班尚书、上将军以下，并先叙立于殿门之外，东西相向文班一品、二品不叙立。正衙见、谢、辞官立于大班之南，右巡使立正衙位南，北向。台官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各就揖，班位再揖三院不全即不揖。揖讫，台官与左巡使先入，各就位左

右巡使立钟鼓楼下，左巡使奏武班，右巡使奏文班。如只巡使一员，即就入班南立，单奏。如俱阙，即于台官或员外郎以下差摄。次两班及右巡使入，次见、谢、辞官入，次两省官入两省官自殿西偏门入，于右勤政门北偏门立，候文武班将至，循午阶就位，次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宰臣出东上阁门，就位，通事舍人一员立于阁门外，北向，四色官立其后。舍人通承旨奉敕不坐，四色官应喏急趋至放班位宣敕，在位官皆再拜而退。其应横行者班定，通事舍人揖群官转班北向，舍人揖再拜复位，如常朝之仪两省官幕次旧在中书门外，近制就使权就朝堂门南上将军幕次。凡见、谢、辞官新受、加恩、出使到阙者，宰臣、亲王、使相俟班定，引赞引出东上阁门，至押班位，西向立定，先赴午阶南中书门下正衙位再拜，却还押班位、枢密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参知政事、宣徽使、宗室节度使以下至刺史将军俟班定，四方馆吏引出东上阁门，至殿庭，由东黄道赴正衙位，北向，以西为首，将军以东为首。正衙毕，宰臣、枢密出西便门，亲王宗室入东上阁门，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三司使、翰林资政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知制诰、待制直学士以上集丞郎幕次，待制集上将军幕次。俟班定，四方馆吏引入殿西便门赴班，于大夫、中丞前出，门下，中书侍郎至正言四方馆吏引先集勤政门北，俟班定，于一品、二品官未就位前先就位，放班讫，由西偏门出，御史大夫至御史序班如常朝，三师、三公、仆射，东宫三师、三少班入殿门，朝堂吏引入殿东便门赴班，于两省、台官前出，尚书丞郎、左右金吾上将军至将军序班如堂朝，节度使至刺史、军职四厢都指挥使以上，三司副使、文班京朝官、武官郎将以上，分司官、枢密都承旨、诸使副、医官带正员官者并文东武西相向，重行序立，余如常朝，其权三司使、开封府，吏部铨、

秘书监、修撰、直馆阁校理检讨、三司判官、主判官、开封府判官、推官、宫僚、内职、军校领郡者，内客省使至通事舍人，节度行军司马至团练副使，幕职上佐州县官，诸司勒留官新受者，京朝官改赐章服者，致仕、责授、降授、并谢行军副使仍辞。京朝官、贡举发解毕者亦见准仪制，知贡举官合谢辞。近岁皆即时锁宿，故谢辞皆停。

垂拱殿起居，则内侍省都知、押班，率内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客省、阁门使以下呈进目者，次三班使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内朝起居者，次内殿当直诸班殿前指挥使、左右班都虞候以下、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金枪班等，次长入祗候、东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指挥使，次驸马都尉任刺史以上者缀本班，次诸王府僚，次殿前诸军使、都头，次皇亲将军以下至殿直，次行门指挥使率行门起居以上并内侍赞喝。如传宣前殿不坐，即宰相、枢密使、文明殿学士、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司监库藏朝官、诸司使副、内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医官、待诏等同班入；次亲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都指挥使，次使相，次节度使，次统军，次两使留后、观察使，次团练、防御使、刺史，次侍卫马步军使、都头，起居毕，见、谢班入。如御崇德殿即紫宸殿也。即枢密使以下先就班，候升坐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东西对立，余皆北面。长春殿皆北面，宰相、参知政事最后入以上并阁门赞喝。日止再拜，朔望及三日假，枢密使以下皆舞蹈。早朝，则宰相、枢密、宣徽使起居毕，升殿问圣体。宰相奏事，枢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对毕，枢密使复入奏事。次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群臣以次登殿大两省以上领务京师有公事，许即时请

对。自余受使出入要切者，欲回奏事，则听先进取旨。其见、谢、辞官，以次入于庭。凡见者先之，谢次之，辞又次之。出使闲慢或未升朝官，或止拜于门外，自秘书监、上将军、观察使、内客省使以上得拜殿门阶上，及升殿止拜御坐前，余皆庭中班次。惟宰相、亲王、使相赴崇德殿，即宣徽使通唤，余皆侧立候通，再拜舞蹈；致辞，即不舞蹈；见，即将相升殿问圣体。其赐分物酒食及收进奉物，皆舞蹈称谢。凡收进奉物皆入谢。幕职、州县官谢、辞，即判铨官引对，兼于殿门外宣辞戒励。凡国有大庆瑞及出师胜捷，枢密使率内职军校入贺致辞，阁门使宣答；宰相致辞，宣徽使宣答。如赐酒，即预坐官后入，作乐送酒，如曲宴之仪。晚朝则宰相、枢密、翰林学士当直者，洎近侍执事之臣皆赴。

乾德六年九月，始以旬假日御讲武殿又名崇政，近臣但赴早参宰相以下靴笏，诸司使以下系带。其节假及大祀，并令如式。

开宝九年四月，诏旬休日不视事。及太宗即位，复如旧视朝。退进食讫，则易服，御崇政殿。先群臣告谢，次军头引见司奏事于殿下，次三班、审官院、流内铨、刑部及诸司引见官吏。如假日起居辞见毕，即移御坐，临轩视事。既退，复有奏事，或阅器物之式者，谓之后殿再坐。

淳化三年，令有司申举十五条：常参文武官或有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入中书。犯者夺奉一月；有司振举，拒不伏者，录奏贬降。

景德二年，光禄寺丞钱易言：“窃睹文德殿常朝班不及三

四十人，盖以凡掌职务止赴五日起居，颇违旧章。望令并赴朝参。”乃诏应三馆、秘书阁、尚书省二十四司、诸司寺监朝臣内殿起居外，并赴文德殿常参。其审刑院、大理寺、台直官、开封府判官推官司录两县令、司天监、翰林天文、监仓场库务等仍免。

大中祥符二年，御史知杂赵湘言：“伏见常参官每日趋朝，多不整肃。旧制，并早赴待漏院，候开内门齐入。伏缘每日迨辰以朝，以故后时方入。又风雨寒暑，即多称疾，宜令知班驱使官视其入晚者申奏。疾者遣医亲视。”

天禧四年十月，中书、门下言：“唐朝故事：五日一开延英，只日视事，双日不坐。方今中外晏宁，政刑清简，望准旧事，三日、五日一临轩听政，只日视事，双日不坐。至于刑章、钱谷事务，遣差臣僚，除急切大事须面对外，余并令中书、枢密院附奏。”诏礼仪院详定，双日前后殿不坐，只日视事；或于长春殿，或于承明殿，应内殿起居群臣并依常日起居；余如中书、门下之议。俄又请只日承明殿常朝，依假日便服视事，不鸣鞭。诏可。

康定初，诏中书、枢密、三司，大节、大忌给假一日，小节、旬休并后殿奏事，前后毋得过五班，余听后殿对，御厨给食。假日，崇政殿辰漏，上入内进食，俟再坐复对。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王陶以《皇祐编敕》宰臣押班仪制移中书，谓“天子新即位，大臣不应隳废朝仪”，不报。旧制：祖宗以来，日御垂拱殿，待制、诸司使以上俱赴，而百官班文德殿，曰常朝；五日皆入，曰起居。平时，宰相垂拱殿奏事毕，赴文德殿押班，或日昃未退，则阁门传宣放班，多不复赴。王陶以韩琦、曾公亮违故事不押班为不恭，劾之。琦、公亮上表待罪，且言：“唐及五代《会要》，月九开延英，则余日宰相当

押正衙班。及延英对日，未御内殿前，传宣放班，则宰相不押正衙班明矣。自祖宗继日临朝，宰相奏事。至祥符初，始诏循故事，押文德班。以妨职浸废，乃至今日。请下太常礼院详定。”陶坐纆。司马光代为中丞，请令宰相遵国朝旧制押班，不须详定。寻诏：“宰相春分辰初、秋分辰正，垂拱殿未退，听勿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光又言：“垂拱奏事毕，春分以后鲜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鲜有不过辰正，然则自今宰臣常不至文德殿押班。请春分辰正、秋分巳初，奏事未毕，即如今诏，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秋分率以辰正。

熙宁六年正月，西上阁门副使张诚一言：“垂拱殿常朝，先内侍唱内侍都知以下至宿卫行门计一十八班起居，后通事舍人引宰执、枢密使以下大班入，次亲王，次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以下，次皇亲使相以下十班入，方引见、谢、辞。或遇百官起居日，自行门后，通事舍人引枢密以下，次亲王、使相以下至刺史十班入，方奏两巡使起居。立定，方引两省官入，次阁门引宰臣以下大班入。起居毕，候百官出绝，两省班出，次两巡使出，中书、枢密方奏事，已是日高。况大班本不分别丞郎、给谏、台省及常参官，今独使相以下曲为分别，虚占时刻。请遇垂拱殿百官起居日，将亲王以下十班合为四班，亲王为一班，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为一班，皇亲使相以下至刺史重行异位为两班，可减六班，如垂拱殿常朝不系百官起居，或紫宸殿百官起居，其亲王、使相以下班，并依旧仪序入起居。”从之。九月，引进使李端愿言：“近朔望御文德殿视朝，祁寒盛暑数烦清跸，而紫宸之朝岁中罕御。请朔日御文德，既望坐紫宸，庶几正衙、内殿朝仪并举。”从之。

元丰八年二月，诏诸三省、御史台、寺监长贰、开封府推判官六参，职事官、赤县丞以上、寄禄升朝官在京厘务者望参，

不厘务者朔参。

哲宗元祐四年十月，以户部尚书吕公孺言，诏朔参官兼赴望参，望参官兼赴六参。五年，诏权侍郎并日参。

绍圣四年十月，御史台言：“外任官到阙朝见讫，并令赴朔、望参。”寻又言：“元丰官制，朝参班序有日参、六参、望参、朔参，已著为令。元祐中，改朔参兼赴望参，望参兼赴六参，有失先朝分别等差之意。止依元丰仪令。”从之。

政和详定《五礼新仪》，有《文德殿月朔视朝仪》、《紫宸殿望参仪》、《垂拱殿四参仪》、《紫宸殿日参仪》、《垂拱殿日参仪》、《崇政殿再坐仪》、《崇政殿假日起居仪》，其文不载。中兴仍旧制。

乾道二年九月，阁门奏：垂拱殿四参四参官谓宰执、侍从、武臣正任、文臣卿监员郎监察御史已上，皇帝坐，先读奏目。知阁以下，次御带、环卫官以下，次忠佐、殿前都指挥使以下，次殿前司员僚，次皇太子，次行门已上，逐班并常起居。次枢密、学士、待制、枢密都承旨以下，知阁并祇应武功大夫以下，通班常起居。次亲王，次马步军都指挥使，次使相，次马步军员僚已上，逐班并常起居。次殿中侍御史入侧宣大起居讫，归侍立位。次宰执以下，并两省官、文武百官入，相向立定，通班面北立，大起居讫凡常起居两拜，大起居七拜，三省升殿侍立。次两省官出，次殿中侍御史对揖出，三省、枢密院奏事，次引见、谢、辞，次引臣僚奏事讫，皇帝起。诏：“今后遇四参日，分起居班次，可移殿中侍史及宰执以下百官班，令次枢密以下班起居。却令亲王并殿前都指挥使以下殿前司员僚，逐班于宰执以下班后起居，余并从之。”

淳熙七年九月，诏：“自今垂拱殿日参，宰臣特免宣名。”

嘉定十二年正月，臣僚奏：“窃见皇帝御正殿，或御后殿，

固可间举，四参官亦有定日。近者每日改常朝为后殿，四参之礼亦多不讲，正殿、后殿、四参间免。陛下临朝之日固未尝辍，而外廷不知圣意，或谓姑从简便，非所以肃百执事也。常朝之礼止于从臣，后殿之仪从臣不与，四参止及卿郎，而乃累月仅或一举。咫尺天威，疏简至此，非所以尊君上而励百辟也。伏愿陛下严常朝、后殿、四参之礼，起群下肃谨之心，彰明时厉精之治，岂不伟哉。”从之。

初，群臣见、辞、谢皆赴正衙。淳化二年，知杂御史张郁言：“正衙之设谓之外朝，凡群臣辞、见及谢，先诣正衙，见讫，御史台具官位姓名以报，阁门方许入对，此国家旧制也。自乾德后，始诏先赴中谢，后诣正衙。而文武官中谢后，次日并赴正衙，内诸司遥领刺史、阁门通事舍人以上新授者亦赴正衙辞谢，出使急速免衙辞者亦具状报台，违者罚奉一月。其内诸司职官并将校至刺史以上新授者，欲望同百官例，赴正衙谢。”从之。元丰既定朝参之制，侍御史知杂事满中行上言：“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虚名，袭横行之谬例，有司失于申请，未能厘正。两省、台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东西相向对立，宰臣一员押班，闻传不坐，则再拜而退，谓之常朝。遇休假并三日以上，应内殿起居官毕集，谓之横行。自宰臣、亲王以下应见、谢、辞者，皆先赴文德殿，谓之过正衙。然在京厘务之官例以别敕免参，宰臣押班近年已罢，而武班诸衙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独御史台官与审官、待次阶官而已。今垂拱内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参，而文德常朝仍复不废，舛谬倒置，莫此为甚。至于横行参假，与夫见、谢、辞官先过正衙，虽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诏下详定官制所。言：“今天子日听政于垂拱，以接执政官及内朝之臣，而更于别殿宣敕不坐，实为因习之误。兼有执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

而未有执事者反谓之参，疏数之节尤为未当。又辞、见、谢，自己入见天子，则前殿正衙对拜为虚文。其连遇朝假，则百官司赴大起居，不当复有横行参假。宜如中行言。”于是常朝、正衙、横行之仪俱罢。

志第七十

礼二十（宾礼二）

入阁仪 明堂听政仪肆赦仪附 皇太后垂帘仪 皇太子
正至受贺仪 皇太子与百官师保相见仪

入阁仪。唐制：天子日御正衙以见群臣，必立仗。朔望荐食陵寝，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乃自正衙唤仗由宣政两门而入，是谓东、西上阁门，群臣俟于正衙者因随以入，故谓之入阁。五代以来，正衙既废，而入阁亦希阔不讲，宋复行之。

建隆元年八月朔，太祖常服御崇元殿，设仗卫，文武百官入阁，始置待制、候对官，乃以工部尚书窦仪待制，太常卿边光范候对。仗退，赐食廊下。

乾德四年四月朔，常服通天冠、绛纱袍，御崇元殿视朝，设金吾仗卫，群臣入阁。

太宗淳化二年十一月，诏以十二月朔御文德殿入阁，令史馆修撰杨徽之、张洎定为新仪。前一日，有司供帐于文德殿宋初曰文明。是日既明，先列文武官于殿庭之东西，百官、军校、行军副使等序班于正衙门外屏南阶下；次御史中丞、三院御史序立，中丞独穿金吾班过揖两班，一揖归本位；次监察御史两员监阁，于正衙门外屏北阶上北面立；次中书、门下、文明翰林枢密直学士、两省官分班立；次司天奏辰刻；次阁门版奏班

齐。皇帝服靴袍乘辇，至长春殿驻辇，枢密使以下奏谒，前导至文德殿。殿上承旨索扇，卷帘。皇帝升位，扇却，仪鸾使焚香；次文武官等拜；次司天鸡唱；次阁门勘契；次阁门使承旨呼四色官唤仗，南班有辞谢者再拜先退，中书、门下班对揖，序立正衙门外屏北阶上；次翰林学士、两省官、中丞、侍御史序立；次金吾将军押细仗入正衙门后，横行拜讫，分行上黄道，仗随入，金吾将军至龙墀分班揖讫，序立；次吏部、兵部侍郎执文武班簿入，对揖立；次中书、门下、学士、两省、御史台官入，北面拜讫，上黄道，将至午阶，靴急趋赴丹墀，弹奏御史至吏部侍郎南便落黄道，急趋就位；起居郎、舍人至兵部、吏部侍郎后，急趋而进，飞至香案前，皆揖讫序立；次金吾大将军先对揖并鞠躬，靴行至折方石位又对揖，北行至奏事石位鞠躬，一员奏军国内外平安，倒行就位；次引文武班就位，揖讫，鞠躬，靴急趋入沙墀；次引侍从班横行，宰相祝月起居毕，分班序立；文武两班出，序立于衙门外。刑法、待制官赴监奏位，中书、门下夹香案侍立，两省、御史台官、学士、兵部吏部侍郎、金吾将军、监阁御史并相次出，就衙门外立惟学士立门侧北候宰相。中书、门下诣香案前奏曰：“中书公事，臣等已具奏闻。”讫，乃退，揖殿出。次刑法官、待制官各奏事，并宣徽使答讫，乃出就班。次弹奏官、左右史出。阁内失仪者，弹纠如式。弹奏官失仪，起居郎纠之；起居郎失仪，阁门使纠之；阁门使失仪，宣徽使纠之。凡出者皆靴急趋揖殿。次中书、门下、学士就位，阁门使宣放仗，再拜，赐廊下食，又再拜。次阁门使奏阁内无事，文武官出，殿上索扇，垂帘，辇还宫。其赐廊下食，自左右勤政门北东西两廊，文东武西，以北为上立定；中丞至本位，面南一揖，乃就坐食；至台吏，赞乃搢笏食，食讫复赞，食毕而罢。五月朔，命有司增黄麾仗三百五十

人，令文武官随中书、门下横行起居，徙翰林学士位于参知政事后，与节度使分东西揖殿出。真宗凡三行之，景德以后，其礼不行。仁宗从知制诰李淑议，仍读时令，诏礼官详定仪注，以言者谓未合典礼而罢。

熙宁三年，知制诰宋敏求等言：“奉诏重修定阁门仪制内文德殿入阁仪，按今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然祖宗视朝，皆尝御文德入阁。唐制，常设仗卫于宣政殿，或遇上坐紫宸，即唤仗入阁。如此，则当御紫宸殿入阁，方合旧典。”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按入阁者，乃唐旧日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唐紫宸与今同，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于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唤正衙仗自宣政殿东西阁门入，故为入阁。五代以来遂废正衙立仗之制。今阁门所载入阁仪者，止是唐常朝之仪，非盛礼也。”自是入阁之礼遂罢。

敏求又言：“本朝惟入阁乃御文德殿视朝，今既不用入阁仪，即文德遂阙视朝之礼。请下两制及太常礼院，约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文德殿仪，以备正衙视朝之制。”学士韩维等以《入阁图》增损裁定上仪曰：

朔日不值假，前五日，阁门移诸司排办，前一日，有司供帐文德殿。其日，金吾将军常服押本卫仗，判殿中省官押细仗，先入殿庭，东西对列；文武官东西序立；诸军将校分入，北向立；朝堂引赞官引弹奏御史二员入殿门踏道，当下殿北向立；次催文武班分入，并东西相向立；诸军将校即于殿庭北向立班。皇帝服靴袍御垂拱殿，鸣鞭，内侍、阁门、管军依朔望常例起居；次引枢密、宣徽、三司使副、枢密直学士、内客省使以下至医官、待诏及修起居注官二员并大起居。诸司使以下，退排立。帝辇至文德殿后，阁门奏班齐，帝出，殿上索扇，升榻，

鸣鞭；扇开，卷帘，仪鸾使焚香，喝文武官就位，四拜起居；鸡人唱时；舍人于弹奏御史班前西向喝大起居。御史由文武班后至对立位，次引左右金吾将军合班于宣制石南大起居，班首出班躬奏军国内外平安，归位再拜，各归东西押仗位。通喝舍人于宣制石南北向对立。舍人退于西阶，次揖宰臣、亲王以下，躬奏文武百僚、宰臣某姓名以下起居，分引宰臣以下横行，诸军将校仍旧立。阁门使喝大起居，舍人引宰臣至仪石北，俯伏跪致词祝月讫，其词云：“文武百僚、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孟春之吉，伏惟皇帝陛下膺受时祉，与天无穷，臣等无任欢呼抃蹈之至。”归位五拜。阁门使揖中书由东阶升殿，枢密使带平章事以上由西阶升殿侍立；给事中一员归左省位立；转对官立于给事中之南如罢转对官，每遇御史台前期牒请。文官二员并依转对官例，先于阁门投进奏状；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于转对官南；兵部侍郎于右省班南，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立，搢笏，各出班籍置笏上吏部、兵部侍郎以知审官东、西院官充，刑法官以知审刑、大理寺官充；亲王、使相以下分班出；引转对官于宣制石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如仪；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对揖出；次弹奏御史无弹奏对揖出如有弹奏，并如仪。引给事中至宣制石南揖，躬奏殿中无事；喝祇候，揖，西出；次引修起居注官，次引排立供奉官以下各合班于宣制石南躬；喝祇候揖，分班出；喝天武官等门外祇候，出。索扇，垂帘，皇帝降坐，鸣鞭；舍人当殿承旨放仗，四色官靴急趋至宣制石南，称奉敕放仗。金吾将军并判殿中省官对拜，讫，随仗出，亲王、使相、节度使至刺史、学士、台省官、诸军将校等并序班朝堂，谢赐茶酒。帝复御垂拱殿，中书、枢密及请对官奏事；不引见谢、辞班。后殿坐，临时取旨。其日遇有德音、制书、御札，仍候退御垂拱殿坐，制箱出外。应正衙见、谢、辞文武

臣僚，并依御史台仪制唤班，依序分入于文武班后，以北为首，分东西相向，重行异位，依见、辞、谢班序位。余押班臣僚于班稍前押班，候刑法官对揖出，分引近前揖躬。舍人当殿宣班，引转对班见、谢、辞，并如紫宸仪。枢密使不带平章事、参知政事至同签书枢密院事、宣徽使并立于宣制石南稍北，宰臣、亲王、枢密使带平章事、使相系押班者，立于仪石南，余官并立于宣制石南，如合通唤，阁门使引并如仪。赞喝讫，系中书、枢密并揖升殿辞谢，揖，西出，其合问圣体者，并如仪；余官分班出弹奏御史候见、谢、辞班绝，对揖出。其朝见，如谢都城门外御筵，及召赴阙谢茶药抚问之类，不可合班者，各依别班中谢对。赐酒食等并门赐。其系正衙见门谢辞，亦门外唱放。

应正衙见、谢、辞臣僚，前一日于阁门投诣正衙榜子，阁门上奏目；又投正衙状于御史台、四方馆。应朔日或得旨罢文德殿视朝，止御紫宸殿起居，其已上奏目。正衙见、谢、辞班并放免，依官品随赴紫宸殿引，或值改，依常朝文德殿，自有百官班日，并如旧仪。应外国蕃客见、辞，候唤班先引赴殿庭东，依本国职次重行异位立，候见、辞、谢班绝，西向躬。舍人当殿通班转于宣制石南，北向立，赞喝如仪，西出。其酒食分物并门赐，如有进奉，候弹奏御史出，进奉入唯御马及担床自殿西偏门入，东偏门出。其进奉出入，文武官起居，舍人通某国进奉，宣徽使喝进奉出，节次如紫宸仪。候进奉出，给事中奏殿中无事，出。其后殿再坐，合引出者，从别仪。

其日，赐茶酒，宰臣、枢密于阁子，亲王于本厅，使相、宣徽使、两省官、待制、三司副使、文武百官、皇亲使相以下至率府副率，及四厢都指挥使以下至副都头，并于朝堂如朝堂位次不足，即于朝堂门外设次。管军节度使至四厢都指挥使、节度使、两使留后至刺史，并于客省厅。

诏从所定。

徽宗初建明堂，礼制局列上七议：

一曰：古者朔必告庙，示不敢专。请视朝听朔必先奏告，以见继述之意。

二曰：古者天子负宸南向以朝诸侯，听朔则各随其方。请自今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则随月而御堂，其闰月则居门焉。

三曰：《礼记·月令》，天子居青阳、总章，每月异礼。请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时令，使有司奉而行之。

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之日。请以每岁十月于明堂受新历，退而颁之郡国。

五曰：古者天子负宸，公、侯、伯、子、男、蛮夷戎狄四塞之国各以内外尊卑为位。请自今元正、冬至及大朝会并御明堂，辽使依宾礼，蕃国各随其方，立于四门之外。

六曰：古者以明堂为布政之宫，自今若有御札、手诏并请先于明堂宣示，然后榜之朝堂，颁之天下。

七曰：赦书、德音，旧制宣于文德殿，自今非御楼肆赦，并于明堂宣读。

政和七年九月一日，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是月一日，上御明堂平朔左个，颁天运、政治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于天下。自是每月朔御明堂布是月之政。先是，群臣五上表请负宸听朝，诏弗允，至是复再请，始从之。十一月一日上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颁政。其礼：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舆自内殿出，负坐斧宸明堂。大晟乐作，百官朝于堂下，大臣升阶进呈所颁布时令，左右丞一员跪请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颁政官，颁政官受而读之讫，出，阁门奏礼毕。帝降坐，百官乃退。自是以为常。其岁运、历数、天运、政治之辞，文多不载。是后则各随岁月星历气运推移沿改，而

易其辞焉。

初，尚书左丞薛昂条具崇宁以来绍述熙、丰政事，各条其节目，系之月令，颁于明堂。寻诏：“颁月之朔，使民知寒暑燥湿之化，而万里之远，虽驿置日行五百里，已不及时。其千里外当前期十日进呈取旨，颁布诸州长吏封掌，俟月朔宣读之。”

宣和元年，蔡京言：“周观治象于正月之始和，以十二月颁告朔于邦国，皆不在十月。后世以十月者，祖秦朔故也。秦以十月为岁首，故月令以孟冬颁来岁之朔，今不当用。请以季冬颁岁运于天下。”诏自今以正月旦进呈宣读。四年二月，太常王黼编类《明堂颁朔布政诏书》、《条例》、《气令应验》，凡六十三册，上之。靖康元年，诏罢颁朔布政。

御楼肆赦。每郊祀前一日，有司设百官、亲王、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位宣德门外，太常设宫县、钲鼓。其日，刑部录诸囚以俟。驾还至宣德门内幄次，改常服，群臣就位，帝登楼御坐，枢密使、宣徽使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舍人诣楼前，侍臣宣敕立金鸡。舍人退诣班南，宣付所司讫，太常击鼓集囚。少府监立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末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幡，获者即与之。楼上以朱丝绳贯木鹤，仙人乘之，奉制书循绳而下，至地，以画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案上。阁门使承旨引案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百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付刑部侍郎承旨放囚，百官称贺。阁门使进诣前，承旨宣答讫，百官又再拜、舞蹈，退。若德音、赦书自内出者，并如文德殿宣制之仪。其降御札，亦阁门使跪授殿门外置箱中，百官班定，阁门授宰臣读讫，传告，百僚皆拜舞称万岁。真宗宣制，有司请用仪仗四千人，自承天

殿设细仗导卫，近臣起居讫，则分左右前导之。

皇太后临朝听政。乾兴元年，真宗崩，遗旨以皇帝尚幼，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宰相率百官称贺，复前奉慰，又慰皇太后于帘前。有司详定仪式：内东门拜表，合差入内都知一员跪授传进；皇太后所降批答，首书“览表具之”，末云“所请宜许”或“不许”。初，丁谓定皇太后称“予”，中书与礼院参议，每下制令称“予”，便殿处分称“吾”。皇太后诏：“止称‘吾’，与皇帝并御承明殿垂帘决事。”百官表贺。

英宗即位，辅臣请与皇太后权同听政。礼院议：自四月内东门小殿垂帘，两府合班起居，以次奏事，非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时帝以疾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太后垂帘处分称“吾”，唯两府日入候问圣体，因奏政事，退诣小殿帘外，覆奏太后。帝疾间，御前后殿听政，两府退朝，犹于小殿覆奏。

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按仪注：未释服以前，遇只日皇帝御迎阳门，日参官并赴起居，依例奏事。每五日，遇只日于迎阳门垂帘，皇帝坐于帘内之北，宰执奏事则权屏去左右侍卫；事有机速，许非时请对，及赐宣召，亦许升殿。礼部、御史台、阁门奏讨论御殿及垂帘仪制，每朔、望、六参，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枢密院奏事，应见、谢、辞班退，各令诣内东门进榜子。皇帝只日御延和殿垂帘，日参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并再拜。三省、枢密院奏事，三日以上四拜，不舞蹈，候祔庙毕，起居如常仪。帘前通事以内侍，殿下以阁门。吏部磨勘奏举人，垂帘日引。应见、谢、辞臣僚遇朔、望参日不坐，并先诣殿门，次内东门，应抬赐者并门赐之。于是帝御迎阳门幄殿，同太皇太后垂帘，宰臣、亲王以下合班起居。常制分班十六，至是合班，以阁门奏请故也。礼官请如有祥瑞、边捷，宰臣以下紫宸殿称贺皇帝毕，赴

内东门贺太皇太后。从之。

徽宗即位，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聚议：故事，嘉祐末，英宗请慈圣同听政，五月同御内东门小殿垂帘，至七月十三日英宗间日御前后殿，辅臣奏事，退诣内东门帘前覆奏。又故事，唯慈圣不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若天圣、元丰则御殿垂帘，立生辰节名，遣使与契丹往还及避家讳等。曾布曰：“今上长君，岂可垂帘听政？请如嘉祐故事。”蔡卞曰：“天圣、元丰与今日皆遗制处分，非嘉祐比。”布曰：“今日之事，虽载遗制，实出自德音，又皆长君，正与嘉祐事相似。”有旨：依嘉祐、治平故事。布语同列曰：“奏事先太后，次覆奏皇帝，如今日所得旨。”遂为定式矣。寻以哲宗灵驾发引，太后手书罢同听断焉。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贺仪。《政和新仪》：前一日，有司于东门外量地之宜，设三公以下文武群官等次如常仪；典仪设皇太子答拜褥位于阶下，南向，又设文武群官版位于门之外。其日，礼直官、舍人先引三公以下文武群臣以次入，就位立定。礼直官、舍人引左庶子诣皇太子前，跪请内严；少顷，又言外备。内侍褰帘，皇太子常服出次，左右侍卫如常仪。皇太子降阶诣南向褥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曰“再拜”，三公以下皆再拜，皇太子答拜。班首少前称贺云：“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景福维新。伏惟皇太子殿下，与时同休。”贺讫，少退，复位。左庶子前，承命诣群臣前答云：“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与公等均庆。”典仪曰“再拜”，班首以下皆再拜，皇太子答拜。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官以次出，内侍引皇太子升阶，还次，降帘，侍卫如常仪。

少顷，礼直官、舍人引知枢密院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内侍引皇太子降阶，诣南向褥位，枢密以下参贺如上仪。讫，退。

次引师、傅、保、宾客以下入，就位，参贺如上仪。师、傅、保以下依次出。

内侍引皇太子升坐，礼直官引文武宫官入，就位，重行北向立，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左庶子少前，跪言：“具官某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伏惟皇太子殿下，与时间休。”俯伏，兴，复位。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分东西序立。左庶子少前，跪言礼毕。左右近侍降帘，皇太子降坐，宫官退，左右侍卫以次出。

皇太子与百官相见。至道元年，有司言：“百官见皇太子，自两省五品、尚书省御史台四品、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余悉受拜。宫官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参见之仪。其宴会位在王公上。”

与师、傅、保相见。《政和新仪》：前一日，所司设师、傅、保以下次与宫门外道，西南向；设轩架之乐于殿庭，近南，北向。其日质明，诸卫率各勒所部屯门列仗，典谒设皇太子位于殿东阶下西向，设师、傅、保位，于殿西阶之西，三少位于傅、保之南稍却，俱东向北上。师、傅、保以下俱朝服至宫门，通事舍人引就次，左庶子请内严。通事舍人引师、傅、保立于正殿门之西，三少在其南稍却，俱东向北上。左庶子言外备，诸侍奉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诣阁奉迎。皇太子朝服以出，左右侍卫如常仪，轩架作《翼安》之乐，至东阶下西向立，乐止。通事舍人引师、傅、保及三少入，就位，轩架作《正安》之乐，至位乐止。皇太子再拜，师、傅、保以下答拜若三少特见，则三少先拜。通事舍人引师、傅、保以下出，轩架《正安之乐》作，出门，乐止。左庶子前跪称：“左庶子某言，礼毕。”皇太子入，左右侍卫及乐作如来仪。

志第七十一

礼二十一（宾礼三）

朝仪班序 百官转对 百官相见仪制

朝仪班序。太祖建隆三年三月，有司上合班仪：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三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太子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太子左右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下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左右谕德、家令、率更令、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博士，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药、尚舍、尚乘、尚辇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谏议参

军，司天五官正。凡杂坐者，以此为准。诏曰：“尚书中台，万事之本，而班位率次两省官；节度使出总方面，古诸侯也，又其检校兼守官多至师傅三公，而位居九寺卿监之下，甚无谓也。其给事、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余悉如故。”

乾德元年闰十二月，诏：“自今一品致仕官曾带平章事者，朝会宜缀中书门下班。”二年二月，诏重定内外官仪制。有司请令上将军在中书侍郎之下，大将军在少卿监之下，诸卫率、副率在东宫五品之下，内客省使视太卿，客省使视太监，引进使视庶子，判四方馆事视少卿，阁门使视少监，诸司使视郎中，客省引进、阁门副使视员外郎，诸司副使视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从本品，供奉官视诸卫率，殿直视副率，枢密承旨视四品朝官，兼南班官诸司使者从本品，副承旨视寺监丞，诸房副承旨视南省都事。凡视朝官者本品下，视京官在其上。

开宝六年九月，诏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此先王所以睦九族而和万邦也。晋王亲贤莫二，位望俱崇，方资夹辅之功，俾先三事之列，宜位宰相上。”九年十一月，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司上酺宴班位。驸马都尉、宫僚、员僚、皇亲大将军已下，行门、宰臣、枢密使已下，颍王、皇亲郡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已下，皇亲使相、皇亲节度使、皇亲观察留后已下，皇亲防御、团练、刺史三班合为一；节度使、观察留后已下，防御、团练、刺史三班合为一，并重行异位。诏依所定。既而武康军节度使李端愿言：“使相亦当合为一班，不当独行尊异。”诏令阁门再定，而阁门引仪制及以前议为是。端愿复伸其议，自劾妄言。乃诏太常礼院与御史台同详定。礼

院言：“常朝起居班次，缘祖宗旧制，不宜并合。”从之。

四年闰三月，太常礼院、阁门言：“准诏同详定阁门使李端恣所奏阁门仪制，宰臣与亲王立班坐位分左右各为班首，宰臣、枢密使带使相，或带郡王并使相作一行，总为中书门下班。其亲王独行一班者，准封爵令。兄弟皇子皆封国，谓之亲王，所以他官不可参缀。检会坐次图，直将宗室使相辄缀亲王，盖更张之时未见亲王，遂致失于讲求。近见朝拜景灵宫，东阳郡王顥亦缀亲王班，窃恐未安。今取到阁门仪制，其合班宰臣、使相在东，亲王在西，分班立。又祥符元年宴坐次图，宰臣王旦与使相石保吉在东，宁王元偓、舒王元偁、广陵郡王元俨、节度使惟吉在西，分班坐。其元俨、惟吉是郡王与节度使，许缀亲王班，窃虑当时出自特旨。今来检寻元初文字不见，在先朝只依祥符元年宴坐次图子，亲王及带使相郡王在西为一班。臣等参详，请依阁门仪制，亲王在西，独为一班，宗室郡王带使相许缀亲王立班坐次，即系临时特旨。”从之。

熙宁二年四月，国信所言：“大辽贺同天节左番使耶律奭赴文德殿拜表，言南使到北朝缀翰林学士班，今来却在节度使之下。馆伴者谕之，始就班。时下御史台、阁门同详定，奏称人使不知本朝翰林学士班自在节度使之下，如遇合班即节度使在翰林学士之西差前，别为一班立，俱不相压。欲且依久来仪制体例。”诏依所定。是月，编修阁门仪制所言：“庆历中，改文明殿学士为观文殿学士，又置大学士。按文明殿即今文德殿，乃正衙前殿也，后唐始置学士，序位枢密副使之下，每遇紫宸殿坐朝，则升殿侍立。盖文德、紫宸通谓之前殿，故学士侍立为宜。其观文殿深在禁中，乃与资政、端明殿相类，而资政、端明学士并不侍立。窃详庆历所改职名，虽用旧之班著，而殿之次序与旧义理不同。其观文殿大学士自今遇紫宸殿坐朝，请

更不升殿侍立。”从之。

元祐元年五月，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已降旨令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位在宰臣之上。”

百官转对。自建隆诏内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转对，限以二人。其封章于阁门通进，复鞠躬自奏，宣徽使承旨宣答，拜舞而出，著为阁门仪制。

淳化二年，诏：自今内殿起居日，复令常参官二人次对，阁门受其章。

大中祥符末，罢不复行。

景德三年，复诏：“群臣转对，其在外京官内殿崇班以上，候得替，先具民间利害实封，于阁门上进，方得朝见。”

治平中，命御史台每遇起居日，令百官转对。御史台言：“旧制，起居日，轮两省及文班秩高者二员转对。若两省官有充学士、待制，则缀枢密班起居，内朝臣僚不与。”寻诏遇转对日，增二员。

熙宁初，阁门言：“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奏事退，再引三班，假日则两班，或再御后殿引对，多及午刻，遇开经筵，即至申末，恐久劳圣躬。请遇经筵日，自二府奏事外，止引一班，或有急奏及言事官请对即取旨，俟罢经筵日仍旧。”又言：“假日御崇政殿，每遇辰时，则隔班过延和殿再引，不待进食，至巳刻隔班取旨，尚许引对。请自今隔班过延和殿，俟已进食再引。遇寒暑、大风雨雪即令次日引对。”诏：“自今授外任者许令转对讫朝辞。”监察御史里行张戢、程颢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阙及闻外事而机速后时，则已无所及；况往复俟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则或致阻格。请依谏官例，牒阁门求对，或有急奏，即许越次登对，庶几遇事入告，

无忧失时。”又以编修阁门仪制所言，三衙有急奏，许于后殿登对，若别有奏陈，则报阁门如常制，或假日御崇政殿，则于已得旨对班后续引，且许两制以上同班奏事。

元丰中，诏：“尚书侍郎同郎官一员奏事，郎中、员外郎番次随之，不许独留身。侍郎以下，亦不许独请奏事。其左右选非尚书通领者，听侍郎以上郎官自随。秘书、殿中省、诸寺监长官视尚书，贰丞以下视侍郎。”又诏：“三省、枢密院独班奏事日。无得过三班。若三省俱独班，则枢密院当请奏事。其见任官召对讫，次日即朝辞回任听旨。”

元祐中，宰臣吕大防言：“昨垂帘听政，惟许台谏以二人同对，故不正之言无得以入。今陛下初见群臣，请对者必众。既人人得进，则善恶相杂，故于采纳尤难。”帝曰：“人君以纳谏为上，然邪正则不可不辨。”遂诏上殿班当直牒及帅臣、国信使副，许依元丰八年以前仪制。

绍圣初，臣僚言：“文德殿视朝轮官转对，盖袭唐制，故祖宗以来，每遇转对，侍从之臣亦皆与焉。元祐间因言者免侍从官转对，续诏职事官权侍郎以上并免，自此转对止于卿、监、郎官而已。请自今视朝转对依元丰以前条制。”又诏：“自今三省、枢密院进拟在京文臣开封府推判官、武臣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诸路监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军已上，取旨召对。”臣僚言：“每缘职事请对，待次旬日，遇有急奏，深恐失事。请自今后许依六曹、开封例，先次挑班上殿，仍不隔班。”又言：“诸路监司，朝廷所选，以推行法令，省问风俗，朝辞之日，当令上殿。”六曹尚书如有职事奏陈，许独员上殿。其群臣请对，虽遇休假，特御便殿听纳。既又诏：“应节镇郡守往令陛辞，归许登对，不特审观人材，亦所以重外任也。可于监司不许免对条下，增入节镇郡守依此。”

重和元年，臣僚言：“比年以来，二三大臣奏对留身，谗疏善良，请求相继，甚非至公之体。”诏：“自今惟蔡京五日一朝许留身，余非除拜、迁秩、因谢及陈乞免罢，并不许独班奏事，令阁门报御史台弹劾。”又诏：“寺监职事上部，部上省，故得上下维持，纲纪所出。今后虽系两制，职司寺监不许独对。”臣僚言：“祖宗旧制，有五日一转对者，今惟月朔行之，有许朝官转对者，今惟待制以上预焉。自明堂行视朔礼，岁不过一再，则是毕岁而论患者无几。请遇不视朔，即令具章投进，以备览观。”又：“诸路监司未经上殿者，虽从外移，先赴阙引对，方得之官。”并从其议。

百官相见仪制。乾德二年，诏曰：“国家职位肇分，轨仪有序，冀等威之斯辨，在品式之惟明。矧著位之庶官及内司之诸使，以至轩墀引籍，州县命官，凡进见于宰相，或参候于长吏，既为总摄，合异礼容，稽于旧仪，且无定法。或传晋天福、周显德中，以廷臣、内职、宾从、将校，比其品数，著为纲条，载于刑统，未为详悉。宜令尚书省集台省官、翰林、秘书、国子司业、太常博士等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

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奏：

两省官除授、假使出入，并参宰相，起居郎以下参同舍人。五品以上官，遇于途，敛马侧立，须其过。常侍以下遇三公、三师、尚书令，引避；其值仆射，敛马侧立。御史大夫、中丞皆分路行。起居郎以下避仆射，遇大夫，敛马侧立；中丞，分路。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并参三师、三公、令、仆，郎中、员外兼参左右丞、本行尚书、侍郎及本辖左右司郎中、员外。御史大夫以下参三师、三公、尚书令，中丞兼参大夫，知杂事参中丞，三院御史兼参知杂及本院之长。大夫避尚书令以上，遇仆射，敛马侧立而避。大夫遇尚书丞郎、两省官诸司三品以

上、金吾大将军、统军上将军，皆分路。余官遇中丞，悉引避。知杂兼避中丞，遇左右丞敛马侧立，余皆分路。郎中及少卿监、大将军以下，皆避知杂。三院同行，如知杂之例。少卿监并参本司长官，丞参少卿。诸司三品遇仆射于途，皆引避。诸卫大将军参本卫上将军。东宫官参隔品。凡参者若遇于途，皆避。

公参之礼，列拜堂上，位高受参者答焉。四赤县令初见尹，趋庭，受拜后升厅如客礼。内客省使谒宰相、枢密使以客礼，阁门使以上列拜，皆答，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诸司使、枢密承旨不答焉。自枢密使副、宣徽使皆差降其礼，供奉官、殿直、教坊使副、辞令官、伎术官并趋庭，倨受。诸司副使参大使，通事舍人参阁门使，防御、团练、刺史谒本道节帅，节度、防御、团练副使谒本使，并具军容趋庭，延以客礼。少尹、幕府于本院长官悉拜。防御、团练判官谒本道节帅，并趋庭。上佐、州县官见宰相、枢密使及本属长官，并拜于庭。天长、雄武等军使见宰相、枢密亦知之。参本府宾幕官及曹掾，县簿、尉参令，皆拜。王府官见亲王如宾职见使长，府县官兼三馆职者见大尹同。赤县令、六品以下未尝参官，见宰相、枢密及本司长官，并拜阶上。流外见流内品官，并趋庭。

诸司非相统摄，皆称移牒。分路者不得笼街及占中道，依秩序以分左右。遇于驿舍，非相统摄及名位县隔，先至者居之。台省官当通官呵止者，如旧式。文武官不得假借呼称，以紊朝制。当避路者，若被宣召及有所捕逐，许横度焉。

又令：“诸司使、副使、通事舍人见宰相、枢密使，升阶、连姓通名展拜，不答拜。其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宣徽使，以客礼展拜。”

太平兴国以后，又制京朝官知令录者，见本使州长吏以客礼，三司判官、推官、主判官见本如郎中、员外见尚书丞郎之

仪。

咸平中，又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及诸曹参军到畿县见京尹，并趋庭设拜。六年，命翰林学士梁颙等详定阁门仪制，成六卷，因上言：“三司副使序班、朝服比品素无定列，至道中，筵会在知制诰后、郎中前。今请同诸司、少卿监，班位在上。如官至给谏、卿监者，自如本品，朝会大宴随判使赴长春殿起居引驾。其朝会引驾至前殿，与诸司使同退。”

大中祥符五年，复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详仪制：文武百官遇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并避。起居郎以下遇给、舍以上，敛马。御史大夫遇东宫三师、尚书丞郎、两省侍郎，分路而行。中丞遇三师、三少、太常卿、金吾上将军，并分路而行。知杂御史遇尚书侍郎、诸司三品、金吾大将军、统军、诸卫上将军，分路而行。三院同行如知杂例，不同行，遇左右丞则避。尚书丞郎、郎中、员外遇三师、三公、尚书令，则避。郎中、员外遇丞郎，则避。太常博士以下朝官遇本司长官、三师、三公、仆射、尚书丞郎、大夫、中丞、知杂御史，并避，权知判者不避，遇两省给舍以上，敛马。京官遇丞郎、给舍、大卿监、祭酒以上及本寺少监卿、司业，并避。诸军卫大将军以下遇上将军、统军，亦避。詹事遇上台官，如卿监之例。庶子、少詹事至太子仆遇东宫三师、三少，并避；遇上台官，如少卿监例。中允以下遇东宫三师、三少，并避；遇宾客、詹事，敛马；遇上台官，如太常博士例。应合避尚书者，并避三司使。其权知开封府如本官品避。其台省官虽不合避，而职在统临者，并避。武班、内职并依此品。

大观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讲沈锡等奏：“二王出就外学，其初见及侍王礼仪、讲说疏数之节，请如故事。”手诏：“按祥符故事，记室翊善见诸王，皆下拜。真宗特以张士逊为王友，

命王答拜，以示宾礼。今讲读辅翊之官，职在训道，亦王友傅也，可如例，令王答拜。”群臣赴台参、谢、辞者新授、加恩、出使者，尚书侍郎则三院御史各一员、中丞、大夫皆对拜三院仍班迎，不坐班即不赴。节度使、宾客、太常宗正卿则御史一员、中丞、大夫皆对拜。两使留后至刺史、秘书监至五官正、上将军至郎将、四厢都指挥使及内职军校遥郡以上、枢密都承旨及内职带正员官者、四赤县令、三京司录、节度行军至团练副使、幕职官任宪衔者，皆御史一员对拜，中丞、大夫对揖亦令揖讫进言，得参风宪，再揖而退。若曾任中书、门下及左右丞皆不赴。加阶勋、食邑、章服，馆阁三司、开封府职事及内职转使额、军额，亦不赴台谢。仆射过正衙日，台官大夫以下与百官，并诣幕次致贺文官一品、二品曾任中书、枢密院者不赴。大夫、中丞则郎中、少卿监、大将军以下亦然本官约止则不赴，仆射赴上都省者罢此仪。

志第七十二

礼二十二（宾礼四）

录周后 录先圣后 群臣朝使宴饌 朝臣时节馈廩 外国君长来朝 契丹夏国使副见辞仪高丽附 金国使副见辞仪 诸国朝贡

昔周灭殷，封微子为殷后，俾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宋以柴周之后为二恪，又录孔子之后，亦先王崇德象贤之意也，故皆为宾礼。其余则有朝使之宴饌、岁时之廩馈及外国之使聘、远方之朝贡，著其迓饌宴賚之式，登降揖逊之仪，备一代之制焉。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四日，诏曰：“封二王之后，备三恪之宾，所以示子传孙，兴灭继绝。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启介、鄗，古先哲王，实用兹道。矧予丕京德，历试前朝，虽周德下衰，勉从于禅让；而虞宾在位，岂忘于烝尝？其封周帝为郑王，以奉同嗣，正朔服色，一如旧制。”又诏曰：“矧惟眇躬，逮事周室。讴歌狱讼，虽归新造之邦；庙貌园陵，岂忘旧君之礼？其周朝嵩、庆二陵及六庙，宜令有司以时差官朝拜祭飨，永为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 行礼。”乾德六年八月，诏于周太祖、世宗陵寝侧各设庙宇塑像，命右赞善大夫王硕管勾修盖。开宝六年三月，周郑王殂，诏辍朝十日。帝素服发哀于

便殿。十月四日，葬周恭帝于顺陵，诏特辍四日、五日朝参。

仁宗天圣六年，录故虢州防御使柴贵子肃为三班奉职。七年，录故太子少傅柴守礼孙咏为三班奉职。其后，又录柴氏之后曰熙、曰愈、曰若拙、曰上善并为三班奉职，曰余庆、曰诚为州长史、助教，曰贻廓等十一人复其身，仍各赐钱一万。又录世宗曾孙揆、柔及贵曾孙日宣、守礼曾孙若讷皆为三班奉职。

嘉祐四年，著作郎何鬲言：“昔舜受尧、禹受舜之天下，而封丹朱、商均以为国宾。周、汉以降，以及于唐，莫不崇奉先代，延及苗裔。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袭。臣愿考求唐、周之裔，以备二王之后，授以爵命，封县立庙，世世承袭，永为国宾。”事下太常议，曰：“古者立二王后，不惟继绝，兼取其明德可法。五代草创，载祀不永，文章制度，一无可考。上取唐室，世数已远，于经不合。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宜访求子孙，如孔子后衍圣公，授一京官，爵以公号，使专奉庙飨，岁时存问，赐之粟帛、牲器、祭服。每遇时祀，并从官给，其庙宇亦加严饰。如此，则上不失继绝之义，度之于今，亦简而易行。”从之。四月，诏曰：“先王推绍天之序，尚尊贤之义，褒其后嗣，宾以殊礼，岂非圣人稽古报功之大典哉？国家受命之元，继周而王，虽民灵欣戴，历数允集，而虞宾将逊，德美丕显。顷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许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则厚矣，而义未称。将上采姚、姒之旧，略循周、汉之典，详其世嫡，优以公爵，异其仕进之路，申以土田之锡，俾庙寝有奉，飨祀不辍，庶几乎《春秋》通三统、厚先代之制矣。宜令有司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与京主簿，如为班行者，即比类换文资，仍封崇义公，与河南府、郑州合入差遣，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应缘祭

飨礼料所须，皆从官给。如至知州资序，即别与差遣，却取以次近亲，令袭爵授官，永为定式。”八月，太常礼院定到内殿崇班、相州兵马都监柴咏于柴氏诸族最长，诏换殿中丞，封崇义公，签书奉宁军节度判官事，以奉周祀。又以六庙在西京，而岁时祭飨无器服之数，令有司以三品服一、四品服二及所当用祭器给之。

熙宁四年，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言：“崇义公柴咏祭祀不以仪式。周本郭姓，世宗后侄，为郭氏后。今存周后，则宜封郭氏子孙以奉周祀。”帝阅奏，问王安石，安石曰：“宋受天下于世宗，柴氏也。”帝曰：“为人后者为之子。”安石曰：“为人后于异姓，非礼也。虽受天下于郭氏，岂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帝然之。五年正月，柴咏致仕。咏长子早亡，嫡孙夷简当袭。太常礼院言夷简有过，合以次子西头供奉官若讷承袭。诏以若讷为卫尉寺丞，袭封崇义公，签书河南府判官厅公事。

政和八年，徽宗诏曰：“昔我艺祖受禅于周，嘉祐中择柴氏旁支一名封崇义公。议者谓不当封周。然禅国者周，而三恪之封不及，礼盖未尽。除崇义公依旧外，择柴氏最长见在者以其祖父为周恭帝后，以其孙世世为宣义郎，监周陵庙，与知县请给，以示继绝之仁，为国二恪，永为定制。”

绍兴五年，诏周世宗玄孙柴叔夏为右承奉郎，袭封崇义公，奉周后。二十六年，叔夏升知州资序，别与差遣。以子国器袭封，令居衢州。朝廷有大礼，则入侍祠如故事。其柴大有、柴安宅亦各补官。

淳祐九年，又以世宗八世孙柴彦颖特补承务郎，袭封崇义公。

时又求隋、唐及朱氏、李氏、石氏、刘氏、郭氏之后，及

吴越、荆南、湖南、蜀汉诸国之子孙，皆命以官，使守其祀。具见《本纪》、《世家》。

录先圣后，仁宗景祐二年，诏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北海尉宗愿为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皇祐三年七月，诏曰：“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使奉承庙祀。近岁废而不行，非所以尊先圣也。宜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事。”

至和初，太常博士祖无择言：“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遂诏有司定封宗愿衍圣公，令世袭焉。

治平初，用京东提点王纲言，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县，其袭封人如无亲属在乡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去家庙。

熙宁中，以四十八代孙若蒙为沂州新泰县主簿，袭封。

元祐初，朝议大夫孔宗翰辞司农少卿，请依家世例知兖州以奉祀。又言：“孔子后袭封疏爵，本为侍祠，今乃兼领他官，不在故郡。请自今袭封者无兼他职，终身使在乡里。”朝议依所请，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袭封者专主祠事，增赐田百顷，供祭祀之余许均赡族人。其差墓户并如旧法。赐书，置教授一员，教谕其家子弟，乡邻或愿学者听。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之。其后，通直郎孔宗寿等举若蒙弟若虚袭封，仍请自今众议择承袭之人，不必子继，庶几留意祖庙，惇睦族人。

宣和三年，诏宣议郎孔端友袭封衍圣公，为通直郎、直秘阁，仍许就任关升，以示崇奖。端友言：诏敕文宣王后与亲属一人判司簿尉，今孔若采当承继推恩。诏补迪功郎。

高宗绍兴二年，以四十九代孙孔玠袭封衍圣公。其后，以

搢、以文远、以万春、以洙，终宋世，皆袭封主祀事。

群臣朝觐出使宴饯之仪。太祖、太宗朝，藩镇牧伯，沿五代旧制，入觐及被召、使回，客省赉签赐酒食。节度使十日，留后七日，观察使五日。代还，节度使五日，留后三日，观察一日，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并赐生料。节度使以私故到阙下，及步军都虞候以上出使回者，亦赐酒食、熟羊。群臣出使回朝，见日，面赐酒食，中书、枢密、宣徽使、使相并枢密使伴；三司使、学士、东宫三师、仆射、御史大夫、节度使并宣徽使伴。两省五品以上、侍御史、中丞、三司副使、东宫三少、尚书丞郎、卿监、上将军、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宣庆宣政昭宣使并客省使伴；少卿监、大将军、诸司使以下任发运转运提点刑狱、知军州、通判、都监、巡检回者即赐，并通事舍人伴；客省、引进、四方馆、阁门使并本厅就食。群臣贺，赐衣；奉慰，并特赐茶酒，或赐食外任遣人进奉，亦赐酒食，或生料。自十月一日后尽正月，每五日起居，百官皆赐茶酒，诸军分校三日一赐。冬至、二社、重阳、寒食，枢密近臣、禁军大校或赐宴其第及府署中，率以为常。

大中祥符五年，诏自今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以上官，同列出使，并许釀钱饯饮，仍休假一日。余官有亲属僚友出行，任以休务日饯送。故事，枢密、节度使、使相还朝，咸赐宴于外苑。见辞日，长春殿赐酒五行，仍设食，当直翰林龙图阁学士以上、皇亲、观察使预坐。八年四月，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王能自镇定来朝，宴于长春殿。阁门言：“旧制，节度使掌兵，无此礼例。既赴坐，则殿前马军都校当侍立，于品秩非便。”遂令皆预位。

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

时节馈廩。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诏赐羊三十口、酒五十壶、米面各二十斛，令诸司供帐，京府具衙前乐，许宴其亲友。旦遂会近列及丞郎、给谏、修史属官。俄又赐枢密使副、参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壶、米面各三十斛。其后，以废务非便，奏罢会，而赐如故。又制：仆射、御史大夫、中丞、节度、留后、观察、内客省使、权知开封府，正、至、寒食，并客省赉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饊、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四厢及厢都指挥使，中书舍人，统军，防御、团练使，刺史，客省使，枢密都承旨，知银台司、审刑院，三司三司勾院，诸司使，禁军校、忠佐，海外诸蕃进奉领刺史以上，至寒食，并赐节料；立春，奉内朝者皆赐幡胜。

元祐二年十一月冬至，诏赐御筵于吕公著私第，遣中使赐上尊酒、香药、果实、缕金花等，以御饮器劝酒，遣教坊乐工，给内帑钱赐之。及暮赐烛，传宣令继烛，皆异恩也。

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赐宰臣秦桧诏曰：“省所奏辞免生日赐宴。朕闻贤圣之兴必五百岁，君臣之遇盖亦千载。夫以不世之英，值难逢之会，则其始生之日，可不为天下庆乎！式燕乐衍，所以示庆也。非乔岳之神无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任贤无以致中兴。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荣哉？宜服异恩，毋守冲节。所请宜不允。”

宋朝之制，凡外国使至，及其君长来朝，皆宴于内殿，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皆预。

太祖建隆元年八月三日，宴近臣于广政殿，江南、吴越朝贡使皆预。乾德三年五月十六日，宴近臣及孟昶于大明殿。开宝四年五月七日，宴近臣及刘鋹于崇德殿。十一月五日，江南李煜、吴越钱俶各遣子弟来朝，宴于崇德殿。八年三月晦，宴

契丹使于长春殿。

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十一日，宴两浙进奉使、契丹国信使及李煜、刘鋹、禁军都指挥使以上于崇德殿，不举乐，酒七行而罢。契丹遣使贺登极也。五月十一日，再宴契丹使于崇德殿，酒九行而罢，以其贡助山陵也。三年正月十六日，宴刘鋹、李煜、契丹使、诸国蕃客于崇德殿，以契丹使来贺正故也。三月二十五日，吴越钱俶来朝，宴于长春殿，亲王、宰相、节度使、刘鋹、李煜皆预。十月十六日，宴宰相、亲王以下及契丹使、高丽使、诸州进奉使于崇德殿，以乾明节罢大宴故也。是后，宴外国使为常。

其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使者朝服称制曰“奉制劳某主”，国主迎于门外，与使者俱入升阶，使者执束帛，称有制，国主北面再拜稽首受币，又再拜稽首，以土物宾，使者再拜受。国主送使者出，鸿胪引诣朝堂，所司奏闻，通事舍人承敕宣劳，再拜就馆。翌日，遣使戒见日如仪。又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县大乐。典仪设国主位于县南道西北向，又设其国诸官之位于其后。所司迎引，国主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奏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自西房，即御位。典仪赞拜，国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敕升坐，又再拜稽首，至坐，俯伏避席。侍中承制曰“无下拜”，国主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再拜并如上仪。侍中又承制劳还馆，通事舍人引国主降，复位，再拜稽首，出。其国诸官皆再拜，以次出。侍中奏礼毕，皇帝降坐。其锡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

契丹国使入聘见辞仪。自景德澶渊会盟之后，始有契丹国信使副元正、圣节朝见。大中祥符九年，有司遂定仪注。

前一日，习仪于驿。见日，皇帝御崇德殿。宰臣、枢密使

以下大班起居讫，至员僚起居后，馆伴使副一班入就位，东面立。次接书匣阁门使升殿立。次通事入，不通，喝拜，两拜，奏圣躬万福，又喝两拜，随呼万岁，喝祇候，赴东西接引使副位。舍人引契丹使副自外捧书匣入，当殿前立。天武官抬礼物分东西向入，列于殿下，以东为上。舍人喝天武官起居，两拜，随呼万岁，奏圣躬万福，喝各祇候。阁门从东阶降，至契丹使位北。舍人揖使跪进书匣，阁门侧身搢笏、跪接，舍人受之。契丹使立，阁门执笏捧书匣升殿，当御前进呈讫，授内侍都知，都知拆书以授宰臣，宰臣、枢密进呈讫，遂抬礼物出。舍人与馆伴使副引契丹使副至东阶下，阁门使下殿揖引同升，立御前。至国信大使传国主问圣体，通事传译，舍人当御前鞠躬传奏讫，揖起北使。皇帝宣阁门回问国主，北使跪奏，舍人当御前鞠躬奏讫，遂揖北使起，却引降阶至辞见位，面西揖躬。舍人当殿通北朝国信使某官某祇候见，应喏绝，引当殿，喝拜，大起居其拜舞并依本国礼，出班谢面天颜，归位，喝拜舞蹈讫，又出班谢沿路驿馆御筵茶药及传宣抚问，复归位，喝拜舞蹈讫，舍人宣有敕赐窄衣一对、金蹀躞子一、金涂银冠一、靴一两、衣著三百匹、银二百两、鞍辔马一每句应喏，跪受，起，拜舞蹈讫，喝祇候，应喏西出凡传语并奏圣躬万福、致辞，并通事传译，舍人当殿鞠躬奏闻，后同。次通北朝国信副使某官某祇候见，其拜舞、谢赐、致词并如上仪，西出其敕赐衣一对，金腰带一，幞头、靴、笏、衣着二百匹，银器一百两，鞍辔马一。次通事及舍人引舍利已下分班入，不通，便引合班，赞喝大起居，拜舞如仪。舍人喝有敕赐衣服、束带、衣著、银器分物，应喏跪受，抬担床绝，起，舞蹈拜讫，喝各祇候分班引出。次引差来通事以下从人分班入，不通，便引合班，喝两拜，奏圣躬万福，又拜，随呼万岁，喝有敕各赐衣服、腰带、衣著、银

器分物，应喏跪受，起，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祇候唱喏分班引出。次行门、殿直入，起居讫，殿上侍立。文明殿枢密直学士、三司使、内客省使下殿。舍人合班奏报阁门无事，唱喏讫，卷班西出。客省、阁门使以下东出，其排立，供奉官已下横行合班。宣徽使殿上喝供奉官已下各祇候分班出，并如常仪。皇帝降坐还内。

宴日，契丹使副以下服所赐，承受引赴长春殿门外，并侍宴臣僚宰执、亲王、枢密使以下祇候。俟长春殿诸司排当有备，阁门使附入内都知奏班齐，皇帝坐，鸣鞭，宰臣、亲王以下并宰执分班，舍人引入。其契丹使副缀亲王班入。舍人通某甲以下，唱喏，班首奏圣躬万福，喝各就坐、两拜，随呼万岁，喝就坐，分班引上殿。或皇帝抚问契丹使副，舍人便引下殿，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各就坐。次舍人、通事分引舍利以下东西分班，喝两拜，喝就坐，分引赴两廊下。次舍人引差来通事、从人东西分班入，合班，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就坐，分引赴两廊。次喝教坊已下两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又喝拜，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祇候。次引看盏二人稍近前，喝拜，两拜，随拜万岁，喝上殿祇候，分东西上殿立。有司进茶床，内侍酌酒，讫，阁门使殿上御前鞠躬奏某甲已下进酒，余如常仪。宴起，宰臣已下降阶，舍人喝两拜，搯笏，舞蹈，喝各祇候，分班出。次舍利合班，喝两拜，舞蹈，三拜，拜谢讫，喝各祇候分引出。次通事、从人合班，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祇候，分班引出。次喝教坊使已下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祇候。如传宣赐茶酒，又喝谢茶酒拜，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祇候，出。阁门使殿上近前侧奏无事，皇帝降坐，鸣鞭还内。

辞日，皇帝坐，内殿起居班欲绝，诸司排当有备，催合侍宴臣僚东西相向，班立崇德殿庭。俟奏班齐，舍人喝拜，东西

班殿侍两拜，奏圣躬万福，喝各祇候。次舍人通馆伴使副某甲以下常起居，次通契丹使某甲常起居，次通副使某甲常起居，俱引赴西面立。次通宰臣以下横行，通某甲以下，应喏，奏圣躬万福，喝各就坐，应喏，两拜呼万岁，分升殿东西向立。次通事、舍人引契丹舍利以下，次差来通事、从人俱分班入，当殿两拜，奏圣躬万福，喝各就坐，两拜，呼万岁，分引赴两廊立。次通教坊使、看盏。及进茶床、酌酒并阁门奏进酒，并如长春宴日之仪。酒五巡，起。宰臣以下降阶班立，两拜、搯笏、舞蹈，三拜，喝各祇候。宰臣以下并三司使、文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升殿侍立，其余臣僚并契丹使并出。次引舍利及差来从人，俱两拜万岁讫，分班引出。如传宣赐茶酒，更喝谢拜如前仪。已上班绝，舍人再引契丹使入，西面揖躬。舍人当殿通北朝国信使某祇候辞，通讫，引当殿两拜，出班致辞，归位，又两拜讫，宣有敕赐，跪受拜舞讫，喝好去，遂引出。次引副使致词、受赐、拜舞如前仪，亦出。次引舍利已下，次引差来通事、从人，俱分班入，舍人喝有敕赐衣服、衣著、银器分物，各应喏跪受，候抬担床绝，就拜，起，又两拜万岁，喝好去，分班引出。其使副各服所赐，再引入，当殿两拜万岁讫，喝祇候，引升殿，当御前立。皇帝宣阁门使授旨传语国主，舍人揖国信使跪，阁门使传旨通译讫，揖国信使起立，阁门使御前搯笏，于内侍都知处奉授书匣，舍人揖国信使跪，阁门使跪分付讫，揖起下殿，西出。

政和详定五礼，有《紫宸殿大辽使朝见仪》、《紫宸殿正旦宴大辽使仪》、《紫宸殿大辽使朝辞仪》、《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见仪》、《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辞仪》。其紫宸殿赴宴，辽使副位御坐西，诸卫上将军之南。夏使副在东朵殿，并西向北上。高丽、交趾使副在西朵殿，并东向北上，辽使舍利、从人各在

其南。夏使从人在东廊舍利之南，诸蕃使副首领、高丽交趾从人、溪峒衙内指挥使在西廊舍利之南。又至各就位，有分引两廊班首诣御坐进酒，乐作，赞各赐酒，群官俱再拜就坐。酒五行，皆作乐赐华，皇帝再坐，赴宴官行谢华之礼。

夏国进奉使见辞仪。夏国岁以正旦、圣节入贡。元丰八年，使来。诏夏国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朝辞诣垂拱殿。

政和新仪：夏使见日，俟见班绝、谢班前，使奉表，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祇候见，引当殿前跪进表函，舍人受之，副入内侍省官进呈。使者起，归位，四拜起居。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馔。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祇候，揖西出。次从人入，不奏，即引当殿四拜起居。舍人宣赐分物，兼赐酒食。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祇候，揖西出。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祇候辞，引当殿四拜。宣赐某物酒馔，再拜如见仪。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趾，次海外蕃客，次诸蛮。

高丽进奉使见辞仪。见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鞠躬，当殿前通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祇候见，引当殿，使稍前跪进表函，俯伏兴讫，归位大起居。班首出班躬谢起居，归位，再拜，又出班谢面天颜、沿路馆券、都城门外茶酒，归位，再拜，搯笏，舞蹈，俯伏兴，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搯笏，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祇候，揖西出。次押物以下入，不通，即引当殿四拜起居。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起居。舍人曰各祇候，揖西出。

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通高丽进奉使姓名以下祇候辞，引当殿四拜起居。班首出、班致词，归位，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搢笏，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好去，揖西出。次从人入辞，如见。

政和元年，诏高丽在西北二国之间，自今可依熙宁十年指挥隶枢密院。明年入贡，诏复用熙宁例，以文臣充接伴使副，仍往还许上殿。七年，赐以筩豆各十二，簠簋各四，登一，钶二，鼎二，罍洗一，尊二。铭曰：“惟尔令德孝恭，世称东蕃，有来显相，予一人嘉之。用锡尔宝尊，以宁尔祖考。子子孙孙，其永保之！”绍兴二年，高丽遣使副来贡，并赐酒食于同文馆。

金国聘使见辞仪。宣和元年，金使李善庆等来，遣直秘阁赵有开偕善庆等报聘。已而金使复至，用新罗使人礼，引见宣政殿，徽宗临轩受使者书。自后屡遣使来，帝待之甚厚，时引上殿奏事，赐予不赀，礼遇并用契丹故事。

绍兴三年十二月，宰臣进呈金使李永寿等正旦入见。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时，神京会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夸示。今暂驻于此。事从简便。旧日礼数，岂可尽行？无庸俱入。”使人见辞，并赐食于殿门外。八年，金国遣使副来，就驿议和。诏王伦就驿赐宴。十一年十一月，金国遣审议使来。入见，时殿陛之仪议犹未决。议者谓“兵卫单弱，则非所以隆国体；欲设仗卫，恐骇虏情。”乃设黄麾仗千五百人于殿廊，蔽以帟幕，班定彻帷。十二年，扈从徽宗梓宫、皇太后使副来。十三年十一月，有司言：“贺正旦使初至，于盱眙军赐宴。未审回程合与不合筵待？”诏内侍省差使臣二员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一员于镇江府，一员于盱眙军。寻诏：金国贺正旦人使到阙赴宴等坐次，令与宰臣相对稍南。使副上

下马于执政官上下马处。三节人从并于宫门外上下马。立班则于西班，与宰臣相对立。仍权移西班使相在东壁宰臣之东。十四年正月一日，宴金国人使于紫宸殿。文臣权侍郎已上、武臣刺史已上赴坐。自后正旦赐宴仿此。五月，金国始遣贺天申节使来。有司言合照旧例：北使贺生辰圣节使副随宰臣紫宸殿上寿，进寿酒毕，皇帝、宰臣以下同使副酒三行，教坊作乐，三节人从不赴。既而三节人从有请，乞随班上寿，诏许之，仍赐酒食。遇贺正，人使朝辞在上辛祠官致斋之内，仍用乐。二十九年，以皇太后崩，其贺正使副止就驿赐宴。见辞日，赐茶酒，并不举乐。

大率北使至阙，先遣伴使赐御筵于班荆馆在赤岸，去府五十里，酒七行。翌日登舟，至北郭税亭，茶酒毕，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赐褥被、毡沙锣等。明日，临安府书送酒食，阁门官入位，具朝见仪，投朝见榜子。又明日，入见。伴使至南宫外下马，北使至隔门内下马。皇帝御紫宸殿，六参官起居。北使见毕，退赴客省茶酒，遂宴垂拱殿，酒五行，惟从官已上预坐。是日，赐茶器名果。又明日，赐生饩。见之二日，与伴使偕往天竺烧香，上赐沉香、乳糖、斋筵、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而归。翌日，赐内中酒果、风药、花饧，赴守岁夜筵，酒五行，用傀儡。正月朔旦，朝贺礼毕，上遣大臣就驿赐御筵。中使传旨宣劝，酒九行。三日，客省签赐酒食，内中赐酒果。遂赴浙江亭观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园燕射，命诸校善射者假管军观察使伴之，上赐弓矢。酒行乐作，伴射官与大使并射弓，馆伴、副使并射弩。酒九行，退。五日，大宴集英殿，尚书郎、监察御史已上皆预，学士撰致语。六日，朝辞退，赐袈衣、金带、大银器。临安府书送赆仪。复遣执政官就驿赐宴。晚赴解换夜筵，伴使与北使皆亲劝酬，且以衣物为

侑。次日，加赐龙凤茶、金镀合。乘马出北阙门登舟，宿赤岸。又次日，复遣近臣押赐御筵。

自到阙朝见、燕射、朝辞，共赐大使金千四百两，副使金八百八十两，衣各三袭，金带各三条。都管上节各赐银四十两，中下节各三十两，衣一袭、涂金带一条。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七十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并下临安府差；相扑一十五人，于御前等子内差，并前期教习之。

诸国朝贡，其交州、宜州、黎州诸国见辞，并如上仪。惟迓劳宴贲之数，则有杀焉。其授书皆令有司付之。又有西蕃唃氏、西南诸蕃占城、回鹘、大食、于阗、三佛齐、邛部川蛮及溪峒之属，或比间数岁入贡。层檀、日本、大理、注犂、蒲甘、龟兹、佛泥、拂菻、真腊、罗殿、渤泥、邈黎、阁婆、甘眉流诸国入贡，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注犂、三佛齐使者至，以真珠、龙脑、金莲花等登陛跪散之，谓之“撒殿”。

元祐二年，知颖昌府韩缜言：“交趾小国，其使人将及境，臣尝近粥，难以抗礼。按元丰中迓以兵官，钱以通判，使副诣府，其犒设令兵官主之。请如故事。”仍诏所过郡，凡前宰相、执政官知判者亦如之。又诏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岁遣贡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

礼部言：“元丰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许一贡。今西南蕃泰平军入贡，期限未及。”诏特许之。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宣和诏蕃国入贡，令本路验实保明。如涉诈伪，以上书诈不实论。

建炎三年，占城国王遣使进贡，适遇大礼，遂加恩，特授

检校少傅，加食邑。自后明堂郊祀，并仿此。绍兴二年，占城国王遣使贡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绫锦银绢。

建炎四年，南平王薨，差广南西路转运副使尹东珣充吊祭使，赐绢布各五百匹，羊、酒、寓钱、寓彩、寓金银等，就钦州授其国迎接人，制赠侍中，进封南越王。封其子为交阯郡王，遇大礼，并加恩如占城国王。淳熙元年，赐“安南国王”印，铜铸，涂以金。

绍兴七年，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诏许之。令广东经略司斟量，只许四十人到阙，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给赐鞍马、衣带、银器。赐使人宴于怀远驿。淳熙五年，再入贡。计其直二万五千缗，回赐绫锦罗绢等物、银二千五百两。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安南献驯象。帝曰：“蛮夷贡方物乃其职，但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其令帅臣告谕，自今不必以驯象入贡。”三十二年，孝宗登极，诏曰：“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之京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淳祐三年，安南国主陈日昷来贡，加赐功臣号。十一年，再来贡。景定三年六月，日昷上表贡献，乞授其位于其子陈威晃。咸淳元年二月，加安南大国王陈日昷功臣，增“安善”二字；安南国王陈威晃功臣，增“守义”二字，各赐金带、鞍马、衣服。二年，复上表进贡礼物，赐金五百两，赐帛一百匹，降诏嘉奖。